

集新整

潮

部二第

長篇小說



田濤著

行發店書國建

高



長篇小說

潮

(第二部)

田濤著



上海建國書店發行

★ 集 新 藝 文 ★

潮

第二部

著 作 者 田 濤

發 行 人 唐 秉 彝

發 行 所 建 國 書 店

總店上海四馬路山
西路怡益里七號
分店重慶林森路

經 售 處 長 風 書 店

上海浙江北路
三七二弄一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册 元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滬一版

總 1—1000

在離開西安的火車上，山鷹與梅亞輝同坐在三等客車一張座子上，坐在她倆對面的是她們在虎頭崖沙灘上睡覺時，認識的那兩位女友：夏淑明和王震寰。四位女朋友，面對面的坐着兩張座子，這兩張座子中間便全屬於他們四位的勢力範圍，她們可以自由活動，談笑，不受一點拘束。山鷹坐在裏面靠車窗的位子上，坐在她對面的是王震寰那小個子，團圓臉子，圓嘴唇裏露出兩根大犬牙，兩根寬門齒，圓臉蛋子不笑也露着兩個笑渦兒，濃眉毛，大眼睛，她時時在注意着車窗外飛閃過去的山丘，樹木，村落。山鷹沉默一會，把頭探出窗子外面去看一看，因為外面的風太大了，她的頭剛一伸出，頭髮便波抖了滿臉，把眼睛也遮住了，只好又縮回頭來，望望對面的王震寰，並不說話，仍是沉默着。山鷹自從受到那一次愛情的重大打擊，變得憂鬱，寂寞，孤單，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不好對人家說話了。她的臉上總是流露着愁慮，沉靜，使別人不容易與她接近，失去她以前的活潑，天真，與一切少女所俱有的美點了。

(1)

對面坐着的王震寰，時常迎着笑容對山鷹望望，幾次想與她談話，但王震寰的笑容與親和似乎不容易掀破山鷹沉靜愁悶的情態，弄得王震寰不敢同她說話，也不敢對她露出笑容了，也把她的的小圓臉

蛋板起來，低下頭望着地下一些花生皮子和爛煙頭，伴同寂寞的山鷹聽着火車輪子在鐵軌上軋軋的響聲；只有那好講話的梅亞輝，同坐在她對面的夏淑明，談得是那麼熱鬧，談話聲中還時時發出尖厲的笑聲，兩個人笑得彎腰躬背的，把火車輪子的響聲都壓下去了，引得四週的客人們都把眼睛翻過來望她兩個。這使得山鷹也有些不舒服，她神經質的覺得梅亞輝這人一遇到另外的朋友，就對她冷淡不理了，只顧高興她的，快樂她的，同夏淑明談得那般歡喜，她怎麼還記得旁邊坐着一個孤單寂寞的山鷹呢？山鷹簡直有些生氣，但並不表現在臉孔上，只是對着窗外而滾動的景物出神，有時長嘆一口氣。……最後她把身子斜倚在車窗前面放茶杯的一塊小木盤子上，用手撐着腮，痴痴的對着窗子外面望着那打着旋兒的土丘，斜過去的小河，與那附近黃土層上的土窖洞。

王震寰寂寞不過，她與梅亞輝和夏淑明又談不來，很想找些話給山鷹談，突然聽得火車哄哄哄過鐵橋，幾乎嚇她一跳，一小會，聲音又消失了，她望望山鷹那愁痴的臉，似乎一點也沒受到驚恫，忽然回轉頭來，兩隻閃光的眼睛望了一下王震寰，王震寰趁機會便說：

「你知道剛才那座鐵橋是什麼橋麼？」

山鷹這時候，才從那愁痴的情態裏醒過來，望了一下在笑的王震寰說：

「你說剛才那響的鐵橋麼？」山鷹說着，臉上露出笑容，無論如何是再不能從她臉上尋出愁慮的表情了。

「是呀！」王震寰也笑着，望着山鷹，王震寰的頭因貼近了車窗，被外面刷進來的風吹得她的頭髮飛亂，把半塊圓臉都遮住了，可是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的仍笑望着山鷹，舉手把遮在臉上的頭髮撩開，頭又正過來：「那個橋就是壩橋呀，橋下面就是壩河。你沒看到歷史上常記載着壩河麼？古時候詩人也常把壩河這名字加入詩裏去，因為這一帶地方祖代人們遺留下來的古跡不少呵。」

山鷹哦了一聲，不由得回頭向窗外望去，望見遠近各處的黃土層崖壁上的土洞子，也就想起了一些別的事，山鷹正在出神，火車的汽笛突然尖叫一聲，列車就徐徐慢下來了，到一個車站停下，立刻就傳來一片嘈雜吵叫的喚賣聲，小販子們在車站外面排了很長的一行，提籃子的，端托盤的，提茶壺的，舉着燒雞的，……穿着各色破衣衫的男女小販們，簡直像蘆葦坑裏的吵蛤蟆一樣，發狂的尖起喉嚨喊叫。……

梅亞輝請客，她跳下站台去，買來幾隻燒雞，十幾個燒餅，剛攀上火車來，汽笛已經叫了，坐定之後，火車便開動起來。梅亞輝把燒雞和燒餅放在身邊坐椅的隙間，大聲對其餘三位朋友叫着：

「吃呀，吃呀，我可是不會講客氣的。……」

她說着，一隻手已經提起一隻燒雞的腿，另一隻手也伸過去捏住另一條腿，兩手用力一扯，把雞燒雞扯作兩半，把一塊大的遞過給夏淑明去吃，自己留下一隻雞腿子。夏淑明動作斯文慣了的。吃飯吃菜一向用自備的鍍銀筷子，連吃花生米也沒用手指捏過，那裏見過這樣不客氣的野蠻動作？梅亞輝

送過來的鷄子一伸到她面前，她幾乎被嚇一跳，身子趕快向後閃去，幾乎快倒進同她坐在一張座子上的王震寰懷裏了，她一面躲閃，一面用手拒絕道：

「我不吃，我不餓呀，你先放下等一會我吃……」

梅亞輝以爲她是在講客氣，瞪圓兩隻牛眼睛有些生氣的大聲叫道：

「你怎麼還給我虛僞呀！這還怎麼到淪陷區去參加游擊隊呢？拿着快吃吧。」

夏淑明脫不過來，最後只好勉強伸出手去，只用兩個手指頭，很怕沾到她手指上油似的把那大塊鷄子接過來，還是放在身旁一塊紙上，說是拿着吃不方便，要找一把小刀子割着吃。她們的動作鬥得那圓臉子王震寰咯噠的笑起來，她笑的是夏淑明這種尷尬的態度，素日王震寰對夏淑明斯文的生活甚清楚，目前就難以如平時那麼講究了。王震寰兩隻黑大靈活的眼睛旋來轉去的看夏淑明這種可笑的動作，却不料旁邊又是一隻燒鷄送過來，梅亞輝又瞪着眼睛說：

「吃呀，吃呀，你們兩位還裝什麼斯文小姐！」

這却使得王震寰又咯咯笑一陣，只笑得她臉子像被劑開的兩半塊皮球，露出那滿口不整齊的白牙

齒，她的笑充分的表現出天真，活潑，可愛。她不客氣的伸手接過梅亞輝遞過來的燒鷄，仿效着梅亞輝的動作，也用兩手握緊燒鷄的兩腿，用力的扯，因爲她年紀比她們都小，力氣也小，一用力，一閉眼睛，聽得那燒鷄骨肉的分裂聲，眼睛就閉得次數更多，最後好不容易才把燒鷄扯開兩半，把大塊遞給

山鷹，自己吃一條雞腿，又不客氣的從梅亞輝那邊拿過幾個燒餅來，放在那彙車窗的小木盤子上，就着燒餅啃雞腿了。

夏淑明小姐，把一隻小皮箱子打開，翻了半天，才找出一把電光德國造的小洋刀子，坐下來正要用小刀子割雞肉，只聽背後有個人叫着：

「華山，華山，……」

許多客人都離了座子，探頭向窗子外面望華山的影子。夏淑明也不割雞肉了，也伸了頭向窗外看華山的雄姿。梅亞輝一隻手拿着雞腿，一隻手拿着燒餅，一面大口的嚼着，一面也挪過胖身子來望。山鷹與王震寰也吃着雞子看，大家正在贊嘆不絕，只聽得客人談話聲中，又有人說：

「快了，過了這華山就要撞關了。」

山鷹一聽得「撞關」二字，便不再想吃雞子了，她想到她來西安那一趟，也是坐的撞關車，火車開到潼關出山洞時，黃河對岸敵人的砲彈一連飛過來三四枚，雖然沒有打中火車，可是全車的客人們，被嚇得都快半死，這幕冒險的劇，如今又要在她頭上重演了。雖然她對於死看得很輕了，但想起敵人的砲彈從黃河對岸飛落過來，發出一連串猛烈驚人的爆炸聲，她那患心臟病症的心房，便又撲撲跳動了。

(6)

梅亞輝這不怕死的女人，聽到要撞關的話，反倒很高興的樣子，口裏的燒餅與雞肉塞得越滿，伸

(6)

伸脖子嚥下去，望着夏淑明和王震寰說：

「你們往西安去時，不知坐過撞關車沒有？撞關是件很有趣的事，敵人在對岸支了砲，撞關大都在夜裏，他們一聽到咱們這面的火車響，砲彈便發過來，……」

梅亞輝剛剛說到這裏，夏淑明的臉孔已變蒼白無血色了，直楞着兩隻大眼睛望着梅亞輝，哎喲了

一聲說：

「我的天活爺爺，砲彈不是把火車打壞了麼！」

梅亞輝搖搖頭，縐起眉頭說：

「不會的，那兒那麼准哪！雖然有一兩次被打中，機會也太少了。你們沒坐過撞關車，怎麼到的西安呀？」

「我們往西安去時，撞關還沒打砲呀！」夏淑明面色仍是蒼白無血色，彷彿現在才明白了撞關有生命的危險，很爲她自己的生命擔憂：「若是真的遇到不幸，被砲彈把火車擊中了，火車上的生命真不知死多少呢。」

「唉，唉，……你怎麼這樣胆小，這還怎麼到淪陷區呀！你不知道淪陷區四週都是敵人呀，天天聽到槍響，砲鳴，炸彈爆炸，時時都有死的可能呢。你別怕，夏小姐，你越怕，死越找到你身上來，你硬起頭皮不怕死，反倒把死趕跑了。」接着，梅亞輝便講起她帶領服務團時，曾遇到危險，她一個

人鎮靜，把大家的恐怖壓下去，大家才平安的逃出危險地帶。不然如果一亂，像散亂的蜂羣亂飛起來，真不知道死多少人呢。

天漸漸黑下來，火車裏沒有點燈，夏淑明那一塊鷄子始終沒吃一口，幾個白琳琳的燒餅也放在身旁座子上，與鷄子放在一起，她手裏還握着那把電光小刀子，潔白的長形臉子時時東搖西擺，看看四週的人有什麼動靜沒有。

山鷹把那多半塊鷄子吃完了，用手帕子拭過手掌，火車突然尖叫一聲，火車裏的人們安靜了許多，很少有人談話和吸煙。到一個很小的車站，火車停下，天已黑了，小站上特別淒涼，看不見幾個人影，只有一個打紅綠燈的旗手和一個吹銅喇叭的，在外面奔走。這裏已接近黃河了，夜的遠處似乎可以隱望見河水的白光，四週的山層起伏連疊的聳在夜色裏，各處的樹影都是寂寞黑漆的一團。綠燈一閃，銅喇叭一吹，火車又開動了，這一次它的聲音特別小，但脚步却加快許多，似乎是一條偷偷疾走的野獸，十分担心被敵人發現。梅亞輝早已不吃鷄子了，她外面雖然裝得鎮靜，但與死爭抗的事，她心裏也難免發跳。她低頭對夏淑明耳語道：

「到了，下面就是潼關了，你瞧外面就是黃河，對面的山就有敵人。」

夏淑明聽得梅亞輝的話，身上禁不住冷起來，她在黑影裏握住了王震寰的手，發抖的握緊，王震寰也是初次經過潼關，但終究是年輕，天真，對死的恐怖還不怎麼担心，兩隻眼睛只是向着窗子外面

望黃河的水，滿空的夜星閃爍眼睛，窗子外面忽然空闊下來，涼風從號嘯的黃水外面吹過來，耳朵裏只聽得風聲與水聲，火車在鐵軌上的響聲，彷彿極其細微。這時候，火車裏有人在說：

「各人注意各人的東西呀，防備小偷兒。」

梅亞輝也低聲對夏淑明說：「這時候最容易丟東西，你可注意點你的東西呀。」

夏淑明心裏跳得早有點發暈，那還有心注意自己的東西呢？她總以為能够把她這條性命活活拖過潼關去，她所有的行李箱子全都丟掉，也沒關係的。正在這時，只聽得風聲水聲中唸唸二聲，咚咚的兩個砲彈突然爆炸了，火車趁勢便飛躍起來，聲音也大了，夏淑明被嚇得哎喲了一聲，早已把王震寰的手鬆開，撲進梅亞輝的懷裏去。王震寰向外望夜景的兩隻眼睛也一閉，趕快低下頭來，爬在山鷹的兩條大腿上，山鷹却像個死人似的不動一下，緊靠着座子的靠背。三等車裏的乘客們，發出各種慘叫聲，小孩子哭聲，但這些聲音一下子早被那開足馬力的火車拖進潼關的山洞去了。

「好了，好了，危險地已經過了，不怕了。」梅亞輝安慰着夏淑明說。

夏淑明的耳朵聽得火車還在走，並且聲音越大了，一些煤煙衝進她的鼻孔，呼吸也感到悶窒，這真不知又跑進什麼地方來了，但她確知道火車沒有被砲彈擊中，喘了一口氣，哎喲了一聲，叫道：

「梅亞輝，哎喲，可嚇死我了。那兩個砲彈炸的那麼近吶！火車沒有被打着吧？」

「沒有，沒有，一切都平安的過來了。現在是在洞子裏走，洞子裏有煙子，你快點把鼻子用手帕

子撫起來吧，還要留心點你的小皮箱子呀……」

這時候，滿車裏都是輕鬆下來的嘆息，咳嗽，談話，有些人又把煙燃起吸着。夏淑明這時也記起她的小皮箱子來，她伸手向座子下去摸，却摸了一個空，不由得叫起來：

「哎呀，我的小皮箱子沒有了。」

「怎麼，沒有了？」梅亞輝也叫起來：「點根火柴找找。」

只聽吃喇一聲，山鷹手裏一根火柴早已擦着，照亮了三等車箱，幾個人都忙碌着找起夏淑明的小皮箱子來。燃起一段白洋臘，把座子底下都照遍了，也沒有尋到那個小皮箱子。這時，梅亞輝發現她們吃剩的幾隻燒雞也不見了，趕快舉着蠟燭照照她們的行李捆子，饒倖的還沒有失去。山鷹楞着兩個黑大眼睛，說：

「准是在砲彈響的時候，趁那陣驚亂，被偷去的……」

梅亞輝却站直了那條又粗又大的身子，東張西望的向兩旁坐客們看，彷彿偷夏淑明箱子的人，還隱遁在乘客裏似的。王震寰睜圓兩個滴溜溜的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夏淑明却嘆了一口氣，說：

「唉，算了，丟了算了，找也沒有法子找到的。」

「你那小箱子裏淨什麼東西？」梅亞輝問。

「沒有什麼重要值錢的東西，都是一些洗臉的用具，和幾本書，字典什麼的，丟了也就算了，坐

下吧。」

「這不行，咱們得向管這車的護路隊去報告，讓他們查查才行，不能說就這樣丟掉算完了。」

「唉，報什麼護路隊！」夏淑明嘆一口氣，一面用力扯梅亞輝坐下，一面說：「就是報了他們也不會給你查出來的，偷東西的還不是給他們通氣的！……」

梅亞輝也知道被偷去的東西很難追回，夏淑明既情願不再討麻煩追究，她也就不再堅持主張報護路隊，這時，火車早已飛出山洞很久了，加足碼力在夜色中飛躍着，彷彿是一個剛脫險的動物一般，拼命的逃躡，三等車箱裏起了幾盞菜油燈與臘燭，一切都恢復平安泰祥的常態了。

在火車上這一段路程，山鷹很少與她們談過話。坐在她對面那個活潑不愛沉默的王震寰，頗感到不自在，她很想尋些話對山鷹談，又恐怕山鷹不高興，她早已聽到梅亞輝說過山鷹愛情上受到的波折，由如今更可證實山鷹所受到的遭遇是如何重大了。

從夏淑明失掉小皮箱子鬧過那一陣騷動之後，夏淑明連那半隻燒雞也沒心情吃了，梅亞輝尋些安慰她的話談了一會，夜已很深，大家便靠着座子靠背朦朧的打了一會瞌睡，中間除了幾次查票的把她們吵醒外，她們一直是在昏沌中睡着，尤其多脂肪的梅亞輝，她的頭髮被揉得鬍鬚亂雜遮住臉，時時鼻鼾大作，吵得神經質的山鷹怎麼也閉不下眼皮。她時時回頭望望面前三個人的睡姿，夏淑明睡一會，醒一會，歪側着身子，半倚在王震寰的身上，王震寰被她靠醒，眼睛滴溜一下就睜開了，猛然發現山鷹在打量她，便是莞爾一笑，把夏淑明的身子推一推。夏淑明被推醒時，先是舉手理頭髮，雖然她的頭髮紮成兩根小辮子，散下在臉額上的很少，顯然這是她習慣中的動作了。

當天光朦朧發亮時，火車到洛陽停下，梅亞輝說就在這裏下車，因為還要約一位男同志一路走，所以必需在洛陽停留一天再走。大家一齊下手，把行李搬下火車去！經過檢查，便在火車站附近尋了

家小旅館住下，梅亞燁出去尋那個要同路到敵後去參加工作的男朋友。旅館的小房間裏剩下夏淑明，山鷹，王震寰三個人，談了一會話，雖然在火車上沒睡好覺，但如今睡也睡不着，覺得悶悶的無事做，王震寰便提議出去逛一逛，大家都同意，於是這個提議便實現了。

三位女同志，都穿了樸素的藍布衫子，山鷹穿了一雙寬頭短跟子紅皮鞋，頭髮飛捲起一批，用根綠色絲帶結了，形成一種時髦的「飛機頭」了，臉子雖比以前胖了些，眼睛仍舊很亮很黑，如閃爍的兩顆珠子，她跟在夏淑明與王震寰背後，她倆一出旅館的門，便朝一條喧鬧的巷子拐去，山鷹尖着嗓子問道。

「你們要上那裏去呀？」

夏淑明回過頭來，發現山鷹不同意的臉色，便說：

「往街上去看看熱鬧不好麼？你說往那裏去？」

山鷹猶豫一下，她自己頗不想到人羣吵雜的地方去逛，地情願到一處無人荒僻的野地裏去散散步，但怎麼好打散人家的興緻呢？最後只說：

「你們去吧，我想回去休息休息。」

夏淑明早聽說過山鷹是個心眼多不願講話的人，她不願與她們一路去逛大街，一定有別的原因。但夏淑明又不好直接說出，只好問她：

「依你的意思往那裏去走？我們出來也沒有什麼目標的。山鷹你說往那裏走就往那裏走。」

山鷹恐怕說出自己的意見使對方兩個都不同意，索性不如回去休息好些，所以她仍舊口口聲聲說要回去休息，因為她頭疼。夏淑明知道她是借口不願逛大街，便執意要她說出散步的路線來。山鷹無法，最後只好說出往郊外無人的地方去走走，也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夏淑明滿口答應，只是那天真活潑的王震寰那裏經得起寂寞！心裏的不快也沒說出，只好跟了夏淑明和山鷹往郊外去散步了。

順着火車鐵軌走了一段路，便越軌轉下一條樹草荒涼的土溝裏去，從土溝又翻上土坡去，是一片平地，平地附近有座破舊的古廟，山鷹在前面帶路，逕直奔向那古廟去。古廟裏有一個黑鬚紅臉泥像，兩旁還站着一些小鬼，王震寰一看見就喊了一聲「媽呀」！用手摟住了夏淑明的胸脯說：

「我們又不想出家當尼姑，到這裏來幹什麼呀？」

「這裏坐坐才安靜。」山鷹說着，已坐在廟前面的一塊石頭上，嘆出一口氣，又說：「若是誰能伴着我找個無人安靜的洞子去住，我可以獸他一輩子。」

夏淑明裂開嘴笑了，露出潔白閃光的牙齒，望着坐在石塊上的山鷹說：

「也不知你中了什麼魔邪，爲什麼總愛說這些話呢！若是像你說的這些話還怎麼去參加大時代潮流中的生活呢？」

山鷹笑了一下，說：「這只是在思慮太多時的想頭，其實怎麼會走上這種消極的路呢！我寧願死

在礮火下，我的血寧願爲人類流，我決不願不聲不響死在寂寞無聞的洞子裏呀！哈哈，淑明，按年齡，你還是我的姐姐哩，你應該洞悉我的心情，當我心情不好時，我往往是那麼想，但決不會走上那條無用的路，我情願死在浪潮裏呀！」

夏淑明越聽她的話，覺得越不像常態的人，最後看她的表情與談話的聲音，竟有些像發神經了。夏淑明也坐下去尋一些話安慰着山鷹，王震寰起先是被那廟裏的紅臉泥像嚇得不敢看別處，一個勁的直楞着兩眼向廟裏望，當她聽得山鷹的話說得有些激動，她的視線也被山鷹的聲調表情拉攏來了，兩隻眼又不旋動的直望着山鷹，彷彿奇怪着山鷹爲什麼變成這種樣子！最後三個人都沉默下來，王震寰的眼睛便又不時的向着古廟裏瞟夏淑明，雖然尋些話安慰着山鷹，山鷹總是沒有多的話回答夏淑明了。夏淑明心裏因想，當時不應該順着她的意思到這麼個寂寞的古廟來，這地方更助長了她好思慮的壞心情呢。一陣黃風打着旋子從那土溝下旋上來，哧哧嗖嗖響着，捲着一些枯樹葉子，越過一些樹木房子，直朝這古廟旋過來。夏淑明是個鄉鎮富戶出身的小姐，心底很細，會聽她老母說過，旋風是死人的魂兒，旋進廟裏去請菩薩找替身，若是被它迷過的人，往往也把這人的魂兒架走，就變成沒魂兒的人了。眼看着那飛捲着樹葉細草的黃旋風旋到她們身邊來，夏淑明身子禁不住打了個寒戰，跳起來尖聲叫着：

「山鷹呀，快走，旋風過來了。」

山鷹正在沉思，那裏肯聽夏淑明的話，王震寰雖然跳起來，但並不懂夏淑明的意思，只是看見她

的臉色有些失常，正在這時候，那黃旋風唰一下從她們身邊過去了，只捲得她們三個的頭髮鬚鬚紋亂，衣角都掀起來，露出她們那白嫩的大腿。山鷹把被風捲起的衫角放下去，用手理着頭髮，發現夏淑明面色蒼白，王震寰也似受到驚恫一般，兩個站着還不住向着旋去很遠的黃旋風望，山鷹說：

「坐下來吧，怕什麼的？」

夏淑明回過頭來，伸手摸了摸她那兩根小辮子還在，拂着衣衫上的塵土說：

「去吧，在這裏歇着不好。」

「是呀，我的意思也是走，你看那黑鬍子紅臉孔，够多怕人呀！」王震寰也附和着說，還用眼向廟裏瞧了一下。

山鷹沒法，只好站起身來，隨了她兩個離開老破廟。三個人迎着小風兒向着鐵路散步走去，山鷹繃起眉頭，嘆出一口氣說：

「夏淑明，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答不答復我？」

夏淑明回身笑着望了山鷹一眼，說：

「什麼問題？你一定先說出來我才能回答你呀！我知道的自然要答你，若是你的問題深奧，我也不知道，可叫我怎麼回答你呢？」

山鷹抬起頭來，看了一下天空，又低下頭去，說：

「我的問題很簡單，也很複雜，很容易回答，也很難回答。……」

「你既然知道所以簡單複雜，自然就對那問題早已研究得很透澈，怎麼還有意給我開玩笑呢？」

夏淑明說着，又低着頭默笑。

「唉，看你這人，怎麼說我有意給你開玩笑？」山鷹有些生氣的說：「我一向是不願取笑人，不願給人家開玩笑的。……」

夏淑明笑着抬起頭來，又回身看了山鷹一下，說：

「好，既然不是有意給我開玩笑，那麼就趕快說出你的問題吧！我能回答的自然要回答，不能回答的咱們再同梅亞輝研究一下。」

山鷹又抬頭望了一下青天，低下頭來一面走，一面說：

「我問你，人爲什麼要活着？活着倒底是爲了什麼？」

「哈哈，原是這麼個大問題喲！有多少文學家哲學家都沒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怎麼知道！」
低着頭夾在夏淑明與山鷹中間走路的王震寰，聽到山鷹這個問題，也禁不住嗤的一聲笑了，露出她兩邊那兩根光光的犬齒，圓臉裂開許多笑紋。

「不是呀，」山鷹說：「我自己也不知怎的，近來總是想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常常焦慮得我不安，有時爲它失眠。……」

「哈哈哈哈哈，……山鷹，」夏淑明又笑着說：「你還是不要爲着這個問題焦慮吧！世界上這麼多的人，那一個不是從生到死，最後入土，他們若個個都追究起這個問題來，恐怕都要像你一樣患失眠症呢。」

「糊糊塗塗的過，倒是快活的。」山鷹最後說。

這時候，她們已奔上鋪石子的鉄軌路旁明徑上，王震寰第一個跳上鉄軌去，用兩脚踏着那光滑狹窄的軌條走，因身子放不平衡，皮鞋又滑，便時常被歪下來，好幾次幾乎跌了跤。最後她把兩條胳膊平伸出兩旁，像隻小燕兒學習高飛一般，雖然身子還是東歪西斜，但這一次終究走了好長一段鉄軌才滑下來，這一滑皮鞋折在枕木上，只聽王震寰哎喲了一聲，趕快蹲下去用手握她自己的脚，還繼續不斷低聲呻吟。

「怎麼？王震寰，把脚跌疼了吧？」夏淑明問着，過去低頭看王震寰。一面伸手替她捏一捏，一面說：「看你這孩子，鐵軌那麼窄的一條線，怎麼走得？若是真的把脚折壞了，敵人沒有殺死一個，就當了傷兵，够多不合算。」

這句話，却使山鷹笑了，露出她那兩排很少見到的小白牙，兩灣細眉笑豔得似兩描月牙兒，還在嗤嗤的穿得挺不起身子來，她一面笑着，一面說：

「看淑明姐姐的嘴，嗤嗤嗤嗤，原是這麼尖酸吶。……」

誰知那有些小孩氣的王震寰，脚確乎被折疼了，腿上的根血管也被震滾了轍，一直疼進她的心裏去，兩顆眼淚從眼眶裏滾出來。夏淑明發現她的眼淚，才知道她的脚是真被折着了，後悔剛才不應該說那句取笑的話。夏淑明趕快把王震寰攙起來，這時，山鷹才知道王震寰沒有裝假，也跑過去攙起她一條胳膊，兩個人一個人攙她一條胳膊，沿着鐵軌一邊的明路，慢慢的向着火車站一顛一簸的走去。路旁的小樹被風吹得落葉紛飛，噼噼叭叭的響，遠處一個土坡上站着一個胖女人，在對她們招手，並且叫着：

「夏淑明，胡山鷹，王震寰，你們跑到那裏去啦？好害我找你們半天呀。……」她說着，那條舉在半空的胳膊又不時的搖幾下。

三個人都抬起頭來，仔細的看，才看出是梅亞輝給她們打招呼，站在梅亞和身後的還有一個男子，那大概就是要一路和她們到淪陷區去的那位男朋友了。風把她們三位的頭髮吹得飛飄，梅亞輝遠遠望見王震寰的脚踏頭着，被夏淑明和山鷹駕着，便又順着風聲尖聲叫道：

「怎麼了，王震寰？怎麼把腿跌壞了呀？」

「走鐵軌滑下去折着了，不要緊的。」夏淑明大聲叫着。

這時，王震寰把夏淑明與山鷹攙她的手掙脫開，一個人掙扎着走起來，她的脚似乎也不疼了，看見了梅亞輝，便伸出手去打招呼，並且大聲叫着：

「梅亞輝呀，事情辦妥當了麼？我們什麼時候去呀？」

這時，土崗上梅亞輝背後那位男子笑眯着眼睛走上來，大家走近了，才看清楚他穿的一身破舊的短衣服，茶褐顏色，幾乎變得像灰色了，一雙尖頭破黑皮鞋，也不知多少年月沒擦過油，剝落的漆皮露出白色。一臉削瘦的肌膚暴露出筋骨，尤其那瘦長脖頸間似青蛙般鼓起的喉頭，顯得很高，乍然看來，看不出他有一點優美處，但他臉上却充滿了和善，一口的牙齒白得閃光。當她們去近時，梅亞輝一個一個與她們介紹了，才知道他名字叫穆焚。

往回路走時，梅亞輝與穆焚在前面談着話走，後面她們三位距開他們兩個十幾步遠，有了異性同伴，精神就有些不同了，王震寰的脚也好了，她在擠眉弄眼的指着前面那男的，對山鷹說：

「你看這位瘦棍子，看外表長得不像樣子，名字却很特別呀！」

「是呀」，山鷹也望了一下前面那男的背影說：「這名字不像個真名字，像個革命人的假名，再不然就是他寫詩的筆名。」

「哈哈哈哈哈，」夏淑明在旁邊笑起來，用綠手帕子撫了嘴：「山鷹是詩人，也總好把人家往詩人身上猜。……」

山鷹有些生氣，白眼珠子一翻，瞪了夏淑明一眼，鼓起嘴唇說：

「你別得了笑死病呀，笑死了在這裏還沒有人替你買棺材哩，你的男人還在遠處吶。……」

山鷹的話說得夏淑明立刻不笑了，臉面變得緋紅，被一股羞怒燃燒着；用手帕撫着嘴，眼睛望着別處，富家出身的夏淑明，從來沒有受過別人的謾罵與遣責，怎能經得山鷹這種話報復呢！山鷹發現夏淑明的臉了，心裏也很難受，但她一向是不好尋話安慰別人的，所以目前的局面沉默得很，三個人便在這種沉默的僵局中走向旅館裏去……

次日一早上火車，到汜水又停留下，梅亞輝說這裏還有一個朋友也要一同走。誰知道汜水早已變成隔河砲戰的障地了。下車以後，只見站台上行人冷落稀少，站房被砲彈炸得稀爛，到處的巨石亂瓦翻起，坑痕累累，那些做生意的小破店舖，也都掩門閉戶，有的被砲彈擊中，屋頂破開一個大洞，裏面是空落落的了，站長早已遷進土洞去辦公，只有極少的幾個小販，提着竹籃晒着嗓喉喚賣油條燒餅。夏淑明一看見這般情況，背梁像澆下一碗冷水一般，禁不住抽一口氣，叫了一聲：

「哎呀，你們看見麼？」說着，兩個眼睛還睜得挺大的向着那被打燬的破站房子打量。

「這算得什麼？到戰地這種情況太平常了。」梅亞輝毫不介意的樣子，說：「到戰地，經過的市鎮都是這種樣子啦。」

王震寰聽了梅亞輝的話，也出了一口長氣，兩隻眼睛睜得極大，那不正常的神情總在東張西望，露出驚慌恐怖的樣子。山鷹雖早看慣了這種破爛地方，因中間休息的這一段時間，她的精神鬆懈了許多，如今又看見了這狼藉恐怖的境地，也不覺緊張起來。大家提着行李箱物，從一座土山的背後，尋到一家小店舖，這店舖的房子一部分是借了土山的峭壁挖開的土洞，一部分是建築的磚瓦房子，沒有

一個小夥計看房子，因屢次經過軍隊，這一帶的房屋土洞都變成了軍隊臨時宿駐的地方，房子與土洞裏鋪滿了乾草，院裏院外堆着馬糞，骯髒齷齪，空氣十分惡濁，她們幾個女的與那位男同志穆焚，便只好在這破店舖裏能够避砲彈的土洞裏宿歇了。

梅亞輝說，汜水是個黃河的渡口，她以前會到過這裏，本是個很好玩的地方，還有「三英戰呂布」的古跡可看，想不到如今却變得這麼淒涼破爛了。她說以前可以站到黃河渡口的高山頭望黃水的波浪，聽黃水的嘯叫，她本有意帶大家去看看黃河的，現在變成了戰場，大家就沒有運氣看黃河了。王震寰終究是個年輕天真的孩子，聽梅亞輝把這裏描述得這般有趣，她對那黃河的渡口引起很大興味，她說：

「我們怎麼不能去看呢？變成戰場怕什麼？梅亞輝，我們還是去看看吧。」

梅亞輝笑了，說：「王震寰，去自然可以，你不怕砲彈落到頭上麼？」

王震寰說：「不怕。」

這却使大家都笑起來。只有山鷹勉強笑了一下，便又停止。她感到頭腦裏陣陣作疼，身上的溫度一會比一會增高起來，她自己以為是在火車上受了風，便把自己的小行李捲打開，歪躺在睡舖上了。

梅亞輝見山鷹精神不振，問她怎麼了？山鷹只回答說頭疼，便閉上了眼睛，臉色也變得蒼白。

黃昏時，那銀光般一灣新月已飛上樹梢，梅亞輝說就趁着月色朦朧，去尋她的朋友，山鷹因頭疼

不能隨她去，梅亞輝說要留下一個人與山鷹做伴，起先是叫王震寰留下，王震寰那裏肯與山鷹同受寂寞呢？她堅強要跟梅亞輝出去，再就是夏淑明和穆焚兩個了，穆焚對山鷹印象甚好，本想留下與她談談，但因他是個男的，他自己不便開口，別人也怕神經質的山鷹多心，不便提出；夏淑明也想跟梅亞輝一路去看那朋友。山鷹有些生氣，她倔強而自負的叫道：

「你們都去，我一個人留下怕什麼！我還怕鬼吃掉麼？」

「不是那個，山鷹，你別生氣，」梅亞輝安慰着她說：「實在是因爲大家坐了這一天的火車，精神太悶了，都想跑出去散散心……」

「好啦，別說了，你們快去吧，替我點上一枝臘燭，你們就走吧。」

山鷹說着，便低聲呻吟了一陣，自己越感到身體燃燒得厲害起來。她眼望着前面夜影裏突然亮起來，很清楚的照現土洞內完全用磚砌着，頂子砌起一弓弧形，那外面的牆壁除去一個門，還有個許多鏤孔的大窗戶。梅亞輝最後對她說了一句要走了，幾個人影子便躡出了土洞的房門，脚步聲消失以後，土洞子裏便只剩她一個人，顯得格外沉寂了。

山鷹把門子門緊，又睡下來，閉一會眼睛，睜一會眼睛，突然地感到這洞子特別寬大，恐怖，那盞火燄暗淡的小土臘燭時時在搖晃，一會，半塊的臘汁都溶解了，攤流在一旁，那火燄便格外高大，跳得很快。她的思想像被狂風旋捲的雲一般轉動着，有多少愁慮的往事彷彿都積上腦海來了，這也許

是因她身體不健康，神經被她的火熱燃燒的緣故吧！她的心房像被開水淋一般難受。她睜開眼睛，清清楚楚看見洞壁子的磚縫石灰，那些石灰縫子又似在她面前跳顫起來，她簡直有些糊塗了，那黃色土燭的光一會比一會暗淡，燭蕊捲起了花，整個空間都是朦朧陰灰的，她彷彿飛飄在雲空裏一般。……忽聽得那多櫺孔的窗子喳的一聲，燭光也不知怎樣突然亮起來，山鷹一睜眼睛，看見窗子被推開了，她被一陣恐懼驚恫得驟然恢復到常態，現在她彷彿才發覺窗子是兩扇活的，然而已是遲誤得不可挽救了。她被嚇得跳起來，叫了一聲，被推開的兩扇窗口早已探進一個人的頭來，那兩隻冒筋的大手掌攀緊了窗板，那人的身子一躍，是一個穿軍服小駝背的瘦影子，跳進來了，直朝山鷹撲過來，被他帶進來的一陣風把臘燭的光燄捲滅了，洞子裏立刻變成黑暗，山鷹以爲真的發現了鬼，正要高呼求救，只聽得那人喘着氣奔到她身前，說：

「山鷹，我找了你好幾個月了，終究又找到你，嘻嘻，你還不知道我是誰麼？我是董子遜吶，你怕什麼？你不是已屬於我了麼？嘻嘻。……」

這時，山鷹疑鬼的恐怖心境才一下沉下來，知道原不是鬼，是那討厭的董子遜，她突然從地下蹿起很高來，叫道：

「你要幹什麼？無恥的東西。」

鷹山喊了一聲，感到喉嚨是嘶啞的，身體軟弱得無力抵抗，董子遜那無禮的手早已把她摟緊了，

她像一隻被捆縛的小動物般沒有力量掙扎，洞子裏更顯得黑暗恐怖，山鷹彷彿被巨石一般沉重的東西壓在地下。……

梅亞輝帶着夏淑明，王震寰，和那男的穆焚，一同去找她的朋友。細彎的新月描在天空，把路旁的樹叢，竹林，零散的草屋，照得幽暗恐怖，他們一路走，一路談着山鷹以前與胡珈航戀愛的事，梅亞輝對山鷹的事最清楚，所以她一面走，一面像講故事的一般，把山鷹與胡珈航的關係，發生愛情的歷程，源源本本的對大家細談着，大家都聽得發呆了，尤其是王震寰那天真的女孩子，彷彿聽到一個生動的故事似的入神，一句話都不說，只是一口一口吸長氣。等大家把山鷹的事聽梅亞輝講完了，夏淑明才嘆一口長氣說：

「唉，原來山鷹經過這麼些波折啊！怪不得她總時常發痴，有時聽她講話沒有一點條理，簡直沒有加過思慮一樣。」

王震寰立刻也想起了在火車上與山鷹面對面坐時，時時發現山鷹發痴與失常的態度，心裏不禁打了一個寒顫，說：

「我也覺得她有點不正常吶。」

只有那男的穆焚聽了山鷹命運中遭受的悲慘，心裏感動雖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深，但在這三位女人面前，他感到窘迫，孤單，難以與他們插口談話，只是沉默不語。翻過一條枯乾石礫河道，大家才注

意到這是個小盆地，四週那些不規形的縱豎的地層，生滿了茂密蔭鬱的叢林，荒草，附近還有一條水聲喧鬧的沙河，河對岸便是一片黑翠的竹林，從竹林裏傳來一陣歌聲，有女孩子的尖音，有男子的粗低喉聲。梅亞輝打量一下四週的地勢，說：

「過河就到了，就是這裏了。」

說話間，幾個人已來到小河的岸邊，河水雖不大，奔流尚激，在月色下望見那閃跳的青浪中間墊了幾塊石塊踏足，如今夜色中望不見一個人過河，河套裏便只望見他們三女一男的影子，提高了衣袂，在小心翼翼踏着石塊渡河。一股秋風吹得對面的竹林簌簌一陣響，梅亞輝先邁着大步一跳一跳過去了，王震寰也天真的大胆着踏過去，接着是穆焚過去，只留下夏淑明在後面，她看見脚下滾跳的青浪，幾乎把踏石都漫了，不免有些眼暈，喊了起來，站在河當中激流的踏石上，既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往後退，東蕩西歪，只聽喘噎一聲，夏淑明一隻腳滑下水裏去，她只感到一陣涼，半段衣襟也落下水了。這却把已跳過踏石的梅亞輝與王震寰鬧得囁囁笑起來，梅亞輝跳過去把她拉起來，可憐她半段衣襟與整條鞋襪都被水濕了，過了河水，夏淑明抱怨着：

「你們只顧你們自己，跑過了就不管別人了，看把衣服都濕了，還怎麼去見生人！」

「哈哈哈哈哈，……」梅亞輝從來沒有這麼大聲笑過，身子都挺不直了：「夜裏怕什麼，他們看不見的。哈哈哈哈哈，……」

夏淑明只顧低着頭視察她那被水濕的衣襟與鞋襪，還在說着梅亞輝自私，她若是稍微替她仗點胆子，也不會滑下水去，王震寰也在旁邊笑着看熱鬧。幾個人還在鬧得無可開交，只聽背後竹林中噦噦喳喳一陣脚步跑過來，並且高聲問着是誰們在這河邊上笑？他們回頭看時，只見兩個人影子站在路口向這裏望，梅亞輝上去答了腔，相談之下，才知道那兩個人正是梅亞輝所要去的朋友的那個戲劇團體裏的人。這一來，大家才不聲不響隨了那兩個人走去，夏淑明也只好忍受一口氣，不敢再說什麼話，隨了大家走。只有小孩子氣的王震寰，還低聲發出難以隱忍的嘶笑聲。……

繞過那片高大蔭濃的竹林，便是一片樹木房屋，隱伏在一處土山坡子下，這是一個小村子，早已聽得破爛的街頭人聲談笑了。不知拐了多少灣子，繞了多夾小徑，才拐進一個坍塌的小破門樓裏去，幾盞臘燭的燈光由小院子裏房窗中閃射出來，引路的兩個人把梅亞輝的朋友找出來，梅亞輝對大家介紹認識，她名字叫魏慧明，也是個粗大多脂肪的女人，戴了一副黑框子眼鏡。她把大家領進一間客房去坐，大家喝了一會茶，魏慧明告訴梅亞輝說她不能隨他們一路到淪陷區去了，因為這裏的戲劇團體不能離開，汜水這地方的風景她也很貪戀，並且又說不久她也許隨部隊和團體轉移到黃河對岸去襲擊敵人去。梅亞輝也甚讚同。在旁邊沉默甚久的王震寰忽然笑着問道：

「密司魏，我們還可以到黃河渡口去看看麼？」

魏慧明笑了一下，眼鏡子內閃着光，看了一下王震寰說：「你們想去看黃河？若是想看的話，我

可想法子給軍隊裏聯繫一下，引你們一同去。」

王震寰高興的笑起來了，並且叫着想去看看。夏淑明心裏雖然也渴望着看看黃水的雄姿，但是表面上還是裝出不過意的樣子，說：

「魏先生如果不方便，就不必麻煩。」

誰知魏慧明却是個極痛快的人，趕快回答方便，就在明天一早去，今天夜晚他們就宿在這裏地鋪上好了。梅亞輝趕快回答說：

「不行，我們還得回車站去睡，車站上還有一個人等着我們呢。」

魏慧明立刻嚇了一跳，叫道：「車站正是敵人發砲落彈的目標，前天黃昏還打死了十來個人，你們怎麼敢住火車站。」

梅亞輝說，是住在土洞子裏的，砲彈也不要緊，魏慧明才放了些心，並且囑告他們趕快回去，時間一晚，路上怕麻煩，並且近來車站上人也甚亂，有些旅客因不謹慎行李，時常被小偷兒提跑。大家聽了這個消息，心裏都緊了，尤其在火車上曾丟過一隻小提箱的夏淑明，心裏更急，馬上提議要回去，魏慧明說她也隨大家一同去車站住，就這樣的離開了那小村子。新月已與西邊的土山頭接近了，過了小沙河的踏石，魏慧明在前面引路，一面談着話，一面走着，因為是走的超路，很快的到了火車站

山鷹被偷着從窗子跳進來的董子遜蹂躪以後，董子遜又偷偷從窗子逃走了，並且警告山鷹說，山鷹的身體已經被他佔有，若是她嫁給別人，她可小心吃黑棗子，刺刀挖心窩兒。

董子遜走後，土洞子裏黑沉沉的，山鷹仆在她的睡鋪上大聲哭着。梅亞輝他們那一夥人一進那破店鋪門，便聽得山鷹的哭聲了。

「壞了，山鷹病得一定不輕，不然爲什麼這樣哭呢！」夏淑明說。

梅亞輝一聽得山鷹的哭聲，心裏也立刻沉重起來，很快的摸上前去，這時月亮已經落山了，到處都是一片黑暗。梅亞輝一面往前走，一面叫着：

「山鷹，你怎麼樣呀？是不是覺得難受呀？」

山鷹一聽得是梅亞輝他們回來了，哭聲立刻放低下去，這時梅亞輝已經用力推門了，門子早已被山鷹門住，怎麼推得開呢？最後還是經山鷹起來打開了，梅亞輝先摸到火柴點起臘燭，山鷹早已又縮在地鋪上，只是用手怕子拭眼淚，不再大聲哭了。

夏淑明坐在山鷹的頭邊，用手掌拭一下她的額蓋，叫道：

「哎喲，還是滾燙的呀。山鷹，你自己感覺怎麼樣呀？」

山鷹只是搖頭，說不要緊，一心真的委屈，辱難，不能給她的幾位朋友傾訴，又把那難忍的痛苦壓在心頭上了。

「山鷹你覺得怎麼樣呀？心裏難過不難過？」梅亞輝也蹲伏在她身旁，兩隻眼睛不移旋的望着她的臉問。

山鷹仍是搖搖頭說不要緊，只是感到心裏悶的慌，大哭一場才能吐洩出內心的苦悶。梅亞輝只以爲她又懷思起往事悲傷起來，讓她流一會淚總會好的，所以也就不大關切的離開她，指揮着大家解行李，辦理睡覺分配地盤的事去了。夏淑明用手掌在她頭蓋上試了一會溫度，也便離開去整理她的睡鋪。王震寰站在一旁癡楞一會，也不知怎麼安慰山鷹才好，最後也離開山鷹身邊去弄她的行李。現在只剩下一個剛與山鷹認識的魏慧明女士，穿着一身軍服，頭髮亂散着，很親熱的找一些話安慰山鷹，可是怎麼也不能夠把她內心的鬱斑黑點解除啊！

清瘦的穆焚，自從在路上聽梅亞輝說山鷹悲慘的遭遇以後，他對山鷹懷了無限同情，但因爲他是一個男的，就不能太隨便與山鷹接近，他被分派在一處孤僻的角落裏休息，他一面解着行李，一面不時偷望燭光搖拽下攤睡在地下的山鷹，她頭髮披散在枕頭上，現在彷彿安靜下來了。

熄燈以後，洞子裏一片黑暗，窗外月亮落山了，只有星子在閃着。梅亞輝與魏慧明談着話，一直到夜深才入睡。穆焚躺在那黑暗的角落裏，輾轉了一通宵沒有睡熟，他曾聽得山鷹不時在出長氣，發出嘆息聲。

四

翌日清晨，魏慈明女士與附近駐軍接洽妥當，要引領他們去渡口看黃河，這是個大晴天，太陽一露頭早把半塊天映得通亮，那枯萎的樹叢也披了淡黃衣服，四處仍如夜一般靜寂，只聽得遠處傳來的雄鷄啼聲。汜水車站附近的渡口，真是離奇多變的，常常是一個四週像峭壁一般的小盆地裏，有曲折的小溪流，多樹多草的小丘崗，從峭壁露顯一些密洞，那些密洞便形成個小村落；然而當你尋出一條拐折多灣的小徑，攀上那峭壁的頂上去，那上面就又是一片平坦的田野了。田野裏又往往發現一些樹木蔭鬱的村子，小寨。這種變換無常的境地引起王震寰很大興趣，這只是在她洗過臉後爬上一處高土崖，便有不少發現，她想像的黃河渡口不知更多麼好玩呢。

山鷹雖也歡喜觀賞新奇幽美的境地，但是她因一整夜的失眠，頭腦沉重昏沌，心裏有難言的苦愁，那還有玩賞新景的情緒呢？在這一羣人裏，梅亞輝是比較洞悉她內心的人了，但她又何曾料想到昨夜裏山鷹遭受到意外的蹂躪呢？梅亞輝很擔心山鷹悲傷過度，山鷹雖然說了不去隨大家看黃河了，梅亞輝仍堅持要山鷹去，說她一個人悶在這洞子裏更難受，不如隨大家出去走走散散心去。山鷹沒有法子，終被梅亞輝拖着隨大家去了。

穿過破爛狼藉的鐵路，幾個人順着一條大路向着一處山口奔去，有一個軍隊裏的小副官帶引走不遠，便翻過一道土堤，發現堤的那一面有許多磚瓦建築都浸在水裏，魏慧明說那就是縣城，前年黃河水漲時，城裏都被水淹了，如今水還未乾，縣城幾乎變成了一個湖。王震寰一看見，便直楞起兩眼向着淹在水中的房子望。

「那裏面還有人住麼？」王震寰問。

「誰還在水裏住？」梅亞輝不在意的說，也對那房子望着。

「那麼，那些人搬到那兒去住了？」王震寰又問，眼睛仍是不轉動的對着水下的房子望着。

「你這話問得真奇怪，房子被水淹了，人家都是死人麼？誰不出去另尋房子住？或另外建築新房子？」梅亞輝有些不耐煩王震寰的問話，不客氣的說。

王震寰被梅亞輝說了幾句，便沉默下來，低頭無語，隨着大家走。夏淑明臉露笑容，看不出是替王震寰難過呢？還是爲着梅亞輝的話而得意！只有那新朋友魏慧明有些不好意思的回頭看了一下王震寰，但又尋不出什麼適當的話好說。山鷹對於她們的談話，是漠不關心的，她的腦子重得像墜了一塊石頭，失眠的兩隻眼睛微感脹痛，眼皮腫得增加了厚度，使她不願意看一下人，她只是望着地下，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幹些什麼。隨在最後面那一位孤單的男的穆焚，對於山鷹的動作與表情特別懷着注意，他時時在想着山鷹苦愁的遭遇，梅亞輝所說的山鷹的不幸，這付予他對山鷹的憐愛，同情。

前面的幾位女的儘快的隨了那引路的小副官翻過一條土崗去，不知怎的，山鷹與穆焚都走得慢了，距開前面的幾個人，足有半箭路，就在她們翻過崗子這一片刻，空中忽然一陣哀號，彷彿將每個人都要穿透一般恐怖的聲音響過來，接着便看見附近的土坡上飛起一陣黑煙，驚地的爆炸聲把附近的樹木枯葉都震得剝剝飄落。只聽山崗下面梅亞輝她們幾位朋友，發出尖叫，四處奔跑，這時，從遠處飛跑的幾個人，都叫着：

「打砲了，打砲了，……」

接着空中便又連續幾聲哀號，地上爆炸，黑煙衝起，人們都向着土洞裏逃去。山鷹背後那位瘦男子穆焚，被驚得跳起來，連聲喊着：

「山鷹，砲彈落下來了，快點爬下，快點……」

山鷹仆在一處叢林近旁，穆焚說那裏不行，那正是落砲彈的目標，快點向前面土壁的窰洞裏跑。山鷹雖然是個不怕死的人，但在這種砲彈吼嘯的威脅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穆焚伸手去攙她的胳膊，這時她自己也忘了穆焚是個男子，便伸出顫抖的臂膀讓他攙，好在前面的梅亞輝她們也不知跑往那裏去了，穆焚與山鷹喘着氣，跑進一條深渠間土壁的窰洞裏，山鷹吐一口氣，彷彿現在才發現穆焚是個男性，她對於剛才的行動有些失悔了。

這土洞子是一家農夫的住室，很深的裏面還挖了側洞，山鷹與穆焚都藏進一旁的側洞子裏，一個

老婆子在對面的側洞裏摸了她的兒子，戰兢兢的望着山鷹，說：

「還不坐下，靠着牆吧！阿彌陀佛呀。……」

洞子裏燃着一盞桐油燈，燈焰顫跳着。這時，還聽得砲彈在外面哀號，震得地下跳動。山鷹與穆焚都倚在側洞的角落裏，山鷹望望穆焚那瘦臉骨與細長脖頸，她對穆焚本懷有一種厭煩，不好的印象，但目前似乎把以前對他不好的印象完全改變了，穆焚原是個熱情坦白的男子，她開始對他的印象變好起來，用溫柔的視線盯着穆焚的臉，忽聽近處一聲爆炸，把土洞子震得也落下土來。穆焚瞪大了眼睛，說：

「哎呀，這個一定落到頭頂上，你聽這聲音多大呀。」

「嗯，不要緊的，這都是黃土層，很堅固的。」山鷹說，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說這話。

穆焚回過頭來看着山鷹，他那兩個眼瞳裏閃着和藹的光。

「梅亞輝她們幾個，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啦？——呵呀，想不到砲彈是這麼可怕。」

「你是初次到戰地吧？」山鷹問穆焚：「這聲音我聽得可不少了，只是還沒有經過這麼近的……」

……

「我還沒聽過這種聲音。」穆焚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

「你覺得怕不怕？」山鷹又問，眼睛黑亮閃光，泛起一種活潑氣象，這在她受到不幸以後是極少

見到的表情。

穆焚搖搖頭，笑着說不怕，自從他由梅亞輝口裏獲得山鷹的祕密以後，他彷彿變成一個很懂得山鷹內心的人。與她談話的態度，表情，聲調，和喊山鷹名字時，都十分自然的。於是有一種電一般快的思想飛過山鷹的腦海，她想：「如果跟這個男子結婚，一定是很幸福的。」真的，世界上從那裏能尋獲一個洞悉內心的伴侶呢？而且山鷹自從受到刺激以後，對於男性的渴念，特別強烈。她雖然是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女子，但她的身體已經發育成熟，如今她對男性的看法也與往日不同了，並不似往日那麼幻想，如今她唯一希望是男性能夠懂得她的愁苦，能夠安慰她的憂鬱。

這一次的黃河終究沒有看成功，砲彈停止以後，天已快近中午了，山鷹與穆焚從洞子裏走出時，發現梅亞輝，夏淑明，王震寰，還有那個新朋友魏慧明，也從附近一條土渠中走出來，每個人都披着一背的塵土，頭髮亂蓬蓬的，不知在那裏打了滾兒。梅亞輝一發現山鷹和穆焚兩個人，便叫起來：

「哎喲，他們在這裏呀，我們還當你們被炸死了哩，好害我們替你倆個担着心。你們跑到那裏躲去來呀？——哈哈，看你們一身的塵土呀。」

山鷹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衣服也都是塵土，就趕快用手拂着說：

「就在那土山壁子下一口洞子裏。」

夏淑明和王震寰站在旁邊看着山鷹，臉上沒有一點笑顏，大概是被剛才的砲彈驚嚇的，夏淑明小

姐胆子比其他幾個人都小些，她催促着她們說：

「這都是王震寰贖下的禍，若不着她那麼瘋瘋，我們怎麼跑來看黃河？快點走回去吧，這裏不是安全地帶，若敵人員的再打起砲來，我們跑都沒處跑的，這砲彈比着飛機的炸彈可怕的多。」

王震寰也受了驚，無心情回辯夏淑明的話。幾個人倉倉惶惶穿過一座破木橋，繞着凹處走，返回火車站時，已經是正午了。火車站與附近的房子，又被落了不知多少砲彈，倒毀了不少房子，那站台更顯得狼藉破爛，新開鑿了許多炸彈坑。

離開汜水，是坐晚車走的，那位胖胖的魏慧明沒有與梅亞輝他們一路來，只幫助他們把行李搬上火車，便分離了。

火車一開動，大家心裏彷彿離開了一處苦難地方一般輕鬆了許多，她們四個女的又是站了兩排座位，穆焚坐在附近的座子上，夏淑明嘆一口氣說：

「唉，可離開了那恐怖的地方。」

「前方比這還要恐怖的。」梅亞輝笑着對夏淑明說：「到了那淪陷區，日夜在飛機炸彈和砲彈下過活，到那時候，我看怎麼着：夏淑明。」

梅亞輝說着，那胖臉上的厚肉又笑了。

夏淑明知道梅亞輝是對她開玩笑，嚇唬她的，也便笑着說：

「它再厲害還不是在炸彈下碰運氣？碰不過死了完事。……」

這句話却使得王震寰有些不安了。在她想像的淪陷區，與敵人接近的地方，一定比着汜水的砲彈還厲害，還可怕，那不是白白去送死麼？，想到這裏，心裏便不安起來，望着夏淑明的臉，兩隻眼睛瞪得又圓又大。

山鷹又是坐在臨窗的座位上，她沒心情談話，總是把臉朝着窗子外面的夜景望。這時，夜色濃了，新月像眼睛一般飄在空中，車裏的燈光也亮了。山鷹看一會夜景，便嘆一口氣，回過頭來望望她那三個談笑得很熱鬧的女友，但很快的就又轉過身子去，望着月光朦朧下的景色，想着在汜水的一夜那夢一般恐怖的事，那被董子遜欺侮蹂躪的事。……

兩天後，他們轉到平漢路一個小車站下車了，這是距離漢口不怎麼遠的一個小車站，四野都是平原，最高也不過有那小山崗把大地劃成不規則的弧影。由這裏又坐了一段汽車，幾個人的行李，變成了最累贅的東西，尤其夏淑明的東西最多，她有一個笨重的大行李，還有一個很大的木箱子。坐汽車比坐火車要麻煩多了，汽車上限制行李過重，過重了的行李，還要另購票。夏淑明的兩件笨重物，雖然分配到她們行李少的人身上，仍是不行，最後梅亞輝同那汽車站上的人員費了許多口舌，才算沒有買行李票搬上了汽車，夏淑明一肚皮焦灼，爲了自己的兩件笨東西，心裏十分不安，並且受了同伴們不少抱怨。梅亞輝說，到地方趕快把不必要的東西寄存在朋友家裏，王震寰說乾脆賣掉或丟掉，或是

送人，不然一到了淪陷區，可怎麼天天揹着這麼大的箱子跑動呢。……坐在汽車裏人擠人，本來就够使夏淑明委屈的了，又加上自己的朋友們你一言他一語的怨話，心裏的煩悶就更增加了，恨不得一下從汽車窗子跳出去死了。夏淑明蒼白着臉，一言不發，她怎麼能把自己的東西送人呢？更不能把它們丟掉呵！她生來愛製購衣物，這大木箱子裏所裝放的全都是她生平最喜愛的季候衣服，那行李捆子裏也都是她的心愛皮鞋，被服，若真的把它們丟掉，那她自己的生命簡直就沒有什麼趣味了。雖然那些怨言抱語充塞着她的耳朵，她並不做聲，也不表示什麼意思，仍是在心裏抱定不放棄的主意，等到以後再說。

汽車在凹凸不平的壞公路上顛簸起伏，汽車箱裏簡直像一個篩子，把坐車的人們攪得東歪西倒，互相碰撞着。山鷹用手扒緊了窗欄，使身子不會受顛得太厲害，然而終究是放不平穩，却時時撞着了坐在她身旁的穆焚。

穆焚一隻手扶着窗欄，一隻手按了身旁堆積的行李堆，每次山鷹的身子撞着他，他全身的血液便似觸電一般沸騰一陣子，眼睛望着車窗外而滾動的景物。

「這裏就距敵人不遠了。」穆焚說。

山鷹抬頭望望穆焚的臉，發現他的眼睛閃着異彩，那根鼻子特別高起，她以前似乎還沒注意到他鼻子的高度。山鷹回過頭，望望窗子說：

「你怎麼知道？是聽誰說的？」

穆焚說：「在我的感覺是這樣，你沒看見剛才經過那個小鎮子時，一條小街都被飛機炸得那麼慘麼？」

「那個鎮子？我看都沒看見。……」

山鷹說到這裏，只聽背後王震寰先叫一聲，梅亞輝也哈哈放聲笑起來。山鷹回頭看時，看見夏淑明的頭上頂着一塊破麻袋片子，又臭又髒的東西，不知是幹什麼用的，這麻袋片子原是塞在車篷頂子的欄條裏，大概是因車子顛得太厲害，把麻袋片子震下來，落在夏淑明頭上了。夏淑明趕快把它掀下去，頭髮裏蒙了許多塵土，蓬鬆着，臉上也是污穢，這却笑得梅亞輝與王震寰兩個都直不起腰來，山鷹看了也禁不住笑起來了，直鬧得全汽車的乘客們都向這裏瞧。……

山鷹覺得很替夏淑明難爲情，她用手掌拍着梅亞輝的背說：

「好了，好了，有什麼好笑的？別笑了吧，快點給夏淑明把臉上的污穢揩揩吧……」

然而既已笑開的兩個人，怎麼能够一下停下來呢？山鷹早已過去替夏淑明用手帕子揩着臉，用手理着頭髮，誰知汽車又對她開了一個玩笑，一個顛波起來，山鷹只感身子失了平衡，來不及扶什麼東西，身子一歪，正跌進旁邊穆焚的懷裏，這却更使梅亞輝與王震寰的笑聲加高了。

山鷹這時心裏沒了一點鬱悶，從穆焚懷裏爬起來，一面理着頭髮，一面還笑着說：

「你們可真得了食了，笑死鬼們。」

梅亞輝見山鷹面色不似以前那般憂愁，說話也沒有一點顧忌的順口流道：

「哈哈哈哈哈，這是前一輩註定的姻緣，哈哈哈哈哈……」

山鷹一聽得這話，臉龐馬上緋紅了，嘴唇撇起來，用白眼珠兒斜視着梅亞輝，生氣的說：

「你別胡說八道，我當你是個大姐哩，大姐的嘴裏應該要放乾淨點兒，別那麼沒髒沒淨的，信口噴糞！」

不管山鷹說什麼，梅亞輝並不生氣，她原本想使山鷹高興起來，誰知她的話說得太冒失了？梅亞輝現在才感到那句話說得實在不合適，因為她竟忘了穆焚是個男子呵！梅亞輝嘴子會說，心快口也快，趕快笑着解除目前尷尬的局面，說：

「我是開玩笑吶，山鷹，你打我一拳算饒我吧！」

正在這時，只聽汽車的喇叭嗚嗚幾聲喚叫，接着便停下來了，車裏乘客們都紛紛蠕動着，準備下汽車了。

這麼一個偏僻荒涼的小鎮店，也竟遭受到敵機無禮的慘炸，這是誰都料想不到的事。破爛的街巷，到處都堆散着瓦片，灰燼；殘留的陡壁，曾被火煙薰烤過，露着焦黑與紅褐顏色，十分淒涼。沒有一家賣飯的小館子，行人也極少。大家一望見這種情況，心上立刻罩上一層陰慘的影子，尤其是夏淑明懷想着她那衣物的心更罩上一層擔憂，失悔當初爲什麼非要到戰地來充英雄呢？

這小鎮店已靠近那層疊聳起的高山；荒僻，寂寞，單調的山野，又出現在山鷹的眼目中了。在這破爛的小鎮裏又過了一夜，翌日一早，雇了挑夫，便繞着山路溪岸出發了。這一帶已接近長江流域，氣候較黃河區域溫暖，每個山坡岩壁上的草樹仍是碧青的；那翠竹綠柏，蒼苔與蔓草，都把那些生着稀疏的小松樹的矮山頭爬遍。山澗的梯田裏，稻浪尙在翻滾，一切都不似秋天季候。沿途都可發現些穿草綠衣服的軍隊駐紮，有汨汨流動的小溪，兩邊生滿深竹與樹林的幽徑。太陽還是這麼蒸熱，她們雖穿着一件藍布衫，裏面套了一件小單褂，走起路來仍感到熱得流汗。夏淑明手裏撐一根不知從那裏拾來的樹枝子，被丟在最後面，因爲腳上被皮鞋磨起了泡，走一步便呻吟一聲，縐着眉頭，咬着牙關，與苦痛抗爭着，跟不上前面的挑夫走。山鷹伴同着她，聽見她嘆氣，便安慰她道：

「淑明姐姐，別着急，慢慢的走，不要緊的，到前面他們自然會等我們。」

夏淑明脖頸裏的汗水閃着亮，又嘆出一口氣，哭喪着臉兒，聽得山鷹的話，被感動得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她想起了山鷹與她在洛陽火車站因一句話說得她紅臉的事，又想到山鷹悲苦的遭遇，不免滾下眼淚來。

「山鷹，」夏淑明顫着嗓音說：「我們生在這個時期，都是不幸的，誰料到將來我們落成個什麼樣子？」

山鷹聽了這話，心裏雖也很難過，但並不瞭解她說這話的意思。山鷹望見夏淑明的眼淚滴下來，便說：

「淑明姐姐，你的脚疼，咱們休息一會再走吧。」

夏淑明看了山鷹一眼，然後挺直起身子說：

「怎麼還休息，再休息一會，恐怕連他們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咱們又不認的路，把我們丟在這裏不是更糟糕麼！」

「我喊他們停下來，大家都歇歇，好不好？」

「那也不妥當，就攔了走路，走不到地方，夜裏在那裏睡呀？」

夏淑明說着，抬頭向四下望望，眼目只能望見大小高矮的山頭，與茂密蔭綠的樹木。她倆個在一

條很窄的田徑上走，這田徑曲折了幾個灣子，便連進多樹的溪岸樹陰裏的大路去了。兩個人走上了溪岸的大路，那樹叢在嘆息着漏過一些涼風來，夏淑明被這涼風兒一吹，簡直不想再走了，尋了一塊光潔的平石板便坐下來，嘆出一口氣，說：

「山鷹，我的脚疼得不能再走了，我要休息休息。」

山鷹看見夏淑明的臉無血色，早已坐在地下，用手捏着她的脚呻吟。山鷹於是便尖起了噪喉對着前面押行李的梅亞輝喊道：

「梅亞輝，歇歇吧，夏淑明走不動啦，她脚上起了泡呀！」

梅亞輝趕快叫挑行李的佚子們停下來，穆焚在那裏看守，她便拐回頭來，她那多脂肪的身體出了滿身大汗，衣服都濕透了；王震寰也隨了梅亞輝拐回頭來，王震寰手裏持了根細軟的柳枝兒，她一面走，一面用柳枝兒抽着路旁的草與枯穢和芝蔴，她似乎沒有一點疲乏，取笑着在後面問：

「夏淑明呀，脚上起了幾個泡呀？」

這時候，梅亞輝已走近來，用手拭着一臉的汗珠，笑着望夏淑明的脚。說：

「穿皮鞋還有不磨起泡的？誰家走長路穿皮鞋呀！快點脫了換雙便鞋子吧！」

夏淑明苦喪着臉兒，這時候她才留心到她們幾個人都是穿的布底鞋或膠底鞋。她一面解開鞋眼裏的鞋帶子，一面望望梅亞輝說：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長路，誰知道高跟皮鞋不適合在戰地穿呢？我有兩雙布底鞋，全都在大箱子裏鎖着，若開鎖打箱子真够麻煩的，這個怎麼辦呢？」

「那就穿草鞋。……」梅亞輝說。

夏淑明這時也不管什麼布鞋草鞋了，只要能够走路，不使她的脚痛苦，什麼鞋她都可以穿。梅亞輝從她自己手裏提的一個小白包袱裏取出一雙草鞋，給夏淑明穿。夏淑明把草鞋脫下，襪子也剝了，只見她那嫩白的兩隻脚，指頭上與脚後面被硬皮鞋磨起了好幾個紅溜溜的水泡鼓脹着皮，被裏面的水泡裝得溼疼。她把草鞋繫在兩隻赤脚上，站起來走了幾步，除了她那因沒有走過長路的嫩脚板稍感到被粗縫的草鞋有些刺扎外，果然要比半高跟子硬皮鞋輕鬆多了。這草鞋，不免又令王震寰露出兩根尖犬齒譏笑了。夏淑明也不管她笑不笑，又把長衫的開衩撩起，裸露出兩條赤白的大腿，把兩隻脫下脚的皮鞋繫在她撐身子的樹枝上，搆上肩頭，便又開始隨同着她們進發了。

沿着幽靜陰涼的曲溪岸邊走着，走不遠，便聽得瀑布沖激得石叢響，她們下河水去洗洗汗臉，洗洗脚與腿上的灰塵，再繼續走。梅亞輝又跑上前面同那男同志穆焚去押行李挑子，後面便是夏淑明，山鷹，王震寰一路走。

「若總是在這樣幽美的地方旅行，我覺得也怪有意思的。」王震寰望着那多樹草的高山說，隨後望了望山鷹與背着兩隻臭皮鞋的夏淑明。

「乍然過這個生活，看見這樣的山和水是新鮮的，過久了也就是沒了意思。」山鷹說。她手裏提着一個小袋子，是淡花布做的，裏面裝的都是刷牙漱口與梳頭搽臉的用具和原料，還裝着一雙新買的草鞋。

夏淑明沒有說話，因為她的脚在草鞋裏磨得又作疼起來，她那裏還有玩賞這山景的心情呢？她只是用手撩起布衫，露着兩條腿，繃起眉頭忍着痛苦走。

幾天的艱苦跋涉，把夏淑明疲乏得休息不過來，那長形臉上很顯然的瘦了，由她的笑可以看出繃起的一層黑皮，眼睛週圍露着睡眠不足的一種烏色圈子，到達一處極僻荒的山腳下一個小村子停下來，梅亞輝接洽了關係，從裏面尋到了王翔雲。王翔雲渴念她們甚久了，一聽說山鷹也來了，心裏高興得難以形容，飛一般跑出來迎接。好幾個月的枯燥寂寞生活，王翔雲除了與李輝談談話，別的便沒有知己的朋友，並且那討厭無恥的男人們，無聊的進攻信件也難以應付，如今她們來了，王翔雲如重獲海水的魚，她第一個跑出來接山鷹，還沒有跑到山鷹她們停留的地方，她們狂喊着山鷹的名字了：

「山鷹在那裏？山鷹在那裏？山鷹，山鷹，……」

王翔雲跑出那小村子的外面，只見一叢竹林旁邊堆着一堆行李，行李上坐着三四個穿藍布衫的女學生，其中一個女的站起來對她招手。王翔雲簡直有些不認得她了，只可看出她那眼睛和鼻子還像山鷹，至於那失去美色的臉，却鬆攤得像兩個布袋，一點也不像山鷹了。可是她確信是山鷹無疑的，望

着山鷹的面孔，禁不住哎喲了一聲，還是睜大兩眼對她望。

山鷹看見王翔雲，彷彿久別重逢的姊妹一般親熱，她發現王翔雲的臉比以前削瘦許多，也許是營養不良或是心情不好的過。兩個人互相握緊手掌對望一會，兩個人臉上都浮着苦笑，不知是哀是喜，雖然誰都看着誰變了樣，可都沒有說出口來，這在她們內心也許隱忍着更難言的愁苦吧！

山鷹把夏淑明和王震寰給王翔雲介紹了，王翔雲也想起了在虎頭崖海濱沙灘上會見過，只有旁邊坐在行李上的那位男的穆焚，王翔雲是不認識的，也經山鷹介紹過了。

王翔雲穿着一身退了顏色的棉布草綠軍服，一雙底子飛起毛的布鞋子，戴一頂軍帽，若不是她頭髮留得長些，誰知道她是個女的呢？她對山鷹說：

「你們來得太巧了，聽說敵人最近進攻武漢很緊，你們若再晚來兩天，恐怕就被隔在路上也不一
定。一兩天後我們就要移動。」

山鷹一聽得這個消息，臉上的笑紋消失了，心裏立刻又被一種緊張和恐怖所壓蓋。

「這裏距離敵人陣地有多少遠呀？」山鷹問。

「距離敵人嗎？距離敵人近得很，最近這一部分游擊隊，已奉令改編爲正規軍了，因爲幾次的仗都打得很好，所以敵人也害怕這部分遊擊隊。就在昨天中午，敵人十幾架飛機旋着圈子尋我們的目標，繞了有十來個來回，這附近大小山頭都繞遍了，飛得只有一樹尖兒高，大概沒有發現我們的動靜，

只繞着一片樹林掃了一陣機關槍，就又飛去了。若真被它們發現我們就紮在這麼個小得可憐的村子時，那它們可不把這個小村子炸平！」

夏淑明和王震寰聽得王翔雲在講戰事，也都很快的湊過來聽，穆焚也隨在她們二位的後面，圍起了王翔雲。

「今天沒有動靜呀？」夏淑明問，臉頰擁起了一些愁紋。

「你說的是飛機麼？今天還沒有來我們這裏，只聽得在山那邊轟轟。總之，這幾天風聲極緊，敵機的活動時間是從上午七八點鐘，到下午三四點鐘，在這個時間內，千萬要小心，這裏可比不得後方呀。它一發現人動，立刻就低飛掃射，比炸彈還可怕。」王翔雲講得興奮時，兩眼瞪得很大很圓，臉上也泛起一層紅暈。

「那麼，這游擊隊編成了正規軍，那以後不能在敵人後方作戰了？」山鷹關切的問。

「嗯，那自然。」王翔雲答：「這一次轉移，聽說便要隨同正規軍與敵人作戰的。」

王翔雲又報告了他們許多關於這游擊隊裏一些情況，和時時要小心戒備的事，幾個人聽得正在入神，背後忽聽得又有個女人聲音在喚：

「山鷹，山鷹，……」

山鷹轉身一看，是個黑粗健康的女兵，同樣穿了一身棉布草綠軍服，頭上戴一頂軍帽，露出和藹

純樸的笑顏，向山鷹迎過來。山鷹起初還對她發癡，及至近時，才看出她原是那像鄉裏人一般的李輝；她長得更壯更黑，身體還是那麼矮短，粗實，由於久別的關係，山鷹如今才發現她是個很熱情的忠厚朋友，她以前對她討厭的壞印象，現在似完全消失了。山鷹與她握過手，並且給夏淑明他們都介紹了，大家才又談起話來。

「你們在這裏做些什麼工作？」山鷹轉過頭，又對王翔雲說話。

「我們麼？比以前更苦了些，每日跑出十幾里路去給當地百姓們聯繫，探聽敵人的行動，幫助軍隊作戰。有的時候遇到危機時，半夜裏衝出敵人的包圍，自己也拿了槍，準備必要時不會白白被日本人打死。」王翔雲說。

「有時候，我們還要化裝啦。」李輝在旁邊也加上一句。

山鷹聽了王翔雲這一番話，心裏有些興奮，臉上浮着微笑，這時候，王翔雲突然想起了胡珈航，正想要問山鷹時，梅亞輝忽然從後面走出來，震着喉嚨大聲叫道：

「把行李都搬過來吧，我們要住在一個廟裏呀。」

一切都安排妥當以後，吃過飯，太陽偏西了，王翔雲把梅亞輝和山鷹引出去散步，走到一條多竹叢與梧桐樹的小河，順着小河岸的石板路走着三個人，談着別後的事，王翔雲忽然問道：

「山鷹，胡珈航的情況你知道麼？」

梅亞輝料想不到王翔雲會問起胡珈航，回過頭對王翔雲使個眼色，趕快接過來說：

「胡珈航的事，我以後告訴你。哎喲，好大的魚，你們看那水裏。……」

梅亞輝一面說着，一面便拾起一塊石頭拋下河水去，只聽撲嗵一聲，大家的眼睛望見平溢的清水中濺起一陣浪花，水面便跳起一圈一圈的波紋，那裏有魚呢？誰的眼睛都沒望見水中有魚的影子。

三個人順着小河走到一座小石橋，石橋下面是一個石閘，水從那石閘上漫下去，像銀子一般往下瀉着，形着瀑布，冲着下面的青岩板，發出嗚嗚聲。她們坐在小橋旁邊幾棵梧桐樹下的石塊上，望着小瀑布，談着值得追憶的往事。

「我夢也想不到看見你們。」王翔雲說：「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裏，生死別離簡直易如反掌，就在前一次遭到敵人的截擊，我們裏面便死了五六個知識青年，還有一個不好的消息，我忘記了告訴你們……」

「什麼消息？」山鷹很着急的問，抬頭望着王翔雲那三角臉。

王翔雲嘆一口氣，說：「唉，尹耕和黃朋也死了。」

「什麼？」梅亞輝聽了王翔雲的話，驚訝的叫起來：「尹耕也死了？他怎麼死的？」

王翔雲的瘦臉顯出蒼白色，望着梅亞輝那兩個睜得很大很圓的眼睛，把尹耕死的經過報告給梅亞輝與山鷹聽，她說那一夜裏，他們正在安眠中，敵人出其不意的來襲，尹耕和黃朋先跳起來持了手槍

跑出去，誰知敵人已經把他們包圍了，尹耕是個近視眼，黃朋又是個熱血沸騰，不顧一切的人，他們不知道身旁就有敵人，被敵人一刺刀把尹耕的胸腹刺穿，黃朋被另一個日本兵從他背後刺進去，那一場惡戰真是混亂，幸虧是夜間，大家把所有的東西都丟了，衝出敵人的包圍，不然恐怕都要死了。

梅亞輝聽得尹耕和黃朋死的消息，立刻想起了她的小弟弟范樸，問道：

「魏甦，張樹民，范樸他們怎樣呀？」

「他們前天出發去工作，今天晚上大概可以回來，他們都沒有什麼危險的。」王翔雲說，望着梅亞輝却笑了。

山鷹看見王翔雲笑，也便笑起來。王翔雲見這麼笑對梅亞輝怪不好意思，趕快尋了別一句話問道：「夏淑明，王震寰她們兩個也是來參加工作的麼？」

「嗯，是的。」梅亞輝臉子紅紅的答，隨後她又說：「還有那個穆焚，他也是來參加工作的，他們幾個都是質地良善的青年人，以後你們可以多與他們接近些。」

這時，遠遠只聽轟轟兩聲礮響，聲音十分沉重，接着又是一聲。三個人聽見，都瞪起眼睛來不說話，王翔雲說：

「我們回去吧！不知前方有什麼情況。」

三個人離開那石橋的瀑布時，太陽將近黃昏了，遠處又傳來兩聲沉重的礮響。



六

他們新來的幾個男女，都擠在村郊一個小祠堂裏，自然是打地鋪睡，地下鋪了稻草，稻草上再鋪被褥。這種生活，夏淑明是初次嘗到，把她那漂亮乾淨的被褥鋪在嘩嘩作響的稻草上，心裏頗不好受。

王震寰並不在乎這，鋪稻草就鋪稻草，睡地鋪就睡地鋪，大家反正都是一樣苦，心裏一點都不難過。

他們自從山鷹梅亞輝被王翔雲約出去後，心中頗感悶悶不悅，王震寰說：

「夏淑明，我們也出去散散步吧。」

夏淑明不知怎麼的，也許因爲插入一個新環境的關係，心裏懷着莫名的悲哀，感到孤單無助，又在悔恨當初不應該到戰地來受苦。自從她在火車上丟了那小箱子，洗牙的用具都失落了，總也沒有機會買牙刷，每天不得刷牙齒，只用乾淨手巾擦擦，這是她最不慣的事。又加自從跋涉過那一段路程，才知道在戰地只能穿布鞋草鞋，將來連藍布衫都要改換成棉布軍服的。

夏淑明與王震寰兩個人，也走出去散步，那破祠堂中便只剩下繆焚一個人了。夏淑明仍是穿的那雙草鞋子，同王震寰走出來，順着路徑走到一棵老樹下面，看見那老樹根旁有幾塊乾淨的青岩石，兩個人便坐在那岩石上談話。夏淑明說：

「王震寰，你知道我們到這裏來，到底做什麼工作麼？」

「不是做宣傳工作麼？」王震寰說：「我聽王翔雲說，這裏也有政治部和宣傳隊的，大概我們便

加入這個宣傳隊。」

「嗯。」夏淑明用手理理頭髮，把兩根小辮子都往上揪一揪，恐怕壓在衣服裏面，沉默片刻又說：

「王震寰，你說我在這裏做什麼工作合適？」

王震寰笑了一下，露出兩根大犬齒，兩根寬門牙，臉蛋上又陷下兩個笑渦兒，望着夏淑明說：

「這我怎麼知道！你願意做什麼工作呢？」

夏淑明嘆了一口氣，望望落日輝光下的竹影，面龐上露出一種悲涼的顏色，那兩顆晶澄閃亮的眸子，在落日下似乎滲出着淚光，痴痴的對着逐漸加了紅色的暮日出神。被暮日映紅的半空中有兩隻歸巢的鳥兒飛動，夏淑明動都不動的呆呆對着那兩隻鳥兒出神，可是眼睛裏的淚水一會比一會湧起的多，等那兩隻飛鳥隱進山林裏，她眼睛裏便撲撲的滾下兩顆淚珠來。王震寰也向着遠處一條曲徑上望，並沒發覺夏淑明懷鄉思土的傷感淚珠，王震寰忽然叫起來：

「梅亞輝她們回來了。」

夏淑明趕快用手帕子拭乾淚眼，只見山坡下面一條小徑上走着三個女的，最前面的是個穿軍衣戴軍帽的女兵，是王翔雲，後面跟着兩個穿藍布衫的，是梅亞輝和山鷹她倆。她們邊走邊談，談一陣便

嘆幾口氣，不知她們也感傷着什麼，漸漸從一條曲折的田坎路上向這裏走來。

王震寰天真的跳上去給她們打招呼，下面田徑裏三個人也擺手勢，夏淑明也從石塊上站起來，茫然的望着她們排着隊往這裏走來。梅亞輝大聲的說：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你們沒聽到砲響麼？快回去吧。」

夏淑明聽得這話，心裏更加一層擔憂，立刻又想起她那兩件笨重行李。等她們走近時，夏淑明問

「今天要移動麼？行李有沒有快子挑？」

梅亞輝說：「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移動。真的，想起你的行李來，真愁死人。你就沒想到在戰地不需要那麼些東西！」

「唉！……」夏淑明深深嘆出一口氣，沒有說什麼。

「你別發愁，我們慢慢想法子。」梅亞輝說。

太陽快落山了，她們幾個人又談着話走回去了。剛剛走進那簡陋的小村子，李輝匆匆跑出來，叫着：

「梅亞輝，梅亞輝，范樸他們回來了，還有張樹民，魏甦。……」

梅亞輝一聽得李輝的話，心裏便按不住有些跳，問李輝道：

「他們在那裏？」

「剛回來，剛回來的，他們還不知道你們來的消息呢，大概在工作隊裏，我去替你把他們喚出來

。」

李輝那黑胖臉上笑着，說話的聲調也極興奮，她說着，轉身便跑去喚范樸他們。雖然梅亞輝還假意的叫她不要去喊，梅亞輝要自己去看他們，但那內心懷了一腔興奮熱血的李輝，那一種天真純樸的性格，怎麼忍耐得住呢？她早已跑得沒了影子。這裏山鷹只是用手帕撫了嘴唇咯咯的笑，還望着梅亞輝的臉取笑着：

「誰來誰去有什麼關係？你們還講客氣麼？」

梅亞輝的嘴一向是不讓人的，若是在平時她早已叮了上去，而且山鷹這種好羞的性格，還經得住她的苛薄麼！但在目前的空氣裏，不知怎的，任憑人家說什麼話取笑，梅亞輝似乎都沒一點心情反攻。王翔雲不作聲，只是低頭默默的笑，夏淑明與王震寰本不知道梅亞輝在這裏還有一個小愛人，但看目前的情勢，便猜到七八分，兩個人等候見那范樸的心情似乎與梅亞輝一樣着急，看看梅亞輝的愛人到底是個什麼樣漂亮的小白臉。

說話間，李輝已經轟轟的跑回來，並且叫着：

「來了，他們都來了。」

梅亞輝只見李輝身子後面跟着三四個人，都是穿着與李輝身上同樣的大兵衣服，戴着軍帽，這時候因爲夜色朦朧，辨不清楚那一個是范樸，那一個是魏甦，那一個是張樹民了。只望見前面是個細曲身子，長頸子的人影，後面的是個粗鼓着肚腹，短腿粗頸的人，她斷定前面兩個是張樹民和魏甦，那麼最後面跟來的那個影子無疑是范樸了。

「哈哈，」張樹民那詼諧傢伙尖聲叫着：「你們又來啦，歡迎！歡迎！……」歡迎滿座嘉賓，歡迎滿座嘉賓，……奪得錦標歸！……！……！」

張樹民的猴形臉閃在夜色中，又撅起他那猴形嘴，唱着不知怎麼忽然從他腦子裏閃起的一隻歌子來，唱的聲音真不知走了多少調，那嗓喉直似驢鳴，大家還沒有談兩句見面禮的話，却被他鬧得全場的人都笑起來，尤其王翔雲在旁邊笑得沒奈何的拍起巴掌，直不起身子來，又掏出手怕子撫緊了嘴，仍是忍不住發出嗤嗤聲。場面上的空氣，立刻緩和了許多，梅亞輝也不侷促了，伸出手去與大家一個一個握了手，握到最後面范樸的手時，彷彿也是平靜無事。

魏甦穿起軍衣來，因爲他上半段身子長，怎麼也不像個武裝者的樣子，他依舊是閃露出兩根小門齒，一對肉球臉被陽光晒黑了許多，他先發言道：

「人的重逢是快活的，而尤其在戰場上重逢，是格外令人感到快活得不同。……」

「是的。」梅亞輝說：「人也就是這點奇怪，在一起待久了，是不願分離的，等到分離以後再相

聚時，就較比第一次相聚更快活。……」

「是呀，說得很對。」山鷹笑着，在旁邊附了一句含有意義的話。

梅亞輝看了山鷹一下說：「看你這孩子，若一時沒有揭你的短，你就不知天高地厚，要稱霸王了

……」

山鷹立刻不再笑了，臉龐變得緋紅，熱辣辣的發起燒來，扭過頭去沉默了。

接着，梅亞輝把幾位來參加工作的新同志都給他們介紹了，天已黑下來，大家便一同去吃晚飯。

……

晚飯以後，月亮升起中空，梅亞輝與王翔雲兩個人散步到一叢竹林後面的池塘畔，兩個人坐在地
下談着山鷹與胡翹航的事，梅亞輝把山鷹的遭遇告訴了王翔雲，王翔雲聽了，驚訝異常，嘆一口氣說

：

「這麼說來，山鷹真是可憐。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那個服務團解散以後，董子遜那壞東西曾到我們這裏來尋過山鷹，打聽山鷹的消息。他問我山鷹的通訊處是什麼地方？我回答他不知道。後來他又問別的人，不知那個人告訴他說山鷹順隴海路西去了，後來聽說董子遜往隴海線上去找山鷹，不知找到沒有。」

梅亞輝望着月亮，眼睛像螢火一般閃着青光，然後回過頭來有些不耐煩的說：

「唉，無能耐的山鷹，連這麼一個男人都不會對付，若是我的話別說他一個董子遜，他十個董子遜也不行，我全都給他個苦頭吃，叫他們知道女人並不是好欺的。」

王翔雲低着頭，表示也同意梅亞輝的話。最後她抬起頭來望着那水塘中的月影說：

「梅亞輝，我再告訴你一件討厭的事吧，這事你可別宣囀給山鷹知道：董子遜散佈空氣說，山鷹早已屬於他了，若是誰再同山鷹結婚，他一定要謀害那男人。這不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麼？」

梅亞輝驟然轉過頭來，半塊肥臉被月光映着，眉額繃起來，兩顆眼睛瞪得極圓極大，兩隻拳頭緊緊了說：

「他竟敢說這種話！這怎麼能不給山鷹知道呢？董子遜這不是人的東西，這不是明明欺壓女人麼？」她說着，氣得面色蒼白，使拳頭用力捏着她自己的大腿叫着：「我一定要告訴山鷹知道，叫山鷹復仇，若是山鷹還那麼懦弱，我替她想法子，」

梅亞輝說着，便站起身子來，想馬上去給山鷹商議。王翔雲把梅亞輝拉住，又叫她坐下，說：

「梅亞輝，你別那麼急，待我們好好商量一下，若是一下給山鷹說了，山鷹一定要担心，不安。我們想什麼別的法子使她知道才好。」

梅亞輝沉默一下，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對着水塘裏望，水塘裏斷斷續續傳出幾聲青蛙鳴，附近竹叢中有昆蟲叫。王翔雲見梅亞輝深思，她便不再對她談話，恐怕攪亂她的思縷。忽然發現竹林後面

走出一個人影子，王翔雲吃了一驚，趕快問道：

「那是誰？」

「是我，范樸。」

這時候，梅亞輝抬起頭來，聽見是范樸的聲音，心裏的焦愁立刻都消散了。范樸一面走，一面說：「我找你們半天了，聽見你們在這裏談話，所以我就走過來。」

「有什麼要緊的情況麼？」王翔雲問。

「只聽說情況不大好，詳細的情況還不清楚。」范樸說，已經走到水塘邊來。

「你們在這裏談會兒，我回去看看，若有緊急的情報，我再來告訴你們。」王翔雲抽個空子便溜走了。

梅亞輝站起來，叫范樸坐下，她才又坐下。月光十分幽靜，沒有一點風吹來，附近的竹叢與樹林也似睡着一般，塘水中的青蛙也不叫了，水像鏡子一般平靜。范樸坐在梅亞輝對面的一塊石頭上，沉默無話。梅亞輝不知怎的，一時尋不到適當的話給他說。兩個人沉默了一會，最後梅亞輝說：

「我給你們寫的，你都收到了麼？」

「收到了。」范樸抬起他那羞紅的小臉，望了一下梅亞輝，又低下頭說：「最討厭的是張樹民他

們，總好給我開玩笑，有一次還把你寄來的信偷着打開看了。」

「打開看了？是那一封？要不要緊的信？」梅亞輝着急的問。

范樸搖搖頭說：「沒有什麼，他們總好取笑就是啦。」

「他們怎麼對你取笑？」梅亞輝伸過手去把他接過來，說：「你怕不怕他們？」

還不等范樸回答，一陣情火早已似電流一般燒澈了梅亞輝的身體，她彷彿像個久不得食的餓狼，把范樸猛力摟進懷裏，有一股男子的香氣從范樸頸項裏發出，衝進她的鼻孔裏。梅亞輝實在很需要異性的臂膀與嘴唇了，甚至連范樸身體被陽光蒸發出的汗液，他口裏的唾沫，炭氣，都是她所珍貴的。她正在把范樸緊摟得喘不出氣來時，王翔雲在竹林外面尖聲喊叫了：

「梅亞輝，快回來呀，情況不好……」

梅亞輝趕快把范樸放開，只見王翔雲從竹林幽徑鑽來出，跑得喘着氣，因為沒有戴軍帽，頭髮被竹子掛得亂散着。

「怎麼樣呀？」梅亞輝問，站起身子來。

「情況不好，情況不好……」王翔雲喘着氣說：「敵人離這裏很近了，你們快點回去準備一下吧！」

梅亞輝回到那破祠堂裏，夏淑明第一個跳過來，抓住她的手說：

「梅亞輝，我們可怎麼辦呀？有沒有快子挑行李？」

梅亞輝自己還弄不清倒底有什麼壞情況，經她問過別人，才知道敵人把退路截斷了。夏淑明兩隻眼裏淚濛濛的閃光，着急的一副面孔，時時在望地下她那一口大木箱子。梅亞輝安慰她道：

「夏淑明，別急，總可想法子把你的東西運走的。」

誰知梅亞輝這句話不說還好，一說出了，夏淑明的眼淚已似珍珠般撲簌簌滾下來，喘着氣說：

「你別再欺騙我了，他們都說司令部裏許多人都準備丟東西了，我這麼重的東西還有誰過問呀？丟就丟吧，反正我這次到戰地來沒有走好運，剛一落脚就趕上了退却呀。唉，唉，可惜我那一大箱子衣服呀！……」

夏淑明說着，眼淚流出得更稠更密，顯得更傷心。梅亞輝雖然在旁邊安慰她，也是無效。

破祠堂裏的土台子上，燃了一隻土臘燭，燈花搖着，有一半都融化攤流在一旁，火焰在跳着，沒有一個人去把它的燈花撥掉。王震寰，山鷹，穆焚都散坐在乾草上沉默着，彷彿都靜待着更恐怖的消

息傳來。夜漸深了，外面有脚步聲，犬吠聲，一會，王翔雲慌張的跑來，抱了一大抱百姓衣服，往地下一丟，說：

「你們都換衣服，現在更緊了，要化裝走了。」

王樹雲說着，喘幾口氣，又對大家望望。

夏淑明的眼淚立刻停止了，大家都緊張起來，都過來揀王翔雲抱來的衣服。梅亞輝與山鷹終久在戰地跑過，比較鎮靜，還問王翔雲的路綫怎麼走，是不是要散開，還是跟了大隊走？目的地是何處？王翔雲焦灼的說：

「你們先別問這些啦，先把衣服換起來，跟着我去就是啦。」

一時這座破祠堂中煙起塵飛，稻草被踏得嘩嘩的響，每個人都換衣服，穿起那破短衣服，與身子雖然不合適，也不管了，彷彿敵人立刻就把這破祠堂包圍一般，也沒一個人說話了。這使梅亞輝想起她帶領服務團時，有一次夜裏轉移的一片景象，那時候是那般鎮靜，決沒有目前這種慌張恐怖的情況。

她大聲說：

「大家都別着急，別慌張，慢慢的換衣服。……」

王翔雲在旁邊看了看梅亞輝，想說什麼，但沒說出口來，又沉默了。

這時候，外面又有一陣犬吠聲，一串脚步啾啾的跑過來，李輝進來了，黑圓臉上露出純樸可親的

笑容，震着她那粗嘸嘸吼說：

「大家都別換衣服了，情況又轉好起來，截斷後路那股敵人又退走了，今夜晚是不移動啦。」大家聽了這個消息，都不約而同的鬆出一口氣，夏淑明懸在半空裏的心一下落下來，嘆息一聲，叫道：

「哎喲，真把人嚇死了，當初我如知道這麼恐怖，我決不來。」說着，她身子一歪，躺在她那大木箱旁邊一堆乾草上喘氣了。

大家都平靜下來，有人過去把快熄滅的臘燭用柴棍兒撥了撥，祠堂裏霍的明亮起來，大家的生命彷彿也隨着這燈光亮了許多。有人圍着李輝問詳細情形，山鷹坐在一旁，用一隻手撐了下巴，望着土台子的燭光出神。旁邊坐着王震寰，她在叫着：

「哎喲，我的天王爺，我也想不到戰地這麼嚇人。」

「早知道你也不來吧？」山鷹回頭望了王震寰一眼，問她。

王震寰把換在身上的百姓衣服脫下來，又換起她的藍布衫，勒着紐扣，說：

「那也不一定，我也想嘗嘗這滋味的。不過我覺得化裝走倒不妥當，你看像我們這剪了頭髮沒有纏過腳的人，穿上了百姓的短衣服，更要引起敵人的懷疑。若真的遇上了敵人，那就越糟糕了。你說是不是？」

山鷹的心裏正想着別的事，王震寰的話簡直沒有聽見。在她腦子裏又浮起人生的一片苦海，空漠無味，一種悲觀的憧憬閃耀在她的腦子裏。她不知什麼時候王震寰離開她身邊，她也不知什麼時候那些人都走出祠堂去，當她神經恢復現實時，她只發現身旁空空的，只剩下穆焚一個人在撥蠟燭的燈花。

「她們都往那裏去了？」山鷹問穆焚。

「她們出去看月亮。」穆焚頓口說着，把蠟燭撥亮了。

山鷹嘆了一口氣，走出祠堂，祠堂外面是一片空場，四週有些竹叢，被微風吹得唏嘩嘆息，她回頭望望月亮，月亮還不到半圓，而且快落山了，天上罩上一塊塊黑雲，露出陰愁，淒涼，這月色有什麼欣賞的呢？而且在這麼驚擾不安的深夜，這幾個女娘子們，竟還有心情賞月？賞月却連喚她一聲都不？她獨自一個人走近那枝葉搖動的竹叢，有些生氣的猷猷站着發癡。這時候，穆焚也從祠堂裏走出來，在空場子上來回的散着步。忽然他抬起頭來對山鷹說：

「密司胡，時間不早了，她們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啦，怎麼還不回來睡覺？」

「你不是說她們出去賞月麼？」

穆焚笑了，說「剛才我是胡說的，我也不知她們出去幹什麼！」

「踏，看你這人，怎麼好說謊！對人家說話也是開玩笑的事？她們出去時就沒告你說到那裏去麼？」

「這你怎麼還問我？」穆焚笑着說：「梅亞輝分明喚了你，問你去不去，說是到司令部去探詢消息。你連理都沒理她。她還以為是你生了氣哩。」

「唉！是真的？」山鷹立刻想到剛才她那一陣癡症發作時候，耳朵裏似乎曾意識到外面有蒼蠅叫一般的聲音攪擾過她，現在她彷彿才明白了一件事。

「怎麼不是真的？」穆焚說：「蜜司胡，你有時候彷彿聽不到人家的話，不明白你的人，認為你在生氣，不理人，其實當那時候你心境比任何人都愁苦，都難過，……」

這話却說得山鷹的眼睛充滿淚水，彷彿她現在才從茫茫似海的大世界中遇到了一個知心的伴侶。山鷹望着將要落下山去的月亮，長長出一口氣，彷彿把一滿腹的憂愁都吐了。

「一個人的愁苦，只有他個人知道，如果能獲得另外人的同情，明悉，我覺得那被同情，被明悉的人，比什麼都幸福的。」山鷹說，又出一口長氣。

穆焚笑着，望着山鷹那憂鬱而浮着微笑的面龐，被月光照得蒼白無血色，那瓜子形臉又似恢復以前那種美麗，兩顆眼睛黑晶亮，閃跳着青螢似的光，她也在望穆焚，穆焚的影子在她眼睛裏也似較以前不同了。

「是的。」穆焚說：「愁苦與快活雖然不同，但一個人的愁苦若被另一個人洞悉了，是再快活也

沒有，而且這種快活要較比其他快活斷然不同的。」

山鷹笑了，並不是大笑，而是以前很少見的興奮的快活的笑。她一時想不起說些什麼話好，快活的一陣沉默，附近的竹叢被風吹得唼唼響起來。他們搜索着林腸，還想談許多話時，只聽竹叢後面的路徑上一陣談笑聲，梅亞輝她們回來了，山鷹跑過竹叢去迎接，遠遠對她叫着：

「梅亞輝，梅亞輝，怎麼樣呀？」

梅亞輝她們排着行列，在田徑下走着，梅亞輝在前面，聽見是山鷹的聲調，便回答說：

「今天夜間大概沒有事了，明天還不知道怎樣呢？總之還是準備妥當，說那時走就那時走。……」

兩天後，開始移動了，夏淑明的兩件笨重大行李，尋到快子挑，她心裏總高興了。這一部分游擊隊，自從奉令改編爲正規軍以後，便一直隨了正規軍作戰，襲擊敵軍，如今轉移陣地，也自然不能與正規軍分離。這裏面政治部的工作隊，轉移時常常受到先走的優待，因爲他們終久作的是動筆動嘴的工作，無槍抵抗敵人。但這一次却有些不同，據司令部裏的人說，這次的退路是無一定路線的，萬一遇到敵人，那便只有拚命了。政治工作隊裏也發了幾根步槍，梅亞輝很勇敢的搶來了一枝，二百發子彈，王翔雲不知從那裏弄到一枝連發二十響的手槍，其他男同志們，如魏甦，張樹民，也都搶到了步槍，他們都說若是真的遇到了日本人，先打死一個够本兒。出發的路是很散亂的，政治工作隊也照例

比部隊先走了，行李挑子與公文箱挑子，拉了幾里路長的一大行列，中間還間雜着牲口駝子。駝的是麵袋，米缸、鍋、碗、廚房裏一切傢俱。……

山鷹隨了梅亞輝，夏淑明她們走，新來參加工作隊的幾位同志們也都穿起軍服來了。那沒有受過軍訓的夏淑明，行起軍來，又是怨聲嘆氣，穿着一雙草鞋，頗顯出委屈的樣子，纏着眉頭，低着頭不看任何人的走着。山鷹隨在她背後走，本想與她談談話，解除一些寂寞，但看她那引不起談話興趣的樣子，把山鷹想談話的慾望也打消了。山鷹在寂寞中行走着，她聽見梅亞輝與王翔雲在她們前面幾個挑夫的隙間談話，還有王震寰那咯咯的笑聲，但是她並不願意湊上去談，因為她也是喜歡寂寞的。在她走到一條兩邊是水田的石板窄徑時，不知怎麼，忽感到頭有點暈，心中作惡，彷彿要把腸胃一下從口腔中翻出來一般，她一躬身子，把吃進肚腹去的東西都一齊嘔吐出來了。

「山鷹吐了，山鷹吐了。……」王震寰叫着。

梅亞輝，王翔雲，夏淑明她們幾個都停下來，回頭望着。山鷹走了幾步，又連續的嘔吐幾口，顯然腸胃中沒了什麼東西往外吐，現在所吐出的都是黃水，她感到口裏又苦又酸，眼淚流滿了臉。她直起身來，把胃裏的東西都吐乾了，如今稍微感到輕快些，頭也不暈了，只是眼睛所望見的景物與人影，似乎都起了變化。

「山鷹，你怎麼了？是不是受了涼？」梅亞輝跑過來問，又伸手去試試她頭蓋的溫度。

山鷹搖搖頭，什麼話都不想說，只是呻吟着醒鼻涕，用手帕子拭眼淚，用手推着梅亞輝走，她也跟隨着走。

「山鷹，你是不是心臟病又發作了？」王翔雲親切的問。

山鷹嘆了一口氣，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覺得心裏作嘔。」

王震寰與夏淑明在前面走，王震寰小聲對夏淑明說：

「說不定是霍亂症吧？現在霍亂症很流行呀。」

夏淑明沒有回答，只繃繃眉頭，回頭望望山鷹的臉，格外顯得蒼黃了。她對梅亞輝說：

「山鷹若是走不動了，還是想法子給她找一副担架吧。」

梅亞輝也同意夏淑明的提議。梅亞輝攙着山鷹，在一條很窄的田徑上走着，問她走得動不？若走不動，前面小村子裏去，找一副担架來。山鷹很倔強的說：

「我沒有病，怎麼走不動？你們別管我，死不了的。」

說着，山鷹掙扎着脫開梅亞輝的手，一個人自己走着，但不知怎的，兩隻脚已不似以前那麼靈活，聽受調用了；身子彷彿駕騰在雲霧裏，東搖西擺的放不平衡，幾乎跌下水田去。梅亞輝看她的樣子，確乎是有病，趕快搶上去又攙住她的手，說：

「山鷹，你別太倔強呀，看你走不穩了，我又攆着槍，攙你又不得勁兒，叫王震寰來扶扶你吧。」

王震寰年輕力強，跑上來扶山鷹走，她對山鷹本有些害怕，如今見她行動失常的樣子，對她就更一懷了異心。她早聽說過山鷹的神經不健全，有時候她神經病發作起來，還要亂打人，扯人的頭髮，萬一這次山鷹的神經病發作，那她一定要被山鷹推下水田去了。王震寰一面走，一面想着，扶山鷹的手不免有些顫抖。她發現山鷹在喘氣，呻吟，突發現山鷹的脖頸一伸，身子一彎，哇的吐了一聲，一面吐，一面咳嗽，呻吟聲更不絕於耳，這一次嘔吐出來的是更黃更濃的東西，在她口裏像吃過黃蓮一般發苦。山鷹發現吐出的那黃東西，不禁呻吟着喚叫道：

「媽呀，我患的什麼病喲？」

這句話說完，她眼睛裏的淚珠如雨點一般掉下來。王震寰站在一旁只是呆呆望着山鷹，尋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一直等到後面駝東西的牲口擠到背後了，她們才開始往前走。……

梅亞輝與王翔雲兩個人跑到前面山坡下一個小村落裏，強拉來一副担架，讓山鷹躺在担架上，大家才繼續走路。太陽被雲氣包圍着，是個半陰天兒，四處的山坡，丘崗的小路上，都有散亂的隊伍退來，穿着狼藉不整齊的衣服，有些是受了輕傷，胳膊或脖頸間用繃帶裹了傷口。馬匹與挑東西的伙子更是雜亂無序。山崗與狹石裏楓樹林寂寞得可怕，彷彿靜聽着從遠處傳送來沉重的碾鳴。

忽然，在後面走的幾個人：魏甦，張樹民，范樸等，慌慌張張的跑上來，一個人提着一枝槍，魏

難在前面，那因發急更顯得笨重的身子，跑起來越加令人發笑。他一面跑，一面喚叫前面走的梅亞輝

：「梅亞輝，梅亞輝，你們等等，有事對你們講呀。」

梅亞輝回頭發現是魏甦他們，並且看見他們的面色都有些失常無血色，她心裏不免也有些着慌，趕快過來低聲問道：

「什麼事呀？」

魏甦喘着氣，小聲說：「剛才司令部傳下來的密令，說是前面發現敵人騎兵，還有步隊聯軍，路線要向右轉，還得時時戒備着些，因為我們這一部分人都是沒有做過戰的，雖然有幾根槍，但若真的遇到了敵人，恐怕用處很小。……」

「大隊呢？大隊走那條路去了？」梅亞輝問，兩隻眼睛瞪得又大又圓。

「現在行軍機密，我也不知道呀。」魏甦說。

「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脫離大隊呀。若是與大隊脫離開，我們這些非戰鬥人員，若真遇到敵人，還有什麼辦法？」

「事既已如此，沒有什麼別的法子可想了。」魏甦纏着鼻梁說：「現在我們只有硬起頭皮來走，若遇不到敵人自然是幸運，若真的遇到了敵人，那只有幹。」

魏甦說話的態度彷彿很堅決，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那兩顆常露的小白牙齒，現在也很少露出。王震寰與夏淑明聽了魏甦的話，被嚇得哭起來。梅亞輝叫道：

「哭什麼，你們真是沒有用，遇到危難的時候，就哭起來，哭有什麼用處？現在是拚死活的時候啦。……」

梅亞輝有些生氣的板面孔，兩個哭的人看見梅亞輝的那一對瞪圓的眼睛，便又不哭了。穆焚心裏雖也有些慌，表面上却還鎮靜，他說：

「我們得有個人照顧山鷹呀！若真遇到了敵人，她是走不動的。」

「那麼請你照顧她一下，好不好？」梅亞輝對穆焚說。

穆焚答應了，跑過去隨了山鷹的担架走去。這裏的隊員們仍舊混雜在挑仗與駝東西的騾馬羣裏。

翻過一個山坡，沿着半山嶺旁一條路曲折過去，向一條山狹走着。……

礮聲響得很近，機關槍也時常傳來，只是在這亂山裏，回音太雜，弄不清槍礮是從什麼方向發出的。從每一條山狹或楓樹林徑中都有部隊零散的走出來，都帶着慌忙恐怖的面色，路綫都沒有有一定，如今已變成混亂的狀態了。

政治工作隊的行軍路綫也逐漸紋亂起來，三五一組的分散了。那沒有經過戰事的隊員，神經質的時時提高着警覺性，彷彿敵人的機關槍或礮彈時時都有從高山頭或森林中射出來的可能性。穆焚跟隨了山鷹的担架，拐下一條山狹的小路，據那兩個抬担架的農夫說，往宋埠去，這條路是捷徑，穆焚也便隨了他們的意思走。山鷹睡在担架上，被担架搖撼得又嘔了幾次，她清楚她的病症並不是尋常的病，在她意識中有一種可怕的猜測，她猜測這也許是生理上一種變化的現象，雖然她以前沒有過這種經歷，可是她會看到過懷孕的女人們最初常常鬧着這種嘔症的。一種恐怖的思想飛閃過她的腦海，但他很快的又把這種思想排散，微睜着一雙眼睛，望着兩旁搖動的山坡，松林，楓樹，荒草，與遠處山谷下閃光的小溪。

「山鷹，山鷹，」穆焚見她睜開眼睛，便喚她道：「好些麼？頭還覺得暈不暈？」

山鷹望了穆焚一眼，搖搖頭，表示不要緊了。接着她又問穆焚：

「他們呢？在後面麼？」

「他們走另一條路去了，我們走的是超路，也許比他們要先到的。」

誰知在這時候，背後噼噼一陣脚步驚慌的追來，是張樹民，他攆了一枝步槍，喘着氣叫着：

「你們怎麼走這條路呀？錯了，快向右拐，不能與團體分開呀！危險！危險，快向右面的小路拐

過去，若不着我看見，你們說不定要走進敵人窩兒裏去了。」

山鷹聽得張樹民的話，嚇得頭皮發寒。穆焚還莫明其妙，回頭向張樹民說：

「這兩位老鄉說是走的超路呀。」

張樹民那張猴形臉被嚇得焦黃無血色，無可奈何的搖搖頭，擺着手叫道：

「不能走超路，這裏你們一點也不清楚，快拐，快向右拐，再遲三十分鐘，你們都要被敵人活活

擒去的。」

穆焚一聽得張樹民這話，却嚇得舌頭根兒都有些木了，他知道這情況不佳，趕快叫抬担架的快子向右邊的小路拐去。誰知剛剛翻過一條小山崗，只聽背後一聲哀號，這一聲飛在空中的嘯叫，已經把提高警覺性的每一個人的神經劃開一道恐懼的深溝，使每個人都感到走到敵人跟前了。

轟！……在一叢楓樹林裏衝起一股煙塵，緊接着又是幾聲爆炸。……

「向低處走，向低處走。」張樹民叫着。

誰知那兩個夫子早已被嚇軟了腿，渾身抖着，担架被放在地下一步也走不動了。山鷹從担架上跳下來看見張樹民與穆焚面色蒼白，她叫道：

「快離開這裏，向那山谷裏走，這山崗子上危險吶。」

這時候，那兩位男同志才彷彿被山鷹提醒了，山鷹身體也似乎有了力量，向着山崗下面飛快的走，張樹民和穆焚也隨了她走去。後面那兩個抬担架的伙子，被嚇得魂不附體，担架也丟了，跟着山鷹他們後面哭叫着：

「天爺呀，我們可往那裏走呀？」

突然一陣機關槍掃過來，直把附近山頭上的樹葉掃得紛落，接着四處都響起了槍，兩位老鄉被嚇得爬在田溝裏了。張樹民想起了他自己身上的步槍，他一面摘下槍來，一面對山鷹與穆焚說：

「你們沒有武器，快點離開這裏。……」

張樹民說着，便撲倒在山坡上一叢灌木後面了。

滿山遍谷都是槍彈激彈的嘯叫與爆炸聲，現在已不知道什麼是死與活了，山鷹不管一切，認定了

路綫，繞着凹路走，穆焚跟在她的背後，當他們繞過一個山谷向一座大山背後走時，槍聲逐漸距離他們遠了，山鷹發現一個穿軍衣的女孩子，一面哭，一面跑，山鷹大聲喚她：

「王震寰，王震寰，……」

王震寰回頭發現山鷹與穆焚，便哭得更厲害，她一面用手帕子拭着眼淚哭，一面說：

「他們都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給夏淑明挑東西的快子，我親睛看見把東西一丟就跑了，我又不認得路，可往那裏走呀？」

王震寰說着，又揉着眼睛哭起來。

「你別再哭，快跟我們走，這裏不能站的。」

王震寰這才不哭了，也振起了精神隨着山鷹走。逃難的人羣與潰散的兵隊們，把一條條的山路都擠滿了，敵人的礮彈有時還對了那逃難的人羣轟擊，直把附近的難民轟擊得啼叫着，哭着，發出一片慘聲，似熱鍋裏的螞蟻一般不知如何逃散是好。

經過一晝夜的奔逃，山鷹，王震寰，穆焚，三個人才算脫離開戰場的火網。雖然已有兩天沒有吃東西，山鷹的嘔吐症仍沒有好，一路的作嘔，損傷了她的健康。

「山鷹，你還是坐担架吧！」穆焚說：「若是再走下去，你恐怕受不了了。」

山鷹嘔吐得滿口都是苦酸，到大路旁一家小店舖前面的桌檯上坐下了，用手撐着頭休息一會，說

「穆先生，你們也需要休息了，休息一下，吃了東西再說吧。」

穆焚的臉因勞累，倦暈，顯得更黑更瘦，穿着那一身草綠軍服，簡直與那戰壕裏的大兵沒有兩樣。三個人在一家小店舖前面的桌檯上坐下了，王震寰說：

「夏淑明她們不知跑到那裏去啦？」

山鷹頭髮鬍鬚亂雜，臉上額上也散着不少頭髮，但她沒有一點心緒用手理一理，也不想看一下人，她只是無可奈何的嘆長氣，對王震寰說：

「唉，算了，算了，現在我們自己都顧不下自己了，誰還有心情去管她們！」

這一句話剛才說完，她偶然又一彎身子，胃腸像要從嗓喉中翻出來一般作嘔了。因為吐得太厲害，眼淚鼻涕一齊流下來，但口裏除了吐出一口黃水，咳嗽出來一點痰沫，別的什麼都沒有吐出來。王震寰替她輕捶幾下背，說：

「山鷹，你還是到醫院裏去看一看，若不然把病就攔了就不好了。」

「是呀，你應該去看看才好。」穆焚也附和着說：「到底也明白是什麼病呀。」

幾個人談着話，飯館子裏的小夥計跑出來用抹布抹桌子，問他們吃什麼菜飯，他們隨便叫了兩個菜，吃大餅，山鷹只嘗了兩口菜，便放了筷子，不想吃什麼，接着就又把吃下胃口去的兩口菜又嘔吐出來。

公路上散亂的隊伍時常成夥的走過去，一批飛機過來了，這附近的店舖小夥計們不知道怕，還站

出去用手掌遮了陽光看，一會，轟轟的聲音遠了，小館子的夥計們叫着：

「飛機天天過，一天比一天飛來的多，有的人說是去炸漢口的，……」

他的話還沒說完，只聽得公路前面不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沉重的爆炸聲，這時，許多人都直起了脖子，瞪大眼睛，有些胆子小的却往附近土坡的叢林裏跑。飛機的嗡嗡聲還隱約可辨，接着又是一連串的爆炸聲，聽着這聲音是不遠的。

「是炸宋埠哩。」有人叫着。

接着便看見一團黑煙，從前面的遠空騰起。爆炸聲震得這些小草房子都顫動起來。

穆焚，王震寰，山鷹他們三個人，也趕快離開了那幾間草店子，往附近土坡旁邊去躲。爆炸聲還不停的傳來，山鷹一點力量都沒有了，她倚靠着土坡呻吟，聽着遠處的爆炸聲，心裏有不可名狀的恐怖，難過。

「穆焚，」山鷹說：「我們到底到什麼地方停止呢？我實在要安靜呵！」

「到前面，到宋埠，聽說我們的司令部便停在那裏，梅亞輝他們也都到那裏聚會的。」

「唉，還有多少路呀？」

「最多也不過十來里路啦。我看到那裏你先找個醫院去檢查檢查，到底是什麼病？」

山鷹沒有回答什麼，又嘆了一口氣，呻吟着。

王震寰站起來，向遠處爆炸過後的地方瞭望，又向有行人的公路上望，公路上的行人多半都是散兵，傷兵，担架，顯得十分驚怖的情狀。忽然從他們背後遠處的山叢中又傳來幾聲沉重的礮鳴，接着又是連排的幾聲，王震寰又回轉身來向着背後山叢的影子望，她忽然發現公路上有一個穿軍衣的女兵，手裏撐了一根棍子，一顛一拐的走着，很像夏淑明，王震寰便喊了一聲：

「夏淑明，……」

那公路上撐棍子走路的女兵果然停下來，向他們這裏望了：

「王震寰，你們在這裏呀！我的天爺爺。……」

王震寰也認出她是夏淑明，飛似的跑上去，一面跑，一面叫着：

「夏淑明，夏淑明，你怎麼一個人來了，他們呢？他們還在那裏呀？……」

「唉，別提了。」夏淑明嘆一口氣說：「梅亞輝被敵人打死了。還有李輝也受了傷，我也差一點兒沒有被敵人結果了呀！……」

山鷹騎在荒草的土坡上，聽得夏淑明說梅亞輝死的消息，一下便跳起來，病也似乎好了，瘋子似的一直奔到夏淑明跟前瞪圓兩隻眼睛問着：

「你的話是真的？梅亞輝真的死了？……」

夏淑明眼睛直楞楞的望着山鷹：

「怎麼不是真的，這還是開玩笑的事情麼？」

夏淑明說着，喘幾口氣，因為她的脚磨起了泡，疼得歪側着身子，用木棍子斜撐起身體。因為幾
晝夜不安靜的生活，夏淑明的臉也瘦得很難看。

「梅亞輝怎麼死的？她死的經過你知道麼？」山鷹蒼白着臉兒說：

夏淑明說她也不很清楚，她是聽張樹民說的，屍首她是看見的，他們把它埋在一個山坡上，並且
做了記號，等以後平靜時他們好去起屍首；據張樹民說她死在一條小河邊上，當張樹民發現梅亞輝的
屍首時，梅亞輝手裏的槍還握得緊緊的不放，胸部和頭部都中了彈，大概是被機關槍掃中的，因為彈
痕很多呀！她全身都是血，死得真慘呀，……

夏淑明的話說得大家都滴下了淚珠，尤其是山鷹忍不住的哽咽起來，用手帕拭着眼淚，像失去了
慈母一般難受，悲傷。

「現在張樹民他們是不是都在一起呀？」山鷹拭着眼淚問，一雙眼睛哭得紅紅的。

「他們都在一起，還有李輝，她的傷並不重，只是左臂上被子彈滑破一層皮，出了些血，不礙事
的。他們因為料理梅亞輝的喪事，所以還在後面。我因為脚疼，比他們先走了一天，他們都說在宋埠
聚齊的。你們也不必再傷心，事情的發生都是天定的，我們有什麼辦法？梅亞輝的死是打敵人死的，
她死得很光榮，我們應該向她致敬。勸慰他們說等到稍微安靜了我們再給她開一個追悼會。……」

夏淑明，你的行李呢？你的行李丟了沒有？」王震寰忽然想起了夏淑明的行李，問道。

「人都死了，行李怎麼還能管？」淑夏明蒼白着臉子說：「行李丟是一定丟了，唉，我真想不到到戰地來發生這麼大變動，流動得這樣厲害。」接着她又嘆一口長氣，誰也不知她是在爲梅亞輝的死感傷還是爲了她丟掉的行李難過。

穆焚心裏也很難受，男子的眼淚雖然比女子的眼淚不容易落下來，但他心中悲傷的程度，未必次於山鷹她們。他灰白的面孔因悲傷更顯得難看，削瘦，他只有用別種方法遮掩他的悲傷。他望望太陽，已經偏西了，便催促她們道：

「好了，我們還是趕快趕到安埠去，大家都不要再難過了，快點趕路吧。」

但是那兩天沒有吃東西的山鷹，怎經得起梅亞輝死的悲傷呢？走不了兩步，便又作嘔起來，眼淚鼻涕掛滿一臉，無論如何是走不動了。夏淑明穿着一雙草鞋，哭喪着一張憂鬱的臉子，望着山鷹的病態，什麼話都不想說。她萬想不到山鷹是害懷孕的病症，她也想不到在汜水時，山鷹會遭受到不測的蹂躪，她和大家一樣的只知道山鷹是病了。因爲她經過礮火與梅亞輝死的恐怖，山鷹的病在她眼目中已經刺激不起她的什麼感情了。淑夏明冷靜的望着山鷹，很久，也不說話，彷彿是一個獸子。

「走不得，還是坐担架吧。」王震寰用拳頭替山鷹輕垂着背說。

穆焚不管山鷹同意與否，很快的跑到前面幾間草房子裏去尋担架。這後面三位女同志拐拐跛跛的

走着。山鷹一陣嘔吐停止，便又直起腰來，扶着王震寰的肩膀走的夏淑明，撐着一根棍子，一歪一斜的在前面走。一輛汽車從公路上飛過去，捲起一帶黃塵，很久都不散。她們混雜在散兵與塵土中走，眼看着太陽就要黃昏了，那鬧吵的汽車越過越多，把一條公路弄得烏煙瘴氣。

黃昏時，穆焚從附近找來一副担架，山鷹坐上了担架，大家的進度才快了些。一直到天黑，才趕到宋埠。誰知宋埠已被敵機轟炸得非常殘破，把一個小汽車站炸得沒了一家好房子，四處都是倒塌的屋骨瓦片，街當中被重量炸彈掘開兩丈深似池塘般大小的坑壕，城裏尚有未熄的火煙炯炯閃光。

他們尋到一家破樓，在樓板上鋪了乾草，勉強度過夜。第二天，王翔雲與李輝也來了，李輝的一條左臂上捆着白布，兩個人的衣服泥污，破舊，臉孔被陽光蒸晒得又黑又瘦，王翔雲因為悲傷過度，兩隻眼睛深陷下去，顴骨豎起更高。接着，後面三個男同志：魏甦張樹民，范撲他們也來了。幾個人都是蒼白着臉兒，范撲兩隻眼睛哭得紅腫着。每個人的衣服都是骯髒得不像樣子。他們幾位曾經搶到鎗的男同志，肩背上還掛着那沉甸甸的步槍，胸間佩了子彈袋，大家誰都不肯先說一句話，都沉默着

○……

九

宋埠這個小鎮城，位居在大別山脈支脈的郢陵地帶，距離漢口與平漢路的花園車站都不遠，自從它遭受敵機的殘炸後，城裏的居民市商都遷得一空，白天，那被炸得稀爛的街巷，除了看見餓犬啃着被炸斃橫躺在瓦礫裏的死屍外，看不見一個人影。尤其在晴天的太陽下，城牆上的破鐵鐘一敲起來，破爛狼藉的城裏，更顯得恐怖。城外一條沙河，也無一個人挑水，洗衣。敵機一批一批從頭頂飛過去轟炸漢口。

政治工作隊隊員們，與司令部取得聯繫以後，因為沒有工作做，每天太陽一出來，聽得破城牆上的鐵鐘一響，他們照例帶着一個小包袱或是挾了一兩本小說跑出去躲飛機。因為梅亞輝的死，鬧得大家心境上都罩上一層暗影，尤其是山鷹與王翔雲兩個人，心情最惡劣，梅亞輝的丟失，她們彷彿失去一位親大姐一般難受，兩個人的眼睛總是紅紅的掛着淚珠。在躲飛機的時候，王翔雲與山鷹總是在一起，尋找一處安靜的灌樹林去坐。

「這一次梅亞輝死，鬧得我什麼都不想幹了。」王翔雲說：「她死了，就如失去一位老師似的，我們的生活如果沒了她，就等於失了指導者，這還有什麼意思呢？在她沒來到以前，我天天盼望她早

點來，誰知她剛一來到，就遇到了戰鬥，捨棄我們走開了呢？」

王翔雲說着話，拭了眼睛，對山鷹望着。山鷹舉手理着亂髮，聽得王翔雲這悲痛的話，眼睛裏禁不住又濕潤了。她因爲嘔吐症仍未痊癒，吃不下東西，臉孔削瘦了許多，顴骨露出了，鼻子高了，眼睛縮小了，一切外貌已不似以前山鷹的樣子了。她無目的的向着遠處一條沙河的黃沙灘裏漠然的望着，說：

「我的心情壞極了，若沒有她，我也決不到這裏來，全是因爲她到西安去，刺激了我，我的勇氣才增加，不然，恐怕我還在西安呢！」忽然，山鷹哽咽起來了，眼淚撲簌簌從她眼眶裏成串的滾下來，彷彿她想起了一件什麼傷痛的事刺扎了她的心，痛得不能忍耐，淚水像泉一般往外湧，她舉起手帕去拭眼淚，一面拭着淚，一面還哽咽着說：「唉！我若真的還留在西安的話，說不定現在已經自殺了，父親在失業的惡劣環境裏，誰的心情會好起來呢？而且不幸的我，偏偏又這麼……」

「你的事，我早已聽梅亞輝說過了，我很爲你難受了好多天。」王翔雲說。

「不是那，……欸，那自然是我一件不幸的事，還比那使我更痛苦的，是，是董子遜那東西，他欺我太甚了。……」

「你說董子遜，你已經又遇到了他？」王翔雲突然睜大了眼睛，驚異的問。

突然，山鷹神經質的感到自己說錯了話，這是一件關乎她前途幸福的極祕密的事，也不應該告訴

任何人，她睜大了紅濕的眼睛望望王翔雲什麼表情，又向四週看看有沒有熟人來。然後她不哭了，對王翔雲說：

「我沒有遇到他，我沒有遇到董子遜，我是說的以前的事。……」

「你提起了董子遜，我也想起了，以前他曾到過我們隊上找過你，到處探問你到什麼地方去啦，他去找你呢。他還說……」

山鷹有些忍耐不住了，喘着氣，瞪圓兩個大眼睛，急迫的追問：

「你看見他了麼？他還說什麼？他對你講一些什麼話？」

「我前天還在亂雜的人羣裏看到他，他說他聽說你來了，他也請求調到我們司令部裏當參謀，他還到處打聽你呢？他並……」王翔雲忽然覺得不應該把這些事告訴山鷹，有些失悔的樣子，但話已說出，也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了，便只好說下去：「他並且還想要找你的……」

「哦，……」山鷹打了一個寒戰，彷彿要發癩疾症一般的，身體感到一陣寒冷，聲音有些顫抖：「那麼，這裏我是不能久待的了。……」

山鷹說着，心裏又湧上一陣悲涼，立刻又嘔吐起來，這一陣嘔吐使她懷疑到生理上的變化，在她意識裏她已經斷定董子遜確乎把她的青春斷送了，她的嘔吐決不是什麼病症，確乎是生理上的變化。

「你還是到醫院裏去看看吧，病就攔了可不是玩的。」王翔雲望着她躬曲的身子，頭低着嘔吐得難受

的情態，嘔了半日，也沒吐出什麼來，只是一些黃水與痰沫，王翔雲也很替她難受的哭喪着臉，望着她吐在地下的一些水。

山鷹沒有回答她的話，只是低了頭呻吟，眼淚又流出來，王翔雲也不知怎麼安慰她才好，最後只湊上去伸出拳頭輕輕替她捶着脊背。山鷹直起腰來，把頭上的軍帽摘下，拿在手裏呻吟着說：

「哎喲，我真難過呀，真不如早些死了呵！哎喲，人生的愁苦我可再不想忍受了。」

王翔雲聽她的話，覺得她又灰了心，便望着她的面孔，大聲說：

「山鷹，山鷹，你怎麼又說出這種懦弱的話來？這幾年的戰鬥你白白的過了麼？你一點也沒有磨鍊出來麼？山鷹，那話可不能再說呀！」

山鷹睜開了眼睛，一臉的眼淚與鼻涕，把一個曾經似剛放開花苞的女孩子，弄成這般骯髒無精神，現在她彷彿是一個精疲力竭的小動物，被那殘暴的野獸蹂躪得沒有一點反抗力了，那裏還能顧及到懦弱不懦弱呢？她只有吟呻，嘆息，什麼話都不想與王翔雲說了。

王翔雲以爲她又發了什麼痴病，說不定又要扯她的頭髮，所以王翔雲離開她遠遠的坐在一叢灌樹林旁邊，疑神疑鬼的望着，山鷹的動作與表情。

正在這時候，從那被太陽晒得閃黃的沙河灘裏，走來了夏淑明與王震寰，兩個人遠遠望見她倆在灌樹陰涼下坐着，便對她倆招手。夏淑明的腳還沒有好，走路仍有些跛，她戴着軍帽，兩根小辮子露

在頭外，簡直不像個武裝者。還是王震寰穿起軍服戴起軍帽來，說是武裝同志一點也無愧色，走路也是那般直昂着頭頸身腰，除了那兩個臉蛋圓胖些外，不然便與男兵沒有分別了。

「山鷹，山鷹，我們替你找到醫院了，你去看病吧！」王震寰跳上河堤來，一面向這裏走，一面向大聲說着。夏淑明還在她背後用手攀了亂草，生怕有荊棘刺子扎着她的脚，慢慢的往堤上爬上來。

山鷹聽見王震寰的說話，回頭用感謝的目光望着她們的姿影，嘴裏仍是呻吟嘆息個不止，也沒回王震寰什麼話。王翔雲却從旁邊的土坡上跳起來，迎接着向這裏走來的兩位女同志笑着說：

「醫院在什麼地方呀？離這裏遠不遠？剛才山鷹又吐啦。」

「就在那山後面，不遠，是個美國醫院。」王震寰說：「若是現在去，我們可以引路。我們已經打聽過醫院看病的手續，掛號進去就行了，若是清苦一點的人，醫藥費可以免收的。」

「噢，……」王翔雲說，又對了山鷹：「那麼我們就去吧！」

山鷹對自己的病懷疑，她生恐醫生證實她的嘔症是懷孕的現象，她搖搖頭說：

「不要緊的，過幾天再看吧。」

「山鷹，病是不能耽擱的呀。」夏淑明走來說：「病就擱久了是不好的。」

山鷹搖搖頭，繃着眉尖說：「你們都不要管，我現在不想去看。」

王翔雲看山鷹那股執拗的倔強性子又上了，便趕快對夏淑明和王震寰說：

「山鷹的病不要緊，她若去時，我陪她去就是了，她是不愛人多吵雜的。」

接着，大家的談話重心便轉移到別的問題上去，又談了一陣梅亞輝死的情景，和戰場上的情況，

王震寰忽然說：

「范樸的眼睛都哭腫了，我們剛才從沙河那沿兒來時，看見他一個坐在河岸邊的樹林裏發痴，說不定又是哭哩。」

「他爲什麼哭得那麼厲害？」夏淑明忽然問道，眼睛望着王翔雲。

王翔雲帶着顫抖悲涼的嗓音說，范樸與梅亞輝感情好，所以他比較難過些。說着，她自己的眼睛裏也忍不住淚濛濛的了，自然，這又勾起了她對梅亞輝的思念。王翔雲扭過臉去了，伸出手捏住了兩個鼻孔，用力醒了一下鼻涕，掏出手帕子來揩鼻子，趁機會也把眼淚揩掉了，可是兩隻深陷的眼眶仍不免紅濕濕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流過眼淚的。

一陣風吹來，把樹叢吹得搖頭，河灘裏的黃沙旋轉，河水澄藍得極美麗，沿着河灘凹處伸展着懶腰，河帶窄處，塔着一條木板橋，橋那岸是陰陰蒼蒼一片叢林，隱露着幾間房屋的磚壁灰牆。忽然從那小木板橋上跳過來一個穿軍衣的人，那是張樹民，發現河灘這邊的幾個女隊員，便對她們揮手叫道

「緊急鐘響了，趕快疏散開呀！」張樹民叫着，已經在河灘裏尋到一處有草的地方仆下了。

這時候，她們才聽見從城裏傳來的緊急的鐘聲。她們分了兩起，夏淑明與王震寰兩個人一起，躲進附近一叢芒草窠裏去，山鷹與王翔雲仍留在那叢灌木旁邊，往裏面挪了挪，坐着不動。

「等一下，若是飛機不來，我們還是到醫院裏去看看你的嘔吐病。」王翔雲說。

山鷹默默的點一下頭。

頃刻間，已經聽得飛機的轟轟聲了。有兩架飛機，繞着附近的幾個山丘打旋子，低飛掃射，不知發現了什麼目標。附近隱避在荒草或芝蔴田裏的人，都驚得胡亂的跑起來，不知往什麼地方躲避爲安。那兩架飛機一轉身，便又直翻到這條沙河的頂空來，聲音十分沉重，飛得幾乎磨着樹尖子了。接着那令人心寒的機槍聲，便又噹噹噹順着這河邊的樹叢荒草掃下來，來回拉了兩次鋸，才算沒有發現什麼，又飛去了。

王翔雲緊握住山鷹的手腕，嚇得顫抖，倚仆在那樹叢裏面，兩隻眼睛緊閉着，等到飛機飛遠了，聽不見了聲音，她才鬆出一口氣，睜開眼睛說：

「唉，這一次死又撞過去了。」

「這一次的飛機飛得那麼低，連那駕駛員都看見了。」山鷹微笑着說。

「你看見嗎？你怎麼這樣大膽子！我連眼睛都不敢睜啦，因爲經過幾次的轟炸，把我的胆子嚇酥啦，現在我一聽到飛機的響聲，就像要死去一樣。」

「唉，」山鷹嘆一口氣說：「你閉起眼睛也沒用處呀，閉起眼睛就可擋住子彈了麼？」

「不，不是那，」王翔雲說：「因爲有兩三次飛得在我頭頂上用機槍掃射，從那以後，我受驚太很，所以再聽得飛機的聲音，就……」

「好了，你別再說，我知道是因爲受驚太利害。走吧，你跟我到醫院去吧，」

王翔雲與山鷹離開了那灌樹叢，穿過小木板橋，往美國醫院去了。

淑夏明與王震寰從那芒窠中爬起來，一面拂着身上的塵土，一面走出來尋山鷹她們，王震寰發現她倆走過河去的背影，便對夏淑明說：

「她們過河去了，一定是去看病。」

夏淑明也望見她們的背影，痴痴的看了一會，嘆一口氣說：

「唉，我真沒有見過這種怪人，長多大了，還像小孩子一般執拗。」

「真不知道她倆個搗的什麼鬼。」王震寰也望着那漸走漸隱進樹叢去的山鷹和王翔雲的背影說。

接着也出一口長氣，似乎接應着夏淑明的嘆息。

太陽已經偏西了，那閃爍着光亮的沙灘裏走着張樹民，接着從那小木板橋上又搖過魏魁來，魏魁顛着圓粗身子遠遠在招手喚叫：

「張樹民，張樹民，你看見范樸來麼？」

張樹民回過頭看見是魏甦喚他，他只搖搖那猴子臉，尖聲怪叫着：

「沒有呀，自殺了吧！」

「說真話，別開玩笑呀。」魏甦走近來，縐着鼻梁，露出兩顆小白牙齒說：「找半天沒看見他了，若真的再鬧出一條人命來，那麼我們這一夥朋友就太不幸了。」

站在河邊上的夏淑明聽見魏甦打聽范樸，就湊上幾步來，說：

「在飛機沒有來以前，我們從河那沿兒看見范樸的，就在樹林子裏坐着呢。」

「我剛從樹林子裏出來，怎麼沒有看見他呀？」

那滑稽的猴子臉張樹民，對魏甦做了一個鬼臉，向後退了兩步，像戲台上的丑角一般，望着魏甦

說：

「跳河了，自殺了，這可怎麼辦哪？哎喲我的天爺爺。……」張樹明說着，又擠眉弄眼的做出詼諧的表情。

王震寰看了張樹民的表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露出一口寬大不整齊的牙齒，幾乎笑得她喘不過氣，掉下淚珠來。夏淑明也用手怕子撫起了嘴。

魏甦被急得瞪圓兩顆眼睛，鼻梁縐得更厲害，向旁邊一扭，表示生氣的樣子，叫道：

「張樹民，你開玩笑也太厲害，怎麼也不看個青紅皂白呀，哼，像你這種態度，不但不關心朋友

，並且還破壞人家的關心，我真不知道你是什麼心理！梅亞輝死了，人家的壞心情你不但不安慰，反倒幸災樂禍的，這裏面你莫非有什麼忌恨！」

這話可把張樹民說得臉孔拉下來了，瞪起了他的一雙眼睛，露出那一口煙黃牙，叫道：

「你這是什麼話！你別看不起人呀，難道你把咱張樹民看得那麼卑賤嗎！就是一輩子找不到女人也不能愛那麼一隻老母豬呀。……」

「好，好了，好了，……」魏甦忽然感到在女同志面前說這些話不方便，趕快軟和下來說：「是我說錯了話，請你少講幾句吧，原諒我，別再說了。……」

但是那已動火了的張樹民，怎按奈住一腔牢騷的衝怒呢？一連串的說了許多沒顧及的話，他說他若有心對那梅亞輝有什麼邪念頭，他願挖心剖肝；他說若不是梅亞輝死了，他情願把她叫來當面證實；……直把魏甦說得嘴歪眼斜，沒有方法阻止他的話。那兩位女同志覺得這些話聽得無益，也悄悄溜到遠處的樹叢裏去了，只剩下魏甦與張樹民還在那沙河灘裏吵個不清。

魏甦與張樹民的一場爭吵平息過後，張樹民一個人賭氣的跑到附近一個小茶館裏去吃茶。魏甦又找了夏淑明與王震震過河到樹林裏去尋范樸。范樸並沒有跳河，也沒有自殺，却一個人坐在一處荒草叢生的墓地碑林裏默默自思，愁嘆，兩個眼睛像棗子一般紅腫着，淚漣漣的閃着光，看見魏甦與夏淑明他們，就趕快舉起手帕子拭眼淚，怪不好意思的抬不起頭來。

「范樸，唉呀，害我們把樹林子都跑遍了。快起來，跟我們去走走，一個人待在這裏幹什麼。」魏甦喘一口氣說，伸手去拉范樸。

范樸怎麼肯依！因為當了兩位女同志的面，更有些難爲情的不肯站起來，低着頭，也不說話，只是嗒嗒抽鼻涕。

「一個人不能太悲觀了。」魏甦又繃起鼻樑說：「人生本來是一幕悲劇，所以我們生活在這悲劇裏，就應該把心放開朗些，尤其是像我們這樣年輕的小夥子，遇到一點刺激，若是哭哭啼啼的，豈不讓人家笑話！范樸，我是很清楚你的，因為我們相處的日子最久，你還不聽我的話麼？」

「是呀，范樸，別哭啦，跟我們走走去吧。」夏淑明也隨着說了一句。

顯然，范樸的難爲情被夏淑明的話一下便解除了，而且他自己以爲女同志們也洞悉了他的內心，立刻感到無上的安慰。又經過夏淑明和王震寰幾句話的勸慰，范樸拭乾了眼皮，便站起來隨他們離開了荒涼多草的墓地碑林，從那條小木板橋上走過去，在起伏的沙灘上散着步。

山鷹與王翔雲翻過了一座山坡，在一個狹谷裏發現一個很大的圍牆，圍牆裏是一片樓廈和瓦屋建築，裏面的樹木葱鬱，有似花園一般清幽宜人。在那樓頂的鋅板上塗着美國的旗幟，她們斷定這就是美國醫院了，兩個人順着山坡窄徑一直走過去。

在醫院裏，是一個穿了白外衣的中國女醫師替山鷹珍視的，那女醫師照例把溫度表插進她嘴裏舌根下，試了溫度，並沒有超過常人的度數，隨後那醫師便問了她的病症，山鷹把嘔吐的情況告訴了那女醫師，女醫師點點頭，隨後縐起眉額，望着山鷹那消瘦下去的面孔，問道：

「你可結過婚了麼？」

「沒有。沒有。……」山鷹搖着頭，堅決否認，臉上緋紅了。

那女醫師的兩顆眼睛從山鷹那難以忍耐的臉孔上，移到別處去，看定了桌子上一個裝消毒藥棉花的玻璃瓶子，在思慮着山鷹是患的什麼病。一會，她又讓山鷹坐在一張椅子上，叫山鷹張開嘴看看舌頭，又用手摸摸她的額蓋，問道：

「發過燒沒有？」

山鷹搖搖頭說：「沒有。」

「是不是想吃些新鮮有刺激性的東西？」

「是的。」山鷹的聲音有些顫抖。

現在那女醫師的臉帶露出一些諷譏的微笑，取過藥單子來開了幾種藥，告訴她說這是開胃的藥，回去用開水服下，飯前吃。說着，又對山鷹笑一下。山鷹取得了那藥單子，臉上感到像火一般燒得發熱，她覺得這女醫生簡直像審判官一般可怕，趕快和王翔雲走出珍室來，心裏跳得發慌，似乎又要嘔吐的樣子，她極力忍壓着，閉了幾口氣，飛快的跑出了醫院大門口。

「怎麼，山鷹，你不取藥？」王翔雲忽然問道。

山鷹搖搖頭，嘆一口氣，說：「算了，藥是開胃的，我不吃那藥。……」

王翔雲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覺得山鷹性子真個古怪，醫生給開了藥單子，不吃藥病怎麼會好呢？可是她又不敢撞犯山鷹執拗的性子，她只在旁邊勸慰一般的說：

「山鷹，不吃藥病不會好的，你把藥單子給我，我替你去取藥吧！」

王翔雲說着，已從她手裏把藥單子抓過來，飛跳進醫院裏去取藥。

山鷹憂鬱的站在路旁一棵老松樹下等着，現在她的心彷彿被一塊石頭壓沉下海底去了，對於人生的一切都似絕了望，臉額與眉尖上增多的只有憂愁與悲傷，她一個人倚着松樹身正在呆呆發痴，背後

忽然一陣喘氣與脚步聲。山鷹回頭看，是穆焚氣喘喘的跑過來，他態度有些慌張，看見了山鷹倚着松樹，便有些吃驚的站住了，叫道：

「你怎麼在這裏？」

「你有什麼事麼？看你頭上都跑出汗來了。」山鷹望着穆焚那軍帽舌下汗濕的額蓋，微笑着說。

「我就是要找你，有件事要告訴你說呀。」穆焚把軍帽摘下來，用手抹着額蓋及頭髮裏的汗水說

「什麼事呀？」山鷹仍是微笑着問。

「什麼事，」穆焚又把軍帽戴在頭上，回頭向來路下望望，說：「我各處都找遍了，找不到你，

後來才聽夏淑明說你到醫院來看病，你看了病麼？醫生對你說了些什麼話？……」穆焚並不立刻就說出什麼事來，顯然他是有意把目前的空氣弄得緩和些。

山鷹早已有些忍耐不住，穆焚越是這樣，山鷹越有些發急，她睜圓兩個眼睛問：

「什麼事呀？你快點告訴我。」

穆焚又回頭向四下望望，沒有人，才低聲告訴山鷹說，有個叫董子遜的人來找山鷹，現在便在司令部裏呢，正在打聽她，不知她願不願意同那姓董的見面。

山鷹得到這個消息，在她意識上早就有這種預感的事終久發生了，董子遜來尋她，似乎早在預料

中，如今她並不感到惶恐，她對董子遜來尋她的事也不害怕，彷彿一切她都處置平常了。她冷靜的向穆焚說：

「他把我害得好苦，如今又來找我的麻煩麼！哈哈，他來好了，我也不躲避他。」

穆焚有些喘氣的望着山鷹說：「他還在外面宣揚不久就要同你結婚哩。」

「哈哈，你相信他的話麼？」山鷹說話的態度簡直有些失常了！「他隨便宣傳去吧，反正我也是塊死母豬皮，不怕燙了。」

這時候，那進醫院去替山鷹取藥的王翔雲跑出來了，看見穆焚同山鷹談話，覺得有些奇怪，等到聽說董子遜來找山鷹了，王翔雲比山鷹還要着急的說：

「山鷹，快點藏起來吧。」

「我藏起來幹什麼？他來就讓他來，看他敢怎麼樣了我！」山鷹倔強的說。

王翔雲有些奇怪，她想不到山鷹會變得這麼強硬了。他們離開醫院，天已將近黃昏，在曠野躲避敵機的人們，都零零散散往城裏走回去。山鷹因為吃不下什麼東西，全身沒有力量，王翔雲攙着她的胳膊，慢慢往城裏走去……

被炸後的宋埠城，白天雖然看不見一個人，到了夜間，市面便又恢復起來。因為戰爭一天天逼近了這座小城，也確因受到轟炸的影響，比起以前的繁榮相差得太多了。從那炸後破爛的街頭路口來往

走過的人，多數都是穿草綠衣服的軍人，他們因為受到戰爭的顛沛奔波，衣服鞋襪都是破爛骯髒的，便是腰間抽的那根小皮帶也被汗液浸溼得污穢不鮮亮了，汗臭的脖頸與臉孔上，都被泥垢塗得醜陋不堪，雖然他們極需要洗浴了，但因為沒有時間，還是任他醜陋下去。

這個政治工作隊，住在汽車站外面一家老百姓家裏，大家躲了一整天的飛機，每個人身上都感到有些疲倦。吃過晚飯，大家都坐在地鋪上談天，那幾位女隊員住在隔壁一間房子裏，也在談着笑着。正在這時候，外面有個傳達兵進來說，有位姓董的來找山鷹。山鷹一聽得這話，便站起身來走出去接見。剩下的這幾位女隊員便唧唧喳喳議論起來，夏淑明低聲說：

「是董子遜來找她麼？」

王翔雲點點頭，沉着臉孔並不說什麼，眼睛却向着牆角落裏出神，從那牆角裏，似乎閃見了山鷹同她一起生活上的許多碎影，與董子遜在黃河北岸騷擾山鷹的一些情形。

「我出去看看可不可以呀？」夏淑明有些好奇心的天真的說。

王翔雲對她搖搖頭：「不要去，你不知山鷹那股執拗的性子呵，若是獨犯着她，她會發瘋的，扯你的頭髮。……而且我看山鷹近來的情況，與以前有些不同，自從她受到那次刺激以後，她變得不像以前那麼懦弱，不過她的性情很難捉摸，有時她講的話簡直像瘋子。……」

「那不是很糟糕麼？」夏淑明說。

「唉！……」王翔雲嘆一口氣，便沉默了。

「山鷹不是很討厭董子遜麼？爲什麼還出去見他？」李輝忽然插進一句問話。

王翔雲生氣的斜了眼睛看看李輝，表示她不應該問這種話。

正在這時，山鷹忽然憤奮的跑進來向大家說：「我要出去同董子遜談談話，九點鐘我若還回不來，請你們進城去找我。」山鷹說完，一轉身便又溜出去了。

「山鷹，山鷹，」王翔雲在她背後喊叫，王翔雲因爲脫了鞋子坐在地鋪上，趕快找鞋子，等穿好鞋子出去時，外面是一片漆黑，山鷹與董子遜早已走遠了。

王翔雲喘着氣跑回來說：「這一次山鷹的神情似乎不對，你聽她說的話，叫我們去找她，這話裏不是有含意麼？」

「她要自殺麼？她要向董子遜復仇麼？」王震寰問，瞪大兩個黑眼睛。

「說不定會鬧出什麼亂子呢。」王翔雲說。

「不要緊的，等一會她若是不回來，我們出去找她就是了。」夏淑明平靜的說。

李輝坐在那摺起的被窩上，兩手托了腮，頭上還扣了軍帽，痴痴的望望這個人的臉，又看看那個人的面孔，一句話也不說的沉默着。土牆小龕中一盞菜油燈，燈心結起了黑蕊，房子裏顯得暗淡陰慘了。

山鷹和董子遜在向城去的黑路上走着，汽車站上有些賣吃的的小攤子，燈光閃着，這逐漸逼近戰場的宋埠城，路上的行人特別稀少了，只有零散的傷兵在公路上蠕動着。

「你想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山鷹說：「你有什麼話？說就是了。」

「嘻嘻，山鷹，你現在對我怎麼樣？我想要娶你呢。……」

「噢，你原來是這話呀！」山鷹忽然停住脚步，大聲的說：「我知道你已經又當了我們司令部裏的參謀，你想用你的錢和你的官級來強迫我同你結婚，那是做不到的事。」

「睇，看你這個姑娘，事情已到這種地步，還是這麼倔強呀。我若是把你的秘密完全宣揚出去，別人誰還要你？我爲的是想娶你呀，所以我不願把我們間的事給別人知道。山鷹，你要知道我是佔領過你身體的人，我爲你吃的苦也不少了，你若真的再不服我，我可不能再忍受啦，我就把我們間的秘密全都公開出去，反正我是個男人，我不怕，看你怎麼着？……」

山鷹突然哭了起來，在黑影裏用手帕拭着眼淚，抽泣着說：

「我整個身體都被你喪送了，料不到你還想把我的聲譽喪送！嫁人還能強迫麼？……董參謀，我不能嫁你的，我受你的蹂躪也受够了，如今我身體在痛苦着，也是你害的我，如果你再要對我實行強迫，董子遜，我預先告訴你，我可要用我的生命來與你反抗。……」

山鷹越說越氣憤，漸漸停止哭泣，一句話比一句的聲調加強，最後她幾乎要躁起腳來，董子遜

到山鷹的話，却冷笑起來，說：

「哈哈，想不到你個小姑娘還有這麼強硬的性子呀！好，你就把我害死吧，我看看你有什麼法子害死我。」

董子遜說着，一隻手裏握着一個黑東西伸出來，山鷹看不清楚那是手槍還是別的什麼東西。然而那黑東西一閃又被他隱藏起來了。

「我怎敢害死你？你把我的身體害得快不能行動了。」

「怎麼，不能行動了？」董子遜這時候彷彿才明白了山鷹的意思：「嘻嘻，是不是有了喜呀？嘻嘻，這是很好的，山鷹，你還想怎樣呢？……」

「我還想怎樣！我要你以後不要再理我。」

「哎喲，看你這姑娘，又是這麼倔強，鬩扭，呵唷。你，你，……」

兩個人談着話，便又慢慢向着汽車站的燈光走。山鷹走不了幾步，因為受到涼風的吹噓，便又嘔吐起來。她嘔吐一陣，吟呻着抬起頭，問董子遜：

「你是不是真的要這個司令部來工作？」

「這麼，你想要我來麼？嘻嘻，做不到啦，我還要回原部隊去的，我希望你跟我一路去，在路上就可結婚了。」

現在山鷹感到什麼都是麻木的，盡他隨便說什麼話，她也不管。有好幾次他會伸出手去捏她的手，她也並不反對，因為她對於什麼事都看得很平常了。

走到汽車站，董子遜找了一家小飯館子，請山鷹吃飯。山鷹從來沒有這樣順從過他，他想，山鷹的心一定是被他征服了，現在一定是真愛他了。董子遜一走進飯館裏，便叫了一大桌子菜，各類的雞，魚，鴨，肉，……把一張八仙桌面擺滿了，並且要了酒來請山鷹喝。山鷹既不吃菜，也不喝酒，望着桌面上一盞燈，却不停的吟呻，作嘔。……

「山鷹，不能喝酒，可吃菜呀！」

董子遜興奮的叫着，他手裏的酒杯子不停的舉上嘴去，一大口一大口的飲酒，一雙小眼睛開合開合的擠着，那額蓋上兩根隆起的筋管，跳得很厲害，瘦臉被酒燒得通紅。漸漸的聽他談話沒了次序，動作也有些不隨意了，董子遜吃醉酒了。

從小飯館子裏走出來，董子遜滿口裏胡言亂語，他一隻手扶了山鷹的肩頭，東歪西倒的走着。山鷹一嗅得他鼻孔裏的酒氣，便要作嘔，現在突然從她心底裏湧起一陣對董子遜的痛恨和厭惡，這時，他們已離開汽車站了，路旁是個乾涸的池塘，從星夜裏可以看見泥塘邊旁的叢樹黑影。山鷹猛一閃身，把董子遜扶她肩頭的手掌脫開，董子遜像失了主宰似的摔倒在路旁，滾到乾涸泥塘岸邊。她想搬起一塊石頭來把他的頭砸碎，然而她沒有力量走路，那還有氣力搬石頭呢？她低下身去從董子遜身上摸

索，從他身上摸出了那個冰冷的黑東西，那把小手槍，她不知怎麼搬動它才會響。突然她的手顫抖起來，她覺得這小手槍是殺人的傢伙，萬一把它的機紐搬響了，面前這條醉倒的生命將要被她殺死了，她不是變成殺人的兇手了麼？一種怯懦恐懼的思想又湧上她的心頭，她全身顫慄起來，她用了全身的氣力把滾倒在地下的醉鬼往泥塘裏推下去，只聽他的身體往塘下的乾泥上滾摔下去，她還想把那小東西搬響，把她的手指都捏痛了，那小東西仍是搬不響的。不知怎麼一動，她只覺得手一抖，噼的一聲，小手槍響了，可是她被嚇倒在地下，她喘着氣，把手裏的小黑東西拋下泥塘裏去，正要往前走，聽得背後有人追上來，並且喘着氣喚着：

「山鷹，……」

山鷹回頭看見一個人影，面孔很熟識，因為她的神經太緊張，幾乎就認不出這人是穆焚，一直等他再說話，她才喘着氣說：

「你，你什麼時候跑到這裏來？」

「我同夏淑明她們一路出來找你的，她們進城裏找你去了，我一個人在這裏找。怎麼，你在幹什麼？……」

山鷹趕快用手撫住了他的嘴，叫他不要再大聲講，用手拉了穆焚走去，山鷹喘着氣，離那泥塘甚遠了，才停住脚步說：

「我差一點沒有把那壞東西結果了呀。他喝醉了酒，在泥塘裏睡着，不知道我……我，我剛才的一槍打中他，他沒有？我，我一定要離開這裏，我，我一夜也不能忍耐了，穆焚，你懂得我的痛苦，你明瞭我呀，你，你願意救我麼？……」

山鷹逐漸說不成語句，喘氣得緊促，抓緊了穆焚的衣襟，彷彿害怕他就會跑開一般。

穆焚吃了一驚，他真不知道山鷹的感情這般猛烈。他握緊了山鷹的手說：

「你要求我什麼，我都答應的。我願意同你一路去，一路死，一路……」

這時，黑夜的路上，有兩盞燈籠從他們背後走來，聽得是幾個女的談話，並且沿途喚叫着山鷹的名字。他們知道是夏淑明她們回來了，穆焚便趕快上去打個招呼，說：

「山鷹在這裏呀，找到了。」

說話間，兩盞燈籠晃晃擺擺走過來，王翔雲在前面，後面跟着的是李輝，夏淑明，王震寰。王翔雲一看見山鷹，便問：

「董子遜呢？董子遜回去了麼？」

「他吃醉酒了。」山鷹頓聲的回答。

夏淑明舉過一盞燈籠來，照照山鷹的臉，笑着說：

「剛才我們聽見一聲槍響，還疑心是你自殺哩，把我們嚇了一跳呀。」

「快點回去吧，聽說消息又不好，說不定明天又要移動哩。」王翔雲說。

山鷹喘着氣，隨在兩盞燈籠裏走着。夜空的星光燦爛，流星時時把黑暗劃開一條淚綫。遠方又傳來幾聲沉重的砲鳴，聲音消滅以後，廣大的曠野便又像死水一般沉靜下來，遠處只有犬吠聲。……



第二天一早，董子遜又跑到工作隊的宿舍來找山鷹，但山鷹早已請病假離開工作隊了。

這天下午，又開始移動起來。司令部全都轉移到歧亭附近的山窩裏。歧亭是一個小鎮城，因敵機幾次的騷擾，又加戰事的不利，小城裏的居民和生意家們都遷空了，家家都是關門閉戶，冷清恐怖的街上，只望見幾個傷兵睡在房廊簷底下呻吟，敵機每日都在頭頂上打旋子，遠處沉重的礮聲震得房屋顫動，居民們大部分都逃進附近深山裏去，這裏便只有亂雜的隊伍駐紮。司令部的特務營，運輸隊，以及許多與司令部有關的各部處，都紮駐在附近的小村落裏。

夏淑明，王翔雲，王震寰，李輝，這幾位女的隨着政治工作隊走來，她們一面走，一面在談着山鷹與穆焚。她們都說山鷹愛上了穆焚，所以要穆焚同她一路走。

「她爲什麼愛穆焚呢？」王翔雲問：「穆焚瘦得像一條棍子，也沒有錢，她爲什麼愛上了他？」

「你不知道麼？山鷹是個詩人，穆焚的名字就是個詩名。……」王震寰說。

這句話却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我的看法却不同。」夏淑明忽然嚴肅下來說：「山鷹雖然和穆焚一路走了，她未必就愛他。你

們要知道，一個女的出門走路，若沒有一個男的招呼，處處都要受欺騙的；況且山鷹身體又不好，更需要一個人幫助他了。若說穆焚愛上山鷹那才是千真萬確的。……」

「咦，你說得對。」王翔雲忽然附和說：「我有一次就看見穆焚與山鷹在一起談話，穆焚態度很熱烈，山鷹却是冷冷的。」

「我也看見過一次的，」王震寰也說：「穆焚追在山鷹的背後山鷹理都不理他。」

「那麼一條黑瘦棍子，誰喜歡呀？」李輝也忽然插進一句來。

李輝的話，大家覺得句句是笑料，連她本人的樣子也是可笑的，自然這一句話使大家又笑了。前面走的是一羣男隊員，距離她們有半里路光景，忽聽得他們羣裏有一個人尖聲喊着：

「飛機，飛機……」

那一羣男的們突然散開，夏淑明也直起脖子來，叫着：

「快仆下，快散開，……」

幾位女的也受驚的仆在田坎下的荒草裏，很久也聽不見飛機響。夏淑明與王震寰躲避在一起，夏淑明又是捏緊了王震寰的胳膊發抖。王震寰舉起頭來向上瞞，夏淑明總是阻攔她。王震寰說：

「沒有飛機，他們都又在走了。」

夏淑明不敢相信，扯着王震寰的衣服說：

「你快仆下來吧，飛機一來，你躲不急的。」

兩個人正在爭執，王翔雲和李輝也從附近的田坎下爬起來了，叫着：

「起來走呀，沒有飛機。……」

這時，夏淑明才顫抖着從地下爬起來，放了王震寰的胳膊，向四處望望，說：

「哎呀，那王八們好嚇人喲，嚇得我心房還在跳呀。」

雖說是在戰爭的紛亂無序中行走，大家的心境都不覺得怎麼恐怖，因為沒有一個人明瞭目前的時局到底是個什麼情況，除了感到疲倦以外，大家反倒別有一番趣味。前面那一羣男隊員們，穿着狼藉骯髒的軍衣，各個的背上都請了簡單的行裝與飲食的用具，和戰壕裏的大兵沒有什麼差別。他們常常在打趣着，談笑着，借用這種方法可以解除跋涉上的寂寞與睏倦。然而這一次用飛機來欺騙大家的人，可遭受到譴責，不但那後面的幾位女同志起了叫罵聲，便是在一起的男隊員中也紛吵着，在現時不可以用這種的話來開玩笑，以免使大家的神經遭受無謂的損失。有的不客氣一點的，却在罵着這是漢奸行爲。於是那喊叫飛機的人便低頭沉默了，不再說一句話。

張樹民和范樸一同走路。因為梅亞輝的死，范樸對於張樹民那胡扯八聊的詼諧嘴也不感到興趣了，一路上除了嘆氣，便是沉默。張樹民說：

「范樸，我知道你爲什麼不高興？」

張樹民說着，還對范樸作出一個鬼臉。范樸向張樹民看看，又低下頭去沉默着。張樹民覺得沒趣，回頭又喚魏甦：

「魏甦，魏甦，你來呀，趕快來勸勸范樸，你看他要自殺哩！」

范樸聽了張樹民的話，很不高興，紅着臉子用白眼珠翻了一下張樹民，撅起嘴來，說：

「張樹民，你別胡說八道。……」說着他又是翻白眼珠，撅嘴唇。

魏甦跑過來了，她那粗圓的身子跑得有點吃力，喘着氣，繃起鼻梁望望張樹民，又望望范樸，最後露出兩顆小白牙齒笑着說：

「張樹民，前兩天我們爲了范樸的自殺問題爭吵起來，現在你又說范樸自殺了。這是不應該的事。我說這話你一定又惱我，其實這都是正經話，你不應該把我的話當做責備你，這是我做朋友的應該盡的責任與義務，我這是善意的，……」

張樹民聽到這裏，已經有些不耐煩，繃起眉尖，把頭一搖，說：

「得了，得了，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別再說啦。」

張樹民說着，便加快了步子，距離開魏甦與范樸。魏甦並不因此而放棄他的理論爭辯，又趕上幾步去，跟緊在張樹民的背後，聲音更加嚴肅的說：

「張樹民，你這種態度是不對的，不接受外面任何人的批評，這就不能算爲大時代中的青年，張

樹民，你還是在戰地工作的青年啊！你……」

「你的話我都懂得，別人也都懂得，人家那沒有說出口來的人都死在礮火裏了，你怎麼還活着？」

張樹民說完這話，又加快一陣脚步，像飛跑一般丟開魏甦。他這話可真傷到魏甦的心，激起了魏甦的火氣，魏甦的臉漲紅了，牙齒不露，鼻梁也不彎了，一切都失去尋常的情態，他急得跳了一下脚，但立刻又意識到這種態度和動作是不對的，馬上又把火怒壓熄下去，用手點着前面離去的張樹民，叫着：

「張樹民，你別跑，好漢子爲什麼逃避人家的批評呢？你還配生在這個時代呀？逃避人家正確的指責，這就不配爲現代青年。……呀唔，……張樹民，你停下來，噢，你原是這種人呀，你原是……」

張樹民在前面很快的離遠了，魏甦顫着粗圓的身子追趕，兩個人很快的走上了公路，還一直奔去，前面已經到了歧亭城，走到他們應該駐紮的地方了。

政治工作隊在歧亭城附近小鄉村住了幾天，這幾天中，王翔雲接到山鷹從漢口寫來的一封信，大意是說，穆焚一路幫她忙，到了漢口，她的病已逐漸好起來，並且盼望王翔雲隨時將移動的地址通知她，當她的病好以後，她便返回工作隊去。

幾天後，這尚未安定的工作隊，便又隨着司令部往平漢路一帶移動了。王翔雲趕快寫信通知山鷹，叫她趕回來，在這混亂多變的情狀下，山鷹如果不早點歸來，以後恐怕不容易跟上來的。王翔雲給山鷹寫信時，帶着滿心的感傷，她想到梅亞輝死了，山鷹又是這麼不幸，自幼兒她們三個要好的朋友，如今只剩下她一個留在隊裏，心裏一陣淒涼湧起，眼睛裏禁不住滾下淚珠來。

「王翔雲，你怎麼了？又想起什麼傷心的事來？」夏淑明在旁邊問她，梳理着她的兩根小辮子。王翔雲趕快拭過了淚，望着夏淑明說：

「沒有想起什麼傷心的事，只不過我總感到心頭鬱悶的慌。」

「那還是因爲山鷹走了，沒有人給你談話的緣故。」

「不是。」王翔雲搖搖頭說：「我想起了我的家被黃水淹了，家裏人都死絕了，只剩下一個老父親，現在也好久沒有音訊。……」

「這也是因爲孤單了的原故。」夏淑明說：「一個人有朋友知己談談話，什麼悲痛的事都可以解除，否則便把一切悲哀的往事會一齊都勾上心來。王翔雲，我知道你和山鷹梅亞輝她們感情極好，但她們既然離開了你，你便不必太過想起她們，這裏還有我和王震寰同你作伴兒。另外還有李輝吶。……」

夏淑明勸慰着王翔雲，一會，李輝和王震寰進來了，兩個人同聲說着：

「消息大概又緊了，司令部又傳令叫我們做準備呢。」

山鷹請病假離開工作隊，並不是不返隊來了，只是短期的假，想把這一陣不佳的情緒調解一下。隨同她出來的是穆焚，工作隊裏便難免對他們兩個有流言傳散了，有的說他兩個私逃了；有的說穆焚是個色鬼，被山鷹迷丟了魂，追趕去了。……這在聰明的山鷹的腦子裏也早就料想到了，但是她並不管這些，因為她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太平常了。她變得很理智，很冷靜。她和穆焚離開工作隊以後，坐担架到漢口遠郊一個大湖乘汽船，當天便到了漢口。

到漢口，山鷹到醫院去檢查她到底是什麼病，她獨自一個人去，不叫穆焚跟着，當醫生證實她的嘔症是懷孕的表現以後，她心上的愁雲便更加濃了。由於戰事的不利，漢口市民被強迫疏散下鄉，紛紛在遷移。街上都在裝置鉄絲網，黃包車也在被疏散着，街巷裏的行人稀少，都帶出驚恐的神色，警報器暗啞的聲音一日無數次的哀啼着，敵機在市郊尋找目標投彈。在這期間，山鷹接到王翔雲好幾封信，告訴山鷹她們在轉移了，戰事很緊急，並且勸山鷹早日離開漢口回隊爲佳。

山鷹情緒很亂，對於王翔雲的勸告怎能放在心上呢？如今在都市裏雖然她可以尋得一些新鮮可口的東西吃了，但她仍是很削瘦，面色枯黃，露出鬱悶不樂的樣子。

在漢口，山鷹與穆焚睡在一家朋友的樓板上，那朋友早已遷走了，樓上只剩了幾張破沙發，書架，木椅，胡亂的擺放着，窗玻璃也不知怎麼都破碎了，每到晚間，從那破孔間傳送來一些驚慌的車輪

聲，與小孩子們的恐怖喊叫聲，時時把他們的神經驚擾跳顫不安。兩個人的睡鋪分開着，誰都不能侵犯誰。

「山鷹，」穆焚說：「我們得早點離開漢口，你看洋車都疏散了，鉄絲網也快做起了，連那蓋水道的鐵板也都丟下江去，這不都是很緊急的表現麼？戰爭說不定很快的就蔓延到漢口的。」

「噢，……」山鷹冷冷的說：「那怕什麼呢？」

「唉，看你這人，不應該這樣自暴自棄呀，我很明白你內心的憂鬱，來到漢口你還不是爲了躲避那董子遜麼？可是你不應該總是爲了那一件事把心弄得太愁苦呀。一個人總要放達觀些。」穆焚露着一口潔白的牙齒，像安慰一個小孩子一般說，忽然沉默下來，對山鷹看了一下，又說：「山鷹，你到醫院去，醫生說你是什麼病呀？」

山鷹聽穆焚說話，早已低下頭去，聽穆焚忽然問了這句，心裏像被鋼針刺一般疼起來，兩眼裏的淚珠似珍珠般撲簌簌的滾下來。她知道穆焚對她抱着過高的希望，由於他對她各種的動作，談話，殷勤表現，她知道他在向她求愛。對異性抱了仁慈心的山鷹，一向是不願給人家火熱的心窩裏潑冷水的，況且她早熟的身體似乎也甚需要一副男子熱力的熾燒了，她怎能把自身的污處揭開使對方失望呢？她不願看對方那因她的身體遭受的黑斑而難受的表情，她更不願使人知道她肚皮裏的罪塊，那是多麼可恥呵！然而存淤在她腹內的那塊黑愁將要一天天的加大了！她能有什麼法子不使穆焚知道呢？焦愁

的心裏，忍不住的淚珠仍在滾着。她最後拭了眼淚，長嘆一口氣，說：

「唉，我願意到一處沒人的深山裏去，不願叫世界任何人看見我。」

穆焚看見她這般悲痛，疑爲她又在爲胡珈航的死傷感，心裏十分難受，便抬起頭來，苦喪着臉兒說：

「你是不是因爲我而懷想起死去的人？」

山鷹趕忙搖頭，拭着眼睛說：「不是，不是，……」

「你的往事，梅亞輝早已清清楚楚告訴過我，董子遜那東西，實在可惡，這些我都不放在心上的，因爲這些我對你太同情了，山鷹，希望你不必再爲那些事痛苦。」

山鷹知道梅亞輝告訴他的，只是董子遜初次蹂躪她的事，他怎麼能知道目前她肚皮裏又被董子遜給她種下一塊逐漸擴大的黑愁呢？山鷹不敢把這事告訴穆焚，然而她又把穆焚惹得苦悶，像胡珈航一樣發了瘋，這便又在心上增多了一層苦惱和矛盾。……

「唉，我還是想離開人世，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山鷹又嘆一口氣，說。

穆焚痴痴的望着房樓狼藉的一角，彷彿在思想什麼。這時，破樓外面的街上又有些小孩子們驚恐的呼叫聲，接着便聽見載重汽車拖着沉重的鉄礮車，發出轟轟響聲過來，樓板也被震得顫動了；聲音過去後，小孩子們的呼叫聲也平息了，傳來的只有一些遷移傢俱的車輪聲，挑東西的扁担吃吃聲，人

喊聲，與汽船的嘶鳴聲。……

「你這種說法，是逃避現實，是……」穆焚望望山鷹的臉，突然又停下來。

滿心含了愁苦與委屈的山鷹，聽了穆焚這種尖苛無情的話，眼淚便又滾下來，在以往她是慣常聽得梅亞輝說這些話，如今梅亞輝死了，對她要好的穆焚又繼承了梅亞輝的嘴柄，敲得她的心弦發抖。

但是誰知道她內心的黑愁呢？她除了以眼淚表現慚愧外，沒有別的適當方法使穆焚以及其他的人知道她的苦惱，愁悶，不能再在這戰爭漩渦中奔跑的原因。

穆焚一看見她落眼淚便不敢再說什麼，慢慢移到山鷹坐的沙發上，望着她那消瘦枯黃的臉，兩個陷落下去的眼睛，與紋亂的頭髮，兩行淚痕似泉水般不停的溢流。

「山鷹，我們需要早點離開漢口才好。……」穆焚最後說。

山鷹點點頭，仍在抽泣，用手帕拭了眼淚，兩隻眼睛哭得似棗子一般紅。

「山鷹，」穆焚又往她身邊挪近了些，說：「你到底有什麼事悶在心裏不說呀？」

穆焚那兩隻興奮得發顫的手伸出去，拉過山鷹的一條胳膊。山鷹並不反對，却抬起頭來對他苦笑一下，搖着頭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她感到穆焚的手興奮得抖着，他臉上笑得頗不自然，漸漸又與她貼近來。山鷹却像一座石像一般

冷靜，只是勉強苦笑着，把一隻手伸給穆焚，她感到穆焚的手掌火烘烘的燃燒着，握緊着她的手，血搏跳得失常。他忽然搖搖她的手，說：

「山鷹，我對你的感情，已經超過友誼以上了。」

山鷹抬起頭來，對他苦笑一下，她的血管也跳得不平常了。她感到穆焚那兩隻尖利的眼睛，看透了她的充滿黑愁的心，她不敢接受穆焚賜予她的溫情，她又不肯拒絕，在這最緊張的一瞬間，她那電閃一般的思想，想起了胡珈航被她惹得發了癲狂，她決不能再做第二次罪犯了。然而隱藏在她肚皮內的那塊黑愁，她又沒有勇氣揭發給穆焚知道，她心裏不可解的矛盾正在翻起翻落時，那遏止不住情感的穆焚，已經大膽的把他一條像患了癲病的胳膊，向她脖頸後面伸來，把她緊緊摟住，一張熱滾的嘴吻上她的唇來，她那在黑暗中不知憂鬱了多少時間的心，也被他的熱血燃燒得跳起來。她的一雙胳膊也不由得緊摟了穆焚的胸腰，這是她有生以來初次接受異性熱烈的蜜吻，初次享受到愛的神祕。但只一剎那間，她心裏的黑愁又像烏雲一般翻起來，把她甜蜜的神情都壓蓋了，眼睛裏的淚珠又成了串的滾下來，她把穆焚推開，倒躺在破沙發裏了。

在漢口，山鷹常常接到王翔雲寄來的信，給山鷹報告她們隨同部隊轉移到了什麼地點，並且催山鷹快點回隊去，不然若是以後變動得太厲害，她將不容易尋找她們了。

由漢口市面的驚恐外表看來，漢口一天天在被敵人逼近着是無疑的了。但山鷹不管怎樣，很不想離開它，因為在這裏，她可以天天買得可口的新鮮食品，把她不容納食物的胃腸刺激得食慾大振，只這幾天的時間她的身體與精神差不多都恢復過來了。她原先那消瘦枯黃的臉上，顯然的露出了健康顏色，兩隻眼睛黑亮閃光。這在穆焚看來，自然更增多他對山鷹的情愛。不管怎樣，如今山鷹也在愛着穆焚了。他們忘記了戰爭的恐怖，漢口被敵人攻近的危機，把一切可怕的事都忘記了，也不管敵機來轟炸，每天兩個人並肩挽臂，順着沿江的甬路散步。山鷹爲了不使對方失望，總是將自己肚腹內那塊黑愁壓下，迎接着穆焚送過來的溫情，接受他的熱愛，蜜吻，擁抱，甚至最後一步同床睡眠，她也接受了。

兩個人在沿江的水門汀甬路上走着，往往一直到夜深人靜，馬路上的行人很稀少了，兩個人仍是不捨的戀望着江水裏汽船桅杆上的紅綠燈幟，到夜深還有搬家挑東西的聲音，那沒有完工的鐵絲網仍有工人們忙碌着牽鐵絲，敲釘子。江水中的停船也很稀少了，封江的消息又傳來，這自然是漢口危機

的表現。山鷹與穆焚靠在江邊的石欄上，望着鬧嘩的江水。

「我們需要離開漢口了。」穆焚挽着山鷹的胳膊說。

山鷹抬頭看看穆焚，又望着江水，點點頭說。

「好的。」

她突然感到心房跳動，接着她的小腹內部也跳起來，一種恐怖難忍的感情把她的心絃拉緊，她想一下把她內心的愁苦都吐瀉給穆焚知道，叫他不要再愛她，把她拋棄得遠遠的，她情願跳江水自盡。她的淚珠又成串的滾下來，閃着光亮。

穆焚忽然發覺她的淚珠在淡弱的路燈下閃光，心裏感到莫名的愁惱，輕輕用手撫着她的頭髮，問道：

「山鷹，怎麼了？你不願離開漢口麼？可是漢口不能再待下去了。」

山鷹搖搖頭，淚珠仍在閃亮的往下滾落，搖着頭說：

「我並不是貪戀漢口，我也不是貪戀都市生活，我內心的愁苦你還不瞭解啊！假若我把我個人的遭遇詳細的告訴你，那便用不到我投江自盡，恐怕你就會把我推下江水去。」

穆焚聽了這話，有些發急的跳起來，說：

「你這是什麼話，山鷹？你以為我是那麼封建的人麼？你的遭遇我很清楚，用不到你再告訴我，

我就知道。我很爲你的不幸同情，我對你發生愛情的原因也許就因爲這。山鷹，忘記了以前的痛痕，忘記了以前的不幸，我們的前途是幸福的，光明的，快活的。……」

山鷹回過頭來，帶着淚光的眼睛對他苦笑一下，一句話也不說的癡癡望着穆焚，她自己感到在欺騙着他，她心裏的黑愁將一天天的擴大，如果她不坦白的將她的黑愁公開給穆焚知道，她心裏將永遠是黑暗的，苦惱的，沒有一線光亮與愉悅的。尤其如今她已與穆焚發生了特殊關係，假如她不將內心的黑愁坦白告訴穆焚，將來那罪孽的嬰兒一出世，豈不蒙騙了穆焚麼？山鷹很想把這事坦白告訴穆焚，但她又欠少勇氣，在她矛盾的心裏又顧慮到：穆焚如果知道這事，她一定要被他拋棄，那麼面前這鬧嘯的江水是她自盡處無疑了，這立刻有一種死的恐怖閃過她的腦海，她的淚珠便又滾下來。……

「又哭，又落眼淚，」穆焚望着她，帶着一種近乎責難的勸慰聲調說：「別哭了，把眼睛哭腫了還怎麼走路呢？走吧，明天我們就離開漢口吧！」

穆焚說着，不管她同不同意，有力的手把她從石欄上拉起來，用一隻有力的胳膊摟了她的腰，兩個人順着馬路邊沿的人行道往回走着，她感到那强有力的胳膊的摟抱，像通了電流一般透滲進她的心，這彷彿是她很需要的愛撫，把她的愁苦撫去了，她臉上流露出快活的顏色來，那兩顆黑亮的眼也顯得大而閃光了。

山鷹與穆焚離開漢口的這天清晨，市街上的鐵絲網都已佈滿，有些狼藉的散兵退下在鐵絲網的中

隙間走着。各處遷家的挑子，仍不斷的往市外挑去，行人的臉上帶着驚恐惶怖的顏色，那封江的消息傳來，使人們的心更加沉重，火車站的大門也落了鎖，車站裏的幾輛空皮車死去一般的停在那裏，聽不見一聲火車頭的嘶鳴，市街上冷清清的，黃包車也早被疏散絕跡了。

山鷹和穆焚的行李尋不到車子拉，也找不到挑夫挑，兩個人分擔在肩頭，詢問到火車也停開的消息時，兩個人心裏都不免有些發急了。山鷹手裏拿着王翔雲給她開的路單問着路上的行人，若是不坐火車，還有什麼別的水路可通達路單上的地點沒有？他們終久又問到一條水路，坐木船起岸，再步行三十里光景的捷徑。

他倆走出漢口市郊，向着一個名字叫枯棗樹的停木船的小碼頭走去，沿途都是鐵絲網，新挖掘的工事建築，市區外面到處都可看見逃難的人羣，攜老擁幼，挑着包袱傢俱，向四處的路上奔逃。原來那封江的消息傳來後，一些戀捨不開故土的人們，最後只有徒步了。尤其向枯棗樹來坐民船的這一條大路逃來的人們最多。穆焚與山鷹還沒有走到枯棗樹碼頭，遠遠由市區又發出警報器的嗚咽聲，這聲音尚未熄滅，敵機轟轟聲音已經由那被烏雲遮掩了半塊臉的旭日下傳來了，四處的行人發出一片悽厲的慘叫，都亂紛紛的向各處隱避。然而，秋後的田野都變成光裸的了，向那裏躲避呢？山鷹與穆焚兩個人伏在大路旁邊的溝子裏。兩架敵機從烏雲下飛旋過來，也不知道它們發現了什麼目標，忽然從半空裏向地面翻折下來，膨膨的兩枚炸彈爆炸後，接着又是一陣機關槍掃射，直嚇得穆焚胸間透不出氣

來。他抓緊了山鷹的胳膊，喘着氣說：

「山鷹，……往這裏來，遮住腦袋。……」

穆焚的頭向着那一捆小行李捲下面鑽去，他也把山鷹扯過來，抓了她的頭髮也往那捆小行李捲見下扯過去。

「不要緊，飛機走了，你別把我的頭髮扯下來呀。」

穆焚這時才放了手，他像嚇丟了魂一般坐起來，喘着氣，因剛才往行李捆下鑽，臉上弄得滿都是塵土，瞪大兩隻眼睛望望山鷹。山鷹的頭髮被他扯得稀亂，鬚鬢。這時那兩架飛機確實已飛遠了，嗡嗡聲也已隱約聽不清。山鷹一面用手理着他抓亂的頭髮，一面笑着，說：

「你怎麼嚇得那樣子呀？快點把你臉上的灰塵擦擦吧，嘻嘻。」

山鷹說着，把她自己的手帕子從軍衣袋子裏掏出來，替穆焚擦着臉上的灰塵，穆焚嘆一口氣，說：

「其實炸彈我倒並不害怕，我最害怕的是飛機上掃下來的機關槍彈，我一聽見那咯咯的聲音，全身都失了知覺，因為我看到過被飛機上的機關槍掃射死的人，彈洞像碗口那般大，真嚇死人。唉，山鷹，若是我被機關鎗掃射死了，你該怎麼樣呢？」

山鷹聽他問得奇怪，他爲什麼要問這種話呢？難道他對她不信任麼？山鷹的臉上立刻沉下來，失去了笑，說：

「你問這些幹什麼？想得那麼遠！……」

「不是，山鷹」穆焚嘆了一口氣，笑着說：「因為目前我能獲得你的愛，我感到太幸福了，我感到世界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是幸福的，所以我非常害怕死，也就時時想到死。——在幸福中的人誰不怕死呢？——真的，在戰地裏死的可能性太大了，上面有飛機的炸彈和機關鎗，下面有敵人的刺刀，槍彈，地雷，……」

「好了，別說了，我不要再談這些，也不要你再想這些。」山鷹嚴肅起了臉孔，像發命令似的說。隨後她那兩顆墨黑的眼睛又笑了。

「好，好，我不再說這些。……」穆焚很聽受命令似的答應着。

山鷹一聽得他這般服從她，看他的面色，語調，與談話的態度，沒有一處不是在表示他對她如何崇愛，聽命，順貼她，她心裏不禁深深受到感動，眼睛裏淚水便又湧起了。

枯棗樹，原是在一個大湖高堤邊下，幾家破爛的房屋，都是賣吃食與雜貨的店舖。按它的名字，應該有些枯乾老大棗樹，或是小棗樹，才不會不名符其實；其實真太使人失望，那湖邊堤旁不但沒有老棗樹或小棗樹，便是別的什麼樹都沒有，有的是那一帶高高的黃土圍堤，圍堤裏頭是望不見邊涯的碧藍的湖水。逃難的人們都把傢俱桌椅堆在湖堤上，湖中攏岸的一些小划子在江的微波中簸蕩。現在有一些難民聚在這堤旁還不顯寂寞，若在平時無難民的日子裏，這只有幾間破瓦屋而無一株樹的岸堤

，其荒涼便可想而知了。

穆焚與山鷹兩個人到了枯棗樹，把帶來的小行李捲兒摺在無人的圍堤上，坐着休息了一會，山鷹望着湖水岸邊停泊的一些木船，那小弓形的倉沒有一人高，倉下的船板子大部分漏水，破爛得不知在水裏漂了多少年月了。這原本是載船運貨的木划子，如今拿它來載人，自然是有些不相宜。山鷹望着這些污穢破爛的船板，不禁感到眼有些發暈，腹內的腸胃又在翻抖了，突然她身子一躬，肚子裏一股酸溜溜的熱東西從喉裏翻出來。嘔嘔喳喳的一些濃物從她口裏吐下去，一些黃綠色的液體打濕地下。

穆焚看她又吐了、趕快過來用拳頭替她捶背，望着她含淚的眼睛，穆焚苦喪着臉子說：

「山鷹，怎麼回事呀，又吐啦？」

山鷹不回答，挺直起腰來，拿住他的手不要他再捶背，然後用手帕子拭拭口角，哎喲了一聲，說

「我覺得頭暈吶！」

山鷹說着，身子便仆在那小行李捲兒上了。

「是受了風吧？這堤上風大，我們搬下去坐吧。」

「唉，不要，不要，不是受了什麼風，叫我安靜一下就好了。」

山鷹呻吟着，慢慢把眼皮合上，從湖水面上吹來的風把她的頭髮吹亂了，遮住了臉頸，使她不由

得咳嗆幾句，吐一口痰，說：

『穆焚，你趕快去吃東西去吧，吃了好辦理坐船的事啦，我是一點東西都不想吃的。』

穆焚一個人下堤去吃東西，山鷹一個人留在堤上看守着他們那兩小捲行李。他呻吟一會，便從那小捲行李上抬起頭來，望着湖水遠處的藍色下，有被淹沒半截的樹木與房屋，還有些陸續不斷由湖水遠處往這裏划來的木船，有些乘客在碼頭下面與船老闆們亂紛紛講着包船的價錢。山鷹又從她的小袋子裏把王翔雲寄給她的路單掏出來，望着那路線上註明的地名。望一會，頭便又暈起來，便又仆在小行李捲兒上休息一會了。

湖面上送來的風吹着耳朵鳴咽，遠處的路上成羣的難民奔走着，太陽已經脫開那陰暗的烏雲層，晒得被割收的裸田裏大放光明，尤其這澄清的湖水面上，被風吹細的微波翻着金浪。穆焚吃過東西，替山鷹買來幾個飽子，跑上堤來興奮的說：

『山鷹，快點吃吧，船已弄好了，吃了就上船。』

山鷹接過穆焚買來的飽子，是用草紙包了，還熱燙燙的。她吃着，覺得還新鮮可口，便一勁把穆焚包的幾個飽子都吃下去了，立時便感到精神振作起來，四肢也有了氣力。與穆焚擠上了一隻小木船，他們佔了船倉的優處，前面和他們背後擠着一些百姓們，船便很快的向平靜碧藍的湖面上開始划動起來。穆焚向外面望望湖水，與被淹沒半截的樹木房舍說：

「山鷹，你不是會寫新詩麼？坐在這樣的小船上，望着湖景，就彷彿走入詩界，你應該把這一次的感想作一首詩做紀念。」

山鷹嘆一口氣說：「唉，這一次戰爭，什麼罪都受過了，什麼滋味都嘗過了。要不着因為戰爭，我們怎麼會坐這樣的破木船呢？」

「是呀！要不是戰爭，我們也不會在一起工作，我也許不會認識你，也許更不會與你發生愛情關係，結合終身伴侶。」

山鷹聽得穆焚這種話，心裏的黑愁便又翻起，臉上的愁雲更加濃了。

穆焚貼緊山鷹的身子坐着，他們把一條污穢的軍毯展在下面，上面再鋪了被褥，穆焚緊摟了山鷹的腰，那熱燙的身子倚貼着她的背，這種熱狂一般的情火，使她無法不覺得幸福。她對於旁邊乘客們射過來的異樣的目光也不管了，索性把自己的身子倒進穆焚的懷裏去，微閉着眼睛，享受着情火燃燒的滋味，把她過往悲痛的創痕與目前肚腹內的黑愁都幾乎忘開了，如今她似乎享受着空前未有過的情愛的幸福。

蕩划子的船夫，前後兩個肌肉發達，寬胸膛的漢子，前後四葉有彈性的木槳打着湖水發出有節拍的聲音，木划子被那四片槳葉彈得飛快的在平靜的湖水上划馳。水面上有小風吹進倉裏，坐在山鷹和穆焚他倆附近的乘客們在咳噲，吸煙，談着日本兵已經打到什麼地方，敵人飛機又把什麼地方炸了。

類似這種的談話，山鷹早已聽熟爛了，所以也並不把它們放進耳朵去，只當耳風似的送過她的耳殼邊，便又滑過去。木划子上的乘客不算多，若是擠着還可以睡倒下去。山鷹被划子蕩搖得又有些頭暈了，便躺在倉裏，感到頭腦像飛起來一般，最後把她吃下肚腹去的幾個飽子又都嘔出來了。

早就掛在穆焚心頭上的一個疑問，是山鷹在漢口進醫院去檢查病時，沒有叫他隨同一路去，他不知道她這裏面有什麼不好意思讓他知道的事，還是山鷹舊有這股執拗的性子發作了呢？他一直也沒問起山鷹過醫生對她的嘔吐症講過什麼話。如今他一發現她把吃下肚腹去的飽子都又吐出來，吐在倉板縫子裏，立刻又鈎起早已準備要問她的事了。

「山鷹，」穆焚說：「你的嘔病怎麼總是看不好呢？你到漢口的醫院去，醫生說你是什麼病？醫生對你講了些什麼話麼？」

「沒有講什麼話，」山鷹用手帕拭着淚眼說：「我小時候因為我母親沒有把我的身體養好，所以就弄成我先天不足，頭暈病常常犯着，坐船坐火車都要作嘔的，……」

「噢，……」穆焚彷彿明悟到一件事似的，趕快用些草紙替她把吐在倉板上的髒東西揩掉，從船倉的小窗子丟出去，又說：「怨不得你總鬧着這種病症哪！」

山鷹明明是想用這種話歧唔過去，誰知他對她這般信任呢？他對她真的沒有一分毫的懷疑，這使她更受到感動，但心裏所受的譴責更加深了，肚子裏那塊愁班也更加翻起翻落，使她感到痛苦，憂愁

，沒有一點快活。這比她從前與胡珈航發生愛情時，不願把她身體內部的黑點剖解開給胡珈航知道，還要痛苦一倍，憂愁一倍，……她應該提早把她肚子裏的小東西告訴穆焚知道，才不會使他受她的欺蒙。但她爲什麼沒有這種勇氣呢？這種話又從何說起呢？說了以後他豈不是也要發狂的麼？這些亂雜無序的思想又似亂麻一般在她腦子裏攪着……。

「山鷹，」穆焚那消瘦的臉貼近到她面前，說：「你在想什麼？」

山鷹抬起頭，勉強給穆焚笑着，說：

「沒有想什麼。」隨後她却出了一口長氣。

「我看你剛才不快活，你必需把剛才想的事告訴我，你不應該那樣不坦白。」

「我沒有想什麼。」山鷹微笑着，握住穆焚的手。

穆焚不信，堅持要山鷹告訴他，山鷹見他有些固執，便說：

「近來我時常這樣想，若是我的身體懷了孕，我就不能隨着工作隊奔竅了，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是不是舉行一個結婚儀式？……」

「那是應該的，山鷹，你還不信任我麼？你還願意用那結婚的形式把咱們繫牢麼？」穆焚笑着說

：「我也有這種想頭，我想回到隊裏一安靜下來，我們便立刻宣佈結婚，請衆位朋友們吃一次酒，也舉行一個儀式，買一串爆竹鬧熱鬧，還要填寫一張結婚證書，請人來證婚，你看好不好？」

山鷹笑了，看見穆焚一提到這件事，就這般興奮，她自己心裏自然也充滿起快活來。她笑着對穆焚點點頭，說：

「錢呢，還有結婚以後的生活呢？」

「這麼，錢我可以想法借挪，我想我們結婚以後，就不能再做工隊隊員了，我去找一個公務員幹，在一個比較後方的城市裏安靜下來，租兩間房子住，我每日去辦公，你在家裏候我回來，那不是很快活的麼？」

穆焚的話，彷彿正擊中山鷹的心弦一般，山鷹的臉上從來沒有這般愉快的笑了，這種笑是含蓄着無限希望，安慰，神祕的。彷彿她已經被穆焚的話引進一處理想境地。

這時，木船外面蕩槳的船夫，忽然喊叫起來，接着便聽見水面上起了聲音，山鷹被嚇一跳，從船倉的窗洞子向外望，原是迎面飛來的一隻划子與他們坐的這划子叉路呢。太陽將落山了，天空中又響起了飛機的聲音，但這划子毫不猶疑的仍在湖水面上飛馳。漸漸將淹沒在水裏的房子與樹木的影子也丟在船後面。太陽落山以後，水上的風變冷了，船槳仍舊在閃着水光的夜色裏發出有節拍的響聲。山鷹投進穆焚火熱的懷抱裏，一對兒互相擁抱着躺在船倉中睡去。……

在枯寂無味的木船上過了兩個晝夜，木划子由那大湖裏貫穿過來，駛進一條沙河，逆水行舟，木划子慢得比老牛的速度快不了多少。在這個期間，穆焚與山鷹倆如逃避進墓穴中，得不到一點戰事消息與前綫的情況，兩個人若無其事一般坐在那寂寞的船倉中談話。誰知這時候的戰事正是變得很嚴重呢？敵人已逼進漢口近郊了。但在神經遲鈍龐大的中國，那呼吸不到戰爭氣息的窒塞的鄉村與鎮店，仍是照舊過着他們太平的日子，彷彿無戰事一般。小木划子曾經在這條沙河沿途停過三四次，爲的是叫客人們好上岸去吃飯，船夫自己也好在船裏烹炊打尖。

山鷹與穆焚在停船的一個小碼頭上岸去吃東西，因爲兩個人熱熾的情感把理智燒昏迷了，兩個人的身子不由得貼得緊緊的，臂膀挽起來，走進那人來人去的叢市裏，只惹得人們的眼睛都集中到這一對人的身上來。然而他們何會曉得呢？兩個人仍是談笑如常，由人叢隙縫中穿過。在小划子上雖然遇到幾次敵機低飛偵察，那恐怖的聲音繞着船桅杆旋圈子，他們也不驚恐，如常的甜言蜜語咬着耳稍。河岸不遠處，便時常傳來沉重的砲彈聲，他們也不以爲意。誰知當他倆離開了木船上岸，背負着小行李捲尋到王翔雲開給他們的地址時，發現工作隊隊員們都在沉默着捆行李。王翔雲從一間草房子裏躍

出來，臉子嚇得蒼白陰慘，握住山鷹的手嘶着着噪喉叫道：

「哎喲，你們可是從那兒過來的呀？我們都當你們被困在漢口了呢。天爺，天爺，你們可是怎麼出來的呀？……」

接着，王震寰，夏淑明，李輝，也都從那草房子裏跳出來，個個都是面無血色，以張目眩的瞪着兩隻眼睛看他倆，彷彿驚異着他倆是從天上掉下來一般，她們眼睛裏分明是看見的穆焚與山鷹兩個，但似乎仍有些不相信面前這兩個人到底是人是鬼？大家眼睛裏都映入疲憊多塵埃的一男一女，肩背上還揹負着小行李捲兒。夏淑明娜上前面來，用眼睛直瞪着他倆，終不免吐出一口氣，說：

「哎喲，多玄乎啊，再遲半點鐘，你們真不知到那兒去尋我們。」

「快點準備吧，就要開拔了。」李輝沉默着臉面，善意的告訴他們。

「漢口丟了，你們知道麼？」王震寰問

她們幾個人，你一言他一語，直把他倆說得變成了獸子，他倆彷彿還被蒙在鼓裏一般，不明白她們這些話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山鷹不管一切，先把壓在肩背上的小行李捲丟在地上，坐下休息，嘆了

一口氣說：

「我們是坐小木划子出來的，漢口丟沒丟，我們也不知道呀。」說着，又出兩口長氣。

「唉，快準備，快準備，什麼話都不必說，不管怎樣，你們離開了漢口是萬幸，快點準備開拔了

，馬上就要出發了。」王翔雲苦喪着臉兒說，急得幾乎要跳起腳來。

她們又跳進那間草房子收拾行李去了。

這外面便剩下山鷹與穆焚，山鷹看到這般情況，心裏突湧起一股淒涼，幾顆淚珠從她眼睛裏滾下來。她在沒有尋到她們以前，原想她一看到她們，一定是一片歡聚的談笑聲，在她久別的心裏極需要她同性女友們的安慰，誰知這一次的重聚却是這般悲涼無趣呢？她神經質的感到她們一個個的面孔對她都露出譏諷，冷淡，她不但沒有獲得她們一點安慰，反受到他們一句句無情的反問，這在她經受不住一點刺激的心上感到萬分不安和悲淒，那兩個裝不住淚水的眼睛，已經把兩個瓜子形臉蛋漏濕了。

「山鷹，你哭什麼？」穆焚在旁邊低聲問着：「你不必太過脆弱，這有什麼，漢口丟了，我們已經離開它。你的心情我很知道，也許是因爲……」

「唉，別說啦，他們都要把我們倆看做罪人呢。」山鷹說着，早把手帕子舉起撫住眼睛嗚咽了：

「以後，以後我們間的談話，還要避着一些人好些。除非離開這工作隊，這團體，……」

穆焚一聽得山鷹這話，心中像被潑了一碗冷水，整條身子都涼了一陣，他如做了一個夢般醒來，

對山鷹那捉摸不透的心，起了懷疑，他那清瘦的面孔由蒼白變爲鉄青，轉而變爲蒼黃。他又低聲說：

「山鷹，你變了心？你……」

山鷹一聽得這話，哭聲越大，兩隻腿像小孩子一般盪着，心頭上一塊烏雲翻起來，立刻又想起她母親常常咒罵男人的話，如今男人對她，似乎也真的實現了她母親的話。她用手帕撫了眼睛大哭，這更使穆焚摸不到頭緒，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他只有悲哀的在旁邊安慰她不必再哭，免得被人聽見，看見，都不好。山鷹的哭聲漸漸低下來，變爲啜泣，坐在行李捲上，一塊手帕子被淚水都濕透了，兩隻眼睛哭得通紅。這時，夏淑明從那小草房子裏走出來，彷彿才想起一件事似的問山鷹道：

「你的病好了沒有？在漢口一定進醫院看了吧，醫生怎麼說呀？」

「沒有什麼，我的病已經好了。」山鷹又用手帕子拭着眼睛說。

夏淑明發現她的眼睛裏含着淚水，不知她爲什麼又哭起來，不敢再問她什麼話，却翻起一對眼睛，回頭望望穆焚說：

「穆焚，你們在路上沒有得到什麼消息吧？」

穆焚搖頭說：「沒有，在路上從那裏得到消息呢？」

「現在情勢很嚴重，所以我們在路上行走時，要特別注意。」

「敵人到了什麼地方？怎麼嚴重呢？」穆焚問，帶了些驚訝的表情。

夏淑明向四下裏望望，又回過頭來，低聲說：

「消息很機密，本來不應該說的，可是不要再傳給別的人知道。」夏淑明又輪起頭來向四下望望，這時，山鷹把眼睛擦乾了，也湊近過來聽。夏淑明把聲音更放低些，瞪大眼睛說：「敵人從××關蹶過來一股騎兵，武勝關的火車洞也炸毀了，我們背後也有敵人，現在要突圍呀，要繞過大洪山，才得通過，我們的目的地是襄陽樊城，這一次的跋涉，說不定有多少日子哩，若中途遇見敵人，恐怕需要的時間更多。所以這一次的行軍一定要少帶東西，光桿兒一個人能逃脫險境，也是不容易啦。」

「」

說到這裏，外面一陣緊急集合號聲，魏甦顛着兩條短腿，喘着氣跑過來，擺着手叫着：

「快點走，集合出發了，行李要簡單，自己揹呀。……」

魏甦說着，又是一揮手，向回跑去，接着便有一聲沉重的砲聲傳來。

王翔雲，王震寰，李輝等，幾位女同志，都揹着小行李捲由草棚子裏跳出來。夏淑明也揹起了行李捲兒，山鷹與穆焚也跟隨着她們，一同出發了。

在出發的路上，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恐懼不安的表情。這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員，都夾在大部隊中間行走，這自然因爲他們是非戰鬥人員，所以就他們夾在大部隊中間，若萬一遭遇到敵人，他們便受到保護。砲聲從背後傳來，使每個人的心都感受到敵人一會比一會逼近了。

在行軍途中，穆焚自然又受到山鷹的拖累不小，但在他心中是沒有一點抱怨的，他最後放心不下

的一件事，便是山鷹對他說，他們談話要避着些人的話，使他無時無刻不是懸掛在他心上，他猜不透她倒底是什麼用意？曾經幾次他想問她一下，但都因為恐怕再惹傷到山鷹的心，所以他沒有問起過。但由於幾日來行軍經過，他沒有離開過她，她似乎也未會反對過。在她走得吃力喘氣時，穆焚也常常攙着她的胳膊走，她似乎也沒拒絕過，這就更使懸掛在他心上的那話，發生了懷疑。穆焚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了，問她道：

「山鷹，你為什麼不叫我在人們面前給你談話呢？你難道害羞？還是害怕別人……」

「唉，……」山鷹嘆了一口氣說：「我還害羞什麼？你不知道近來我的心境變得如何惡劣，往往在一個鐘頭內，起好幾種想頭，盼望你原諒我。」

「你要好好保重身體才是，身體不好的人，心情便受影響的。」

「我知道，可是我的身體並不是病，我不願告訴你說。」

「不是病是什麼？爲什麼連我都不告訴說？你還害羞麼？」穆焚有些懷疑的看了她一眼，又向前後看看有沒有人，說：「哦，我知道了，也早就會想到過，是不是你快要當母親了？我快要當父親了？……」

山鷹的臉漲得通紅，她不敢說不是，又不敢承認說是，嘴裏吱唔難答。最後還是穆焚說笑着：

「那好極了，山鷹，等我們一靜下來，我們一定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你可以靜養一下，我

可以換換工作，我們的小家庭便可以設立起來了。」

山鷹發現他臉上意外的充滿了愉快與滿足的歡笑。這時，她什麼都不敢說，她當然更不敢對他否認她肚子裏的小東西不是他的。她只有低頭忍痛的沉默着，也不知自己的眼睛是花了，還是頭暈了，只聽嘩一聲，一下被滑跌在路旁，她整條身子都摔在地下。前後的行人中的士兵們都齊聲在叫着：

「哎喲，可惜了兒的。……」

穆焚趕快伸手去攙她，在山坡上行走的幾位女同志也唉聲嘆氣的跑下來攙她。王震寰和王翔雲搶在前面，把山鷹攙起來，還替她拂着衣服上的塵土，王翔雲開着玩笑說：

「你們談得太入神了，路都看不見了。」

山鷹這一跌很不輕，把她一條腿擦壞了，她只感到那腿上疼痛得發燒，她勒起軍褲看時，只見她白嫩的大腿上有巴掌一塊被磕破了皮，變成紅紫色，彷彿存住了血一般。王翔雲趕快從自己的軍衣袋裏掏出一些藥麵兒來替她拂上，王震寰說最好用藥布纏起來，才不致有髒東西進去。李輝也發表意見說，還是不纏吧。幾個女同志正在談論着，旁邊的山路上又過來一些人，不知什麼人又叫了一聲「好白的大腿」，山鷹趕快把軍褲放下去，藥布終沒有纏，幾位女同志一夥，又開始繞着山路行走了。

夏淑明帶着小行李捲，被丟在最後面，喘着氣，苦喪着臉子，叫着前面的幾個：

「喂，你們等等我呀，我的脚又磨起泡來了。」

她們都停住脚，停在路旁等夏淑明山鷹和王翔雲把小行李捲放在地下，坐下去休息。夏淑明拐着腿子走近來了，也想坐下休息，可是後面的人忽然一陣騷動驚慌的向這裏跑過來，張樹民，魏甦，范樸，在她們背後叫着：

「快走，敵人的騎兵追過來了。」

幾位女同志心裏一着慌，一齊跑過來，穆焚也隨在她們後面，大家跑得儼沒有魂兒似的。這條山狹裏的人們紛亂異常，接着便聽見一陣機關槍聲，大家跑得頭皮上都冒出賊汗，一直轉過彎去。這時，那機關槍忽然又停止了。山鷹氣喘得十分緊促，面色蒼黃，她的頭暈症似乎又發作了，望着前面的景物與人影都是昏沉模糊的。穆焚看她的神色失常，趕快跑上去攙住的臂膀走，王翔雲王震寰，李輝她們三人都跑到前面去了，最後面還有夏淑明，她把最簡單的行李捲兒也丟了，用盡了氣力掙扎着兩隻作痛的脚追隨着前面的人。

突然，往他們背後飛奔過來一匹馬，那騎在馬背上的人，緊貼了馬背，那匹馬劃圓了四肢，直朝這轉灣過來的山鷹飛馳過來。穆焚聽得馬蹄聲，疑爲是敵人的騎兵追來了，把山鷹攆上肩背，飛一般向岔路奔去，別的人也向四處分散，誰知那匹馬並不是敵人的，却是司令部一位軍官飛過去了。大家又安靜下來，然而已經混亂得不可收拾的人們，像受了驚的鷄羣。王翔雲站在山坡上喚叫着山鷹，夏淑明，王震寰，李輝，向她前面應聲奔過來的，但却只有王震寰和李輝兩個。這時候，後面又有一

些人亂跑過來，李輝被嚇得兩眼直瞪着，叫：

「敵人追過來了，快點走，快點……」

「夏淑明和山鷹呢？」王翔雲問。

「快走，快走吧，現在還能等她們嗎？」王震寰說。

王翔雲，王震寰，李輝她們三個隨着人羣先走了。還沒有走出這條山狹，後面槍聲已混亂成一片。李輝身體最健康，她背上的小行李捲始終沒有放下過，她跑到最前面，中間是王震寰，最後面是王翔雲，她在低聲喚着：

「李輝，向小路上拐呀，……」

在亂槍響震聲中，李輝如何能聽得見王翔雲的低喚呢？她一條胳膊摟了小行李捲兒，一股勁兒跟了前面的人羣奔跑。王翔雲和王震寰兩個又怕與她失了聯絡，只有鼓起氣力，繃緊兩條腿的肌肉，拚命在李輝背後追趕。王翔雲氣已喘不過來，感到背上的行李捲一會比一會加多重量，最後她實在忍受不住了，抓着行李捲的手一鬆，小行李捲從她背上滾下去，這時，她的身子才感到輕鬆了些，喘着氣隨同着王震寰一直追趕李輝。……

夏淑明什麼東西都丟光了，身子還是感到沉重，而兩隻腳上不知磨起多少水泡，那槍聲一響，她嚇得不知向什麼地方跑了，她糊糊塗塗跑進一條山狹裏，在她前面後面，都有幾個人跑着，她的腳痛

得不能忍耐，穿着一雙布鞋子，布鞋前面已裂開了嘴，吐出腳指頭。一會，槍聲逐漸稀少了，息滅了，她也感到疲乏難以忍耐，需要休息。他回頭向四處看，除了寂寞的曠山，樹林看不見一個人影，心裏立刻又感到恐怖，不敢休息了。這時候，她背後忽然有一陣脚步的響聲，回頭看，原是范樸一個人跑來了。

「淑明姐姐，走錯路了呀。」范樸跑着叫。

「他們呢？他們向那條路走的？」夏淑明停住腳，對范樸說：「你怎麼也向這裏走來？」

范樸跑到夏淑明跟前，喘着氣停下來，兩個臉蛋子跑得又紅又嫩，又喘了一口氣說：

「他們都跑散了，夏姐姐，我們走的這條路恐怕不對吧？怎麼連一個人也看不見呀？」

「往前面走走，看到人家了，咱們問問路。」

夏淑明看見范樸的四肢抖着，便安慰着他。但是她因爲停了這一會，腿子沉重得拉不起來，無論如何是不受她的使喚了，兩條腿子像失去知覺一般麻木，她哎喲了一聲，便不自主的坐下去，用手撫住她自己的兩隻腳，低着頭出着長氣，身體有些作起冷來。

范樸看這般情況，被嚇一驚，低下頭忙拉住她的手，叫着：

「夏姐姐，你怎麼了？快點起來走呀。……」

夏淑明呻吟兩聲，說：「我身上發冷，我沒有力量走啦；呵唷，……」

「發冷，是不是瘧疾病呀？」范樸低下頭去看她的臉，看她閉着眼睛，團縮着身子，與寒冷作戰：「夏姐姐，到前面那房子裏休息一下吧！你是發瘧疾啦。……」

夏淑明的身體只感到一會比一會冷得厲害，咬緊牙關呻吟，那裏還有力量站起來走路呢？范樸力氣還大，伸手去將她抱起來，一直把夏淑明抱進附近的一間草房子裏去。房子裏沒有一個人，裏面亂堆着一些稻草，范樸把稻草鋪平，把夏淑明放在稻草上，看她的臉變得焦黃，眼睛閉着，手在不住的抖。范樸忽然想起了他的軍衣袋子裏還有幾顆奎寧丸，便趕快從袋子裏掏出來，是用一個小紙包包着的，范樸把小紙包打開，捏出一顆奎寧丸塞進夏淑明的嘴裏，說：

「吞下去吧，那是一顆藥丸。」

夏淑明微裂開兩張眼皮，呻吟了一聲，用力的把嘴裏那顆藥丸吞下去，說：

「我身上難受，我熱呀，你替我把衣服剝掉。……」

范樸用手試試她的額蓋，像火一般燙。范樸吃了一驚，叫道：

「衣服不能脫的，夏姐姐，等你的發燒退了，就好的。……」

這時候，對面山坡上幾間屋子忽然燒起了火，黑煙噴向空中，那恐怖的火噓聲與吶喊聲，驚起了范樸，夏淑明也聽見了，她呻吟着說：

「外面火起了，一定是日本人放的，呵呵，范樸，我不能走了，我一定要死在敵人的手裏了，你

快走吧，請你告訴王震寰，叫她給我裏寫封信去，告訴我裏說我死了就算啦。你快走，你看這附近也起了火。……」

范樸仆在她的身上，眼淚似泉水般流着，抬頭突發現草房子外面附近也有房子被燒着了。范樸從夏淑明身上跳起來，跑出去看，有五六匹馬飛過去，看見附近的房子都起了火，范樸又跳進了草房子，攙起夏淑明，說：

「夏姐姐，快跟我走，一會他們連房子也要燒着的。……」

夏淑明呻吟着，顫抖着，她混身熱得像滾水一般，眼睛一陣發黑，她只感到自己的身子像飄起來一般，被范樸抱在他背上走着，離開了那草房子，看見四處山坡上下的房屋都起了火。突聽得轟一聲，夏淑明感到背部一下震動，便無力的從范樸背上滑下去了。范樸發現夏淑明的背部破開拳頭大一個血口，向外噴出着鮮血，他哭不出聲來，眼淚也沒有了，喚着夏姐姐。……背後有人追趕上來，范樸跳起來向一個山谷奔下去，他順着樹林一條小徑拐幾個灣子，聽見頭上幾聲哀嘯的子弹飛過。……

一四

武漢被敵人攻陷以後，被包圍的部隊在突圍的混亂中，疲乏與暈眩，使每個人的臉孔都消瘦許多，變成鐵青色。身體不健康的山鷹，因為忍受不住這長期跋涉的艱苦行程，與穆焚同了一部分人直奔漢江，坐逆水船奔襄樊。在這些沉悶無趣的行舟日子裏，所幸的是沒有遭遇敵人追擊與亂兵騷擾，平安的來到襄樊已到嚴冬季候了。襄江裏的水平靜的流着，碧藍，澄清，似一條藍玉帶一般，隔開襄樊兩座古城。一個多月的突圍奔波生活，早把她的身體與精神弄得疲憊不堪了，乍然走進這人聲喧囂的市街，山鷹那久久漠然無依的心才算平靜下來。到這裏，穆焚與山鷹便正式宣佈同居，他們一同住在一間破房子裏，陸續突圍出來的政工隊員們，知道了他們的消息，都過來賀喜。誰知在賀喜聲中，又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夏淑明死在路上了。

范樸繞路來到樊城以後，幾乎變成了一個叫化子，衣服醜陋骯髒，臉孔黃瘦得露出骨稜，他把夏淑明死的經過報告給大家知道，其中那幾位女隊員聽了，都忍不住滴下眼淚來，尤其是王震寰，聽了范樸說夏淑明在病中留遺給她的話，叫王震寰替她給她家裏寫封信去報告她死的消息，王震寰悲傷得拾不起頭來，撫着兩眼嗚嗚咽咽慟哭。山鷹的眼睛裏也滾下淚珠來，夏淑明的死，使她想起在虎頭崖

沙灘上睡覺的月夜裏，夏淑明與她倚着身子睡在一起，那一片深刻的印象，像一幕淒涼的電影閃在她的腦子裏，她哽咽着說：

「梅亞輝剛去不久，誰知夏淑明也遭到不幸呢？」

王翔雲極力按壓着悲痛，可是眼圈兒終免不了發紅，她醒了一下鼻涕，借機會也偷揩了一下眼睛，回過頭來，望着山鷹，說：

「夏淑明，她生在有錢的富家庭，沒有吃過苦，這一次跑到戰地來，巧遇到大戰事，她怎能經受得起這種恐懼的波動呢？在戰事情況變得惡劣時，我心裏就想到她的身體不行，就怕她在路上鬧病，走不動。唉……」

小個子王震寰漸漸停止哭泣，拭乾眼淚，眼睛仍是紅紅的，可是還忍不住的抽泣，嘴唇顫動着，她又用手帕子揩了一下鼻頭說：

「夏淑明的家庭我是比較清楚的，父母都在世，若是寫信告訴她父母夏淑明死了，她父母一定要哭個死活。」說着，她又舉手揩了一下眼睛。

李輝終久是個純樸不易動情感的人，她始終沒有掉下一滴眼淚沉默在一旁，抬着眼睛望望這個人的面孔，看看那個人的表情，心裏雖然也爲死去的夏淑明難受，但在她那又黑又厚的臉皮上却不容易表現出來。她看大家悲傷的空氣逐漸平息了，大家都在談着死者，她趁着寂寞的空隙，也插嘴說：

「我們給她開一個追悼會吧。」

這句話自然刺激了在悲鬱中的大家，只有王翔雲抬起頭來用眼睛瞪了李輝一下，別的人却緘起眉頭都低下腦袋，有的把脖子扭過去了。但李輝何會知道自己的話不應該在目前說出呢？王翔雲的眼睛她也不以為意，她滿以為自己的提議是正當的，看大家都沉默無語，她便又加上一句：

「梅亞輝的追悼會和她一起開吧。」

李輝看大家還是沒有人應她的話，她便也沉默了。

王翔雲又瞪了李輝一眼，低聲說：

「這話還用到你來提起！」

李輝發現了王翔雲那厲害的眼光，又聽得她這寒暄的話，她那兩個圓臉球漲得通紅，知道自己說錯話，便低下頭去了。

過了幾天，魏進，張樹民，和另外的一些男隊員們也陸續到了襄樊，一個個都變得黃瘦缺少營養的樣子，衣服破爛骯髒。張樹民患着厲害的瘧疾症，頭髮蓬鬆長亂，兩顴骨豎起甚高，嘴皮都被體熱燒得暴開了，臉上只剩一層黃皮，衣服與鞋襪都破爛污穢不堪，簡直像一個剛出牢獄的囚犯一般。由這一批人嘴裏，又帶來一些不幸的消息，最初是報告着政工隊裏某某死了，某某失了蹤，某某又因害病被丟在半路上！接着便又是講述着路上危險艱苦的遭遇和見識，有的說他在路上看見了多少被敵機

機關槍掃射死的婦孺，馬匹，和士兵。有的說他如何逃脫開敵人機關槍危險的射擊！……工作隊駐紮在一所小學的校址破教室裏，一時那教室裏人聲喧雜，忽然有人談起女同志夏淑明也死了，這却使男隊員中起了不少惋惜的嘆息聲。

張樹民被放在一間安靜的房間裏，魏甦和范樸看守着他。張樹民呻吟一會，翹起頭來喝幾口開水，然而睜開兩個陷下去的眼睛，說：

「魏甦，你看我還活得成活不成呀？我的骨頭又酸又軟呀，站都站不起來啦。哎喲，……」

「張樹民，你別這樣悲觀。」魏甦安慰着張樹民說：「人誰不得一場病呢？我們生活在這大時代裏，病魔也是咱們的敵人，既然染了病，咱們就給病魔戰鬥，張樹民，你不應該哭，不應該流淚，你應該咬緊了牙關，與病魔戰鬥，戰勝了病魔，你就會好的。」

張樹民聽了魏甦這演講式的話，心裏得不到一點安慰，口裏仍是呻吟着，把蒙住頭的被頭掀開，睜開眼睛看了一下面前的魏甦，說：

「我若是戰不勝病魔呢？那我就快要死在病魔的手裏了，是不是？」

「唉，張樹民，看你這人，你應該要有自信力呀！一個人有了自信力才會戰勝敵人，也才會戰勝病魔。」

魏甦說着，微細起鼻梁，露出兩根小牙齒，兩個眼睛望着張樹民。張樹民又嘆了一口氣，閉住眼

睛，也不說話了。

范樸坐在旁邊一條長凳上，躬着身子雙手托了腮，眼睛注視着地下，一句話都不說的沉默着。半晌，才抬起頭來用眼睛瞞瞞張樹民，說：

「張樹民，你吃過了奎寧丸麼？你若沒有，我送你幾顆。」

范樸說着，也不管張樹民同不同意，已經伸手從自己的衣袋子裏掏出一個紙包，把紙包打開，拿出幾顆雪白的奎寧丸送到張樹民面前。張樹民睜開了眼睛，看着范樸送過來的幾顆奎寧丸，趕快伸手接過來說：

「這才不是空談的辦法，這才是與病魔現實的戰鬥者，只說與病魔戰鬥，與敵人戰鬥，口裏吐出的空話，有什麼用？你會戰鬥死了幾個敵人與病魔？終久還沒有范樸送我的這幾顆奎寧丸有效用！」

張樹民把那幾顆雪白的奎寧丸拿在手裏，說話時兩隻眼睛不會看一下魏甦，彷彿自言自語一般，最後又閉了眼睛，把被頭遮住自己的臉孔，裝做睡去。

魏甦感到沒趣，一個人走出去了。范樸仍留坐在那條長板凳上。張樹民聽到魏甦的脚步走遠，消失在房門外面，便睜開了眼睛，把被頭掀開，望着范樸，說：

「這位魏大師，整天說與這個鬥爭，與那個戰鬥，可是經過這許多次戰爭的場面，我們的同伴們死去不少，這位口裏整天喊叫鬥爭的大師，却還活着，連傷也沒有受過，他何會戰鬥死過一個敵人？」

哼！如今我病了，他却又要我與病魔戰鬥，這就是我們這位魏大師的一口法寶，等我們都死光了，他的嘴還在戰鬥哩。」

范樸聽着張樹民的話，起先覺得他的話帶出幽默，使他發笑。但由張樹民的話裏，不禁使他想起兩位在戰鬥中死去的姐姐，梅亞輝與夏淑明，那令人悲痛的情景使他的眼圈兒不由得紅起來了。

「張樹民，你這兩天發得厲害麼？幾天一次？」范樸問。

「快死了，我快被病魔戰鬥死了。范樸，我真的若是被病魔戰鬥死了，你可別光想着你死的梅亞輝，你也得把你的朋友張樹民想着些，他，他可不是光會吹牛的人，他不會說話，可還會殺敵人。」

「看你這人，怎麼就會被病魔戰鬥死！」范樸笑着說：「你照時間把那幾顆奎寧丸吃下去，就可把瘧疾鬼兒截住的。」

「唉，多謝你，范樸，我當真還能活下去的話，范樸，這裏可不是咱張樹民久留之地，」張樹民突然豎起身子來，瞪大了眼睛，用手掌把胸膛一拍說：「你看着，他魏魁和我，誰走在前面！」

張樹民說話太興奮了，忽然感到身子冷起來，趕忙用被子裹住身子睡下去，他立刻意識到病魔又來侵襲他，身子的寒冷一會比一會厲害，他咬緊牙關，與病魔抗拒，對范樸說：

「現在我的瘧疾又發作了，范樸，給我倒碗開水喝吧。」

范樸從外面替張樹民倒來一大碗白開水，張樹民一氣便把那碗白開水喝下去，身體略感到溫暖了。

些，然後他便又倒下去，用被子裹緊了身子，把頭也蒙住，睡去。……

天氣嚴寒，地面上已蒙了薄薄一層銀雪，漢水依舊是幽靜的流着，露出那副碧藍的面孔。政治隊紮駐在樊城休息無事，便趁機會給梅亞輝與夏淑明兩位死去的女同志開了一個追悼會，在一個空漠陰慘的禮堂上，窗子用黑紙糊了，四週牆壁上掛滿了輓聯，花圈，哀詞等，在那講台的牆上，掛了梅亞輝與夏淑明兩位的像片，四週用松柏枝子圈了，講台的桌子上燃了兩枝大臘燭，在沒有開會以前，那幾位女同志一看見梅亞輝和夏淑明的像片，在那陰慘的燭光下被松柏枝圈着，便不約而同的都響着鼻子啜泣起來。山鷹也掙扎着病體來參加追悼會，她的眼淚流得更多些，尤其在她生理上發起變化而更惡劣的情緒中，容易悲傷，憂鬱，多思的神經質的心上，一發現梅亞輝與夏淑明兩個人的面孔，勾起她不少悲痛的思想，抑不住的淚珠一下便湧出來，並且發出哽咽了。

「山鷹，你身體不好，不能過於悲哀。」王翔雲在旁邊勸慰着山鷹，但是她自己的眼淚却仍是忍不住的流着。

「王翔雲。」山鷹用手帕拭過眼淚，抽泣着說：「若是梅亞輝還活着，我也許不像現在這麼憂鬱，也許她能把我們帶到光明自由的地帶去，我們決不會這麼憂鬱死。……」山鷹說到這裏，眼淚已經忍不住又溢出來，她那消瘦慘黃的臉孔，使王翔雲看了，更忍不住悲傷了。

「是呀，」王翔雲說：「你和以前變了許多，看你的臉够多麼瘦呵！」

山鷹聽了她的話，眼睛裏又溢出一股淚水，但是沒有說話，沉默着了。

這時候，王震寰走過來，把王翔雲和山鷹的胳膊扯了扯，說：

「開會了，到這邊來。」

山鷹這時才發現禮堂四週的牆上，有不少的小臘燭點起來了，陰暗中站滿了男女青年，山鷹隨着王震寰走到女賓那邊去，看見許多人都在拭眼淚，揉眼皮，發出嘆息聲音。

大家都肅靜下來了，有一個人焚了一大把香火，插在講台的桌子上一個香爐裏，行過了儀式之後，主席登台說話了，王翔雲用手輕拉一下山鷹的衣角，把嘴唇湊近山鷹的耳朵去，低聲說：

「董子遜也來了，你看見了麼？」

山鷹忽然緊張起來，發現董子遜背影在她們人羣中，山鷹有些忍耐不住了，她對王翔雲說：

「咱們走吧。」

王翔雲懂得山鷹的意思，便隨了山鷹撥開衆人走出禮堂來。誰知董子遜早已發現了山鷹和王翔雲她們站的位置，如今突發現山鷹與王翔雲不見了，他也便飛快的離開了禮堂，在外面一條甬路上，和山鷹與王翔雲碰了面。

「怎麼，你們往那裏去？爲什麼不等追悼會開完就走？」董子遜的臉孔上帶出一些冷笑，望着山鷹那消瘦的臉，同時，他那可怕的眼睛又往她肚皮上移去，似乎看看她的肚腹膨脹起來有多少高度了。

山鷹的視線望望董子遜那可怕無情的面孔，趕快落下去，低着頭不敢再望他一眼。王翔雲看山鷹那懦弱窘難的表情，便走上一大步，笑着對董子遜說：

「我們不想待了，想出來走走。」

「哼，想出來走走！」董子遜帶出一種不信任的表情，又斜着眼望望山鷹，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一套。你們難道不想念梅亞輝嗎？」

「不，不是那，」王翔雲吱唔道：「我們怎麼不想念梅亞輝！因爲那禮堂裏沒有坐位，山鷹身體不好，不能久站，支持不住，才出來的……」

「嘻嘻，嘻嘻，……身體不好，我早就知道她身體不好，再過些時間，她還要不好呢！……」

山鷹低着頭，站在一旁，一句話不說，淚珠撲簌簌的滾出來。王翔雲發覺山鷹哭，不知內情底細，莫明其妙的望望山鷹，然後伸手拉她的胳膊，說：

「走吧，我們又沒犯了什麼罪，難道走路的自由也沒有了嗎？」

董子遜站在旁邊，瞪大一雙眼睛，如今一次也不開合了，只是額蓋上的青筋却仍似蚯蚓般鼓起，顫跳着。望着山鷹和王翔雲走過去，他在她倆的背後說：

「不管怎樣，我不給你宣佈出去，你心裏總不會把那小種子當做別人的。……」

這話王翔雲沒有聽清楚，但是山鷹却聽得十分清楚，這句話更刺激起她心裏的悲痛，尤其在她變態的情緒中，她更難忍受，淚珠直從她眼眶裏撲撲的滾下來。

「山鷹，他又說什麼？」王翔雲回過頭來問。

山鷹只是沉默着落淚，王翔雲發現山鷹悲痛的樣子，也不敢再問了。這時候，董子遜又追趕上來

，問山鷹：

「山鷹，你住在什麼地方？」

山鷹不理他，仍是沉默着陪着王翔雲走。

「你告訴我，我也不會去找你的，難道你還以為我不知道你的近況嗎？」董子遜又說。

「既是知道，那又何必問呢？」山鷹不哭了，憤憤的說。

「我要問你的事，就是我吃醉酒的那夜你爲什麼把我的小槍拿去？」

「誰拿你的小槍？你別賴人！」山鷹堅決的說，望着他腰裏的小槍確實沒有了。

董子遜的臉突然又笑了，小眼睛又在開合着，躬下小駝背，小聲的說：

「沒有拿就沒有拿，又何必急？我想問問你，那一夜我怎麼睡到泥塘裏去？我是怎麼跌下去的？」

……

山鷹這時才知道他還在糊塗夢裏，吐出一口氣，說了一聲不知道，便又朝前走去。王翔雲回頭笑

着對董子遜說：

「山鷹已經結婚了，你知道不知道？」

董子遜點點頭，蒼白着臉子說：

「嗯，知道，知道，……不過結過婚我給她談談話又有什麼關係？」

「若是叫她的愛人看見，不是要吃醋的麼？」王翔雲說着，笑了。

董子遜聽得王翔雲的話，有些失了勇氣，惘然的站着不動了，王翔雲的笑在他眼睛裏發現許多譏嘲，當他再抬起頭望時，山鷹與王翔雲的影子早已沒有了。

第二年春天，鄂北戰場上逐漸穩定下來，這個政治工作隊，便又要開赴隨縣棗陽的前線去工作。張樹民的瘡疾症雖然已經吃奎寧丸吃好了，但因為身體沒有復原，走不動路，便請准了病假留在後方。山鷹因為懷孕，便和穆楚離開了工作隊。王翔雲一得到山鷹這個消息，心裏不免又湧起一股淒酸，在亂雜的宿舍裏咳聲嘆氣，眼睛裏含着清淚，對李輝說：

「我現在又要與山鷹分別了，心裏真是難過。梅亞輝，山鷹，和我，我們三個人是最要好的老朋友，梅亞輝死了，山鷹又害着憂鬱病，我這兩個知己朋友就這樣完了麼？」

王翔雲說着，兩顆淚珠已經撲簌簌滾下她高的顴骨來。純樸忠誠的李輝，天生的笨嘴，雖然心裏被她的話感動得滾騰着滿腹情感，也不知如何表達給王翔雲才好，她眼睛裏也含着同情的淚，望着王翔雲嘆長氣，嘴唇掀動了一下，也沒說出什麼，兩個有厚皮的瞎眼，直楞楞的望着王翔雲。

旁邊王震寰正在整理着她的小包袱，聽見王翔雲抽泣，覺得這個人也太好哭了，與山鷹一樣，動不動便流眼淚，她對於眼淚政策是大不同意的。她的人生觀是快活，天真，不憂鬱。她走上兩步來，把已整理妥當的小包袱提在手裏，說：

「王翔雲，我看見你哭的次數，比山鷹還多啦！與山鷹分離也值得哭！人難道還在一起待一輩子不分開不成？我覺得你真不應該哭。」

「是啊，何必哭呢！哭的別人心裏也很難受哩。」李輝現在有話了，附和一句說。

王翔雲把眼淚拭乾，抬起頭來，嘆一口氣說：

「其實我倒並不是爲目前的分離難過，因爲由這次分離，勾引起了我們不少以往友情上的事，也叫我不由得想起了家，我那家裏人最愛我的是我祖母，也和家人們全都死在黃水裏了，只剩下我一個父親，如今也不知下落。我失去了朋友，知己，怎麼不令我重想起家呢？然而如今家也沒有了，這又怎麼不令我悲傷，難過呢？」

「李輝不也是河南人麼？她的家也淪陷了，沒有消息呀！她可不悲傷，也不難過呀？」王震寰說，兩隻圓眼睛瞪得大大的，瞪視着王翔雲，彷彿由這句話就可征服她。

「唉，你別拿她給我比呀！」王翔雲說：「李輝，她何嘗沒有苦痛？不過她沒有說出罷了。你雖然是一個樂觀人，臉上天天浮着笑，其實你如果想起了夏淑明，你又何嘗沒有悲哀！每一個人總有些痛苦的，只不過看他苦痛的程度如何罷了。」

王震寰臉上又浮起笑了，圓團臉子像兩個皮球，說：

「無論如何，還是要與山鷹分離的。」

政治工作隊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王翔雲，李輝，王震寰她們三個人，一同去給山鷹辭行。春天的氣候逐漸溫暖起來，人們都穿起夾衣服也不覺得冷了。山鷹和穆焚住的這間破房子，有一個大窗子，窗子外面是一塊草地，被矮牆圍着，種滿了桃樹林，如今正是桃花放開的時節，山鷹和穆焚兩個人搬兩張椅子，正坐在桃樹林裏對着明月談話。她們的到臨，使山鷹與穆焚吃了一驚。走在前面的是王震寰，她發現她們一對在桃樹林裏坐着看月亮時，便對後面的兩個擺手兒，意思不讓她們做聲，她像捉迷藏一般躡着手腳偷偷向他倆背後溜去，但早已被山鷹發現了她的影子，山鷹叫着：

「是那個鬼影子捉弄人？」

王震寰好笑的嘴早已有些忍耐不下去，聽得山鷹喊，便哈哈的笑起來，知道隱藏不住，彎着身子從桃樹林裏跳出來。這時，那後面的兩個也忍不住發出咕咕咯咯的笑聲了。

「真想不到你們這時候來玩！」穆焚從椅子上站起來，笑着對她們打招呼。

「我們是來偷聽身的呀，想不到你們坐在外面。」王翔雲笑着說。

說着，三個人都一齊向山鷹他們這邊走來了。

焚穆又搬來幾張椅子，大家都坐在桃樹林裏，又買來一些花生米和開水，對明月享受着桃花的香氣，嘴裏又有花生米與開水吃，這倒頗有些詩意。

「這裏坐真好呀。」李輝笑着那一張厚嘴脣說，露出一口的大寬牙齒。

「詩人才會選擇這種藝術的地方呢。」王翔雲說。

王震寰不說話，口裏不停的咀嚼花生米，望着天上那尚未圓的明月。

王翔雲不把來辭行的事先說出來，恐怕一說出了，山鷹難過，把目前這一場與緞弄得蕭條下來，所以她儘量談着別的話，把時間拉長去。她們談着梅亞輝與夏淑明的屍首，敵人將來退走以後，她們準備把梅亞輝的屍體起回內地重葬；只有夏淑明的屍體沒法子尋回了。

「夏淑明到底是怎麼死的？」穆焚問。

「她的死，只有范樸一個人清楚。」王震寰顫着聲音說：「聽說她是患了瘧疾走不動的，藏在一間小草房子裏，敵人燒房子時，范樸把她攆出來跑，就在范樸身上中槍彈死的。」

穆焚聽了，深深嘆一口氣，他抬起瘦臉來望望晴空中的明月，彷彿在悲鬱的氣氛中他也忘記不了賞月似的，提起沉痛的調子說：

「一個人的死真難料想，想起了前幾個月我們一路在汽車上和步行的路上時，她還那麼活潑的談着，笑着，想起來還像昨日的事，然而現在她却已被敵人打死了。」

王震寰，王翔雲，山鷹，她們幾個談到夏淑明與梅亞輝的死時，活潑的空氣本已消失，而且在她們每個人的心上都添了一層悲酸的氣氛，如今怎經得起穆焚這種沉痛的聲調的擊敲了，她們的眼睛都不約而同的湧起一股淚酸，就連李輝的眼睛也都有些濕潤了。

山鷹有些難以忍耐，阻止着穆焚說：

「別談這些了，我們談些別的吧。」

穆焚懂得她的意思，趕快從小桌檯上抓花生米，分給大家吃，這樣也許可以把悲痛的空氣調濟過來。大家吃着花生米，都偷偷把眼淚拭過。穆焚望着晴空中，一個流星倏然拉長一條流線而消落，穆焚叫着：

「看流星，看流星。……」

然而等大家都抬頭看時，空中的流星早已沒有了，還是那塊尚未圓的月亮仍在空中瞪着獨眼，似乎和誰賭氣一般。正在這時，門子外面一陣腳步聲，穆焚走過去喊着：

「誰呀？」

有兩個男的走進來了，一個是魏魁，一個是范樸，兩個人都穿着軍衣，戴了軍帽，腰裏抽了小皮帶，一走進來，便齊聲叫道：

「山鷹，穆焚，我們是來辭行的，明天一早就出發前線工作。」

山鷹一聽這個消息，不覺愕然，然而那兩位男同志沒有多的時間停留，談了兩句話，就轉身走了。穆焚代表山鷹送出門去，又回來坐下在原位子上吃花生米。

「他們出發，你們不出發麼？」山鷹問王翔雲。

「我們也要出發的，」王翔雲說：「今夜我們到這裏來，也是來與你們辭行的。」

山鷹聽了這話，並沒有難受，眼睛却呆呆對着月亮望，一會，才說：

「是呀，穆焚和我過三兩天也要離開這裏，到鄒陽去的，想不到你們却比我們先離開這裏了。」

「是的，人的離合真是難說。」王翔雲說：「這一次離開，說不定過一兩個月就又見面的。」

山鷹聽到這話，不知怎麼，由一股悲傷而憂鬱起來。她想到她這一天一天笨重起來的身子，是不能再像她們那般自由跑動了。由這一點又想起了許多其他的事，腦海裏又似亂麻一般不清楚起來。

「山鷹，你們到鄒陽去做什麼呀？」王震寰天真的問。

「到鄒陽想安靜的休息一下，穆焚也在那裏就另外一個工作。」山鷹說，用手帕子揩了一下眼睛。

大家都沉默了，花生米已經吃光，便更顯得寂寞。不圓的月亮更光亮起來，直把桃樹林照得似披了霜冰一般，不知何時它已偷溜過屋角去，仍是像賭氣一般瞪視着寂寞的大地。氣候逐漸涼起來，穆焚甚關心山鷹受寒，說：

「夜深了，進房子裏去坐吧。」

這時候，王翔雲和王震寰便站起來說要走了，李輝也隨着站起來，大家互相緊握了一陣手，都會着淚分別了。

她們走後，山鷹和穆焚搬進房子裏去。自從他們住進這個院子的圍牆來，不知怎的，山鷹對於院子感到害怕，原因是由她看起這圍牆來，很與她由西安出來時，路上住在汜水車站土洞子的外面那圍牆。所以她對這院子憎厭着，害怕着，便是這房子的窗子，也很像汜水車站上土洞子的窗子，是活的，若是不插門子，人便可以由外面推開跳進來。若在穆焚出門時，留她獨個在房子裏時，她總是把窗門的門子插緊，而且時時從破開紙的窗櫺裏望着外面的圍牆，担心着會從圍牆外面跳進人來。所以她常常催促穆焚早些離開這房子。但是穆焚的心情却與她正相反，他對這房子的窗戶感到很大興趣，因為可以自由的把它打開，陽光與新鮮空氣都可以隨時放進來；尤其窗子外面的大院子，大院子裏那片桃林樹，可以供他散步時的觀賞，這樣好環境的房子從那裏去尋呢？

這天夜間，王翔雲她們辭別走後，她心情上感到更孤單，覺得她知心的朋友都離開了她，身體一天天笨重起來的她，今後連談知心話的朋友也沒有了。由於失友的難受，便又牽引到這使她害怕厭惡的房子身上來。山鷹說：

「他們明天就全都離開這裏了，我們也趕快走吧，我不能再在這間討厭的房子裏住下去。」

「唉，」穆焚嘆一口氣：「你爲什麼總是討厭這間房子？」

「我不喜歡它，我看不慣它，我討厭它，你難道非強迫我住下去，我就一個人走。」山鷹生氣的叫着，兩隻眼睛瞪得很大。隨後她便倒在床上痛哭了，頭髮披散在紅被頭上。

穆焚見她生了氣，便不敢再對這房子誇讚，也不敢再追詢她討厭這房子的原因，走過去安慰她，替她拭眼淚，理着亂髮，說：

「山鷹，你別生氣呀，你身體不好，不能太過生氣，我們後天就離開這裏，到鄱陽去。到鄱陽再另外尋一間你滿意的房子，等孩子生下來，我們的小家庭就更圓滿了。山鷹，你別哭吧。……」

山鷹一聽得他提到她肚子裏的孩子，蒙騙在她心裏的良心一跳，更是難受，哭聲越大，這是她悲悶中趕巧的一個機會，可以借着不同原因的痛哭發洩出淤積在她內心甚久的憂鬱。

穆焚見她哭得更厲害，他疑爲是自己觸犯了她的，他兩眼裏也落下淚，爲她懺悔，並且又勸慰着山鷹不可過於悲傷，這對於她身體是很不好的。

山鷹漸漸停止哭了，拭乾了眼淚，睜着兩個紅濕的眼睛，她想把肚子裏那塊罪惡的東西坦白的告訴給他，那不是他與她愛情的結晶體，正相反的是一塊他應該咀咒的罪惡東西，她很想等它產生下來以後，當他的面把這塊罪惡的東西摔死。想到這裏，目前想坦白給穆焚的勇氣就消失了。她想，還是等這小東西出世以後，再告訴他，那他也許會原諒她的。她心裏的愁悶消散了些，心中輕鬆了些。她憎厭肚腹中的小東西，想她不管怎樣她是不想哺養它的，便是穆焚原諒了她，不把它摔死，也要丟下河去淹死。總之，她是不想看着這塊黑斑在這世界上長大的。

桌子上點了一盞菜油燈，被窗縫子漏進來的風吹得搖晃，這房屋裏的佈置是極簡單的，除了靠窗

子的一張漆紅大方桌，兩把椅子，便是倚牆一張床，床上支起白紗蚊帳，雖然目前還沒有蚊子，但床上遮起了這個紗帳，才不會使這間大屋子太單調。穆焚痴痴的坐在床沿上，山鷹仍倒在紅被頭上，照道理他們是幸福的，快活的，但不知怎麼，自從他們同居以來，他們沒有感到一點快活，也不感到幸福，焦灼在山鷹心上的是如何坦白給穆焚知道她肚皮裏的小東西是塊罪孽的黑斑，所以她的憂鬱便更加深。穆焚呢？則因見山鷹沒有愉快，他的心也便被她的憂鬱沉下海底去，也是黑陰無光的，過着暗淡的日子，他想盡了方法也不能使山鷹快活。他的猜想山鷹的不快活也許是懷孕痛苦的原故，所以他很希望山鷹早早臨產，好等到山鷹產後獲得快活。……

政治工作隊出發前線的第二日，穆焚與山鷹也啓程往鄒陽來。山鷹不敢乘汽車，恐怕受到顛抖，只有坐那襄江裏的逆水船。來到鄒陽，換了一個環境，山鷹心中稍微愉暢些。這早已受到戰爭影響的鄒陽臨江的破城裏，由下水逃上來的人們和公務員等，早已把房子填塞得滿蕩蕩的，甚至連往日不住人的破草棚子，也被修理起來住了人。那順着江邊建築的一條煩鬧的石板路街上，每到夜間，人們擁擠得像籬笆，形成戰時的繁榮。在城內空曠處，有一片濃密的樹林，形成一所公園。穆焚與山鷹在城外臨襄江邊岸的鄉莊裏，租定一間破房子，安定下來以後，又接洽工作關係，有時間便陪同山鷹進城去公園裏散步。

這一片樹林，正當抽嫩枝發茂葉時，那碧青的顏色，是山鷹最喜歡的。所以每到黃昏時候，穆焚

下了辦公廳，便陪着山鷹去遊公園，看那茂密的柳枝葉叢，以消除山鷹憂鬱的心情。但她身體一天天加着重量，那藏在她肚皮裏的小東西常常轉動，到醫生那裏檢查，醫生說她不可太過勞累和憂鬱，要好保養，休息，才不會使她肚皮裏的小東西有所損傷。醫生的囑告何嘗是山鷹的需要呢？她恨不得把肚皮裏這塊使她憂悶的黑東西消除，她希望快點使它脫出她的身體，所以醫生囑告她應注意的事，她也毫不放在心上。她天天在搬着手指算着分娩的日期，何時才跳出這愁悶的坑！她每日除了迎接穆焚下辦公廳，約他進那公園裏去散步外，當穆焚去辦公的時間，她一個人忍耐不住寂寞與煩悶，她一個人便跑下襄江的沙灘上去散步，走出很遠去，她到水邊看那棲息的雁羣，那雁羣往往被她驚得成羣飛走。又望着碧清的河水唱一會歌，然後從沙灘上揀石子往水裏拋去。當她肚皮裏的小東西一翻動時，她感到一陣劇烈的作痛，她便咬緊牙齒忍受一會。一直她感到疲倦，才慢慢從沙灘石礫上往回走來。走進襄江邊岸上的破房子裏，喘着氣躺睡在床上，因為過於勞累，她的兩條腿子腫起圓溜溜的，失了知覺。這時候，她只有靜待着穆焚回來了。

穆焚在××部裏當一名小科員，每日下辦公廳回來，照例喘幾口氣，最關切的問問山鷹的身體。山鷹疲倦的喘氣，頭躺在疊起的被窩上，臉蒼白無精神，痴痴望着下班歸來的穆焚，休息一會，兩個人才慢慢走到附近一個包飯的小飯館裏去吃飯。這便是山鷹婚後生活的一段。……

日子就如襄江中的水，平淡無奇的流過去。城裏掛在天主堂高樓上的鐵鐘雖然常常被敲得響着，告訴人們敵機來襲的號令，但因它響的次數太多，雖然也會飛過來一兩次偵察機與路過的兩三架轟炸機，總沒有投下炸彈，於是那鉄鐘的號令漸漸對人們失了信用。近來總然也有警鐘的聲音傳出，街上仍是有人來往，四處人們仍如平時行走，襄江靠岸的一片船隻，還是攏聚着沒有疏散開。碼頭附近，在江邊洗衣服的一羣婦女們，依然談笑自如，搓着肥皂，洗着衣服，並不以空襲為意。這安靜的鄖陽，是充滿着這麼一片泰祥景氣。山鷓肚皮裏那一個小東西，也便在這平安的時日中逐漸成熟，當她生產前兩三天，便遷進城裏一個醫院裏去，準備把這塊黑愁從她肚皮裏剷除了。這雖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她知道這塊黑東西從她肚子裏剷除以後，她將要快活，她的心將要光明起來，她與穆焚兩個人將要幸福起來。……她想到這些，便不覺得目前的生產是苦痛的事。

(161)

這醫院是天主教堂開辦的，病人的房間與大都市中的醫院比起來，並無愧色，四週的樹草花木種植得很多，尤其是那石子漫的甬路兩旁的萬年青，被剪得很整齊，露出蒼綠的顏色，一直把大小甬路都繞到了。萬年青後面被圈起的那各種形狀的面積裏，擺列着各種花的花盆，還有葡萄架，紫藤籬的

搭架，……令人看了便感到欣喜。山鷹便在這個環境裏臨產了，生產以後，她聽那接生的醫生說是個女孩子。山鷹每日靜睡在病房裏，有時從那罩了碧紗的玻璃窗裏望着窗外這些花和紫藤蘿。穆焚坐在旁邊望着那靜睡的嬰兒，他臉上露出愉快的顏色，一會，他把嬰兒抱起來，說：

「她長的和你一樣，也有那樣一對大眼睛。」穆焚把嬰兒抱到窗子前面，端詳着那嬰兒，一會，又把她抱近到山鷹面前，說：「你看她的眉毛與你的一樣，也是那麼彎細得可愛。」

這時候，那嬰兒彷彿受到驚恫一般忽然哭叫起來，山鷹聽見她的哭聲，心裏便是一陣煩燥，叫道：

「你把她抱遠點。」

「怎麼，你不喜歡她？」

「我不喜歡她，我討厭她，你替我把她丟下襄河裏去。」

穆焚望着山鷹那副焦灼的表情，便把嬰兒抱開了，用手搖着她不要再哭。那嬰兒却也很乖，經穆焚一搖，也真停止了哭。但只不過半分鐘光景，她便又哭聲大作。穆焚的手搖已經失了效力，哭得令人心焦，穆焚說：

「她要吃奶子了。」他望望山鷹：「你給她吃一次吧。」

「我沒有奶子給她吃。」

「看你這性子，真是古怪，她哭了，需要吃奶子，你爲什麼不給她吃？難道不是你養的？難道她不是我們愛情的結晶？……」

山鷹心裏一沉，淚珠兒突然撲簌簌的滾下來。

穆焚正在有些生氣的瞪圓眼睛望着山鷹，發現她哭，心裏立刻失悔剛才的話不應該講，他知道她有一股執拗的性子，這性子一上來，偶然觸犯就會發生悲劇的。他又搖着懷裏的嬰兒，用力的搖，把她搖暈了，她才停止哭，慢慢睡着，穆焚把她放在小床上，蓋起了小棉被，然後才慢慢走到山鷹面前來安慰她。

「山鷹，你不能哭的呀，在產期中哭，會得眼痛症的。」穆焚說。

「便是眼睛得了瞎症，也是要哭的。……」山鷹用手帕拭着淚說。

「你爲什麼哭呢？我到底又觸犯到你什麼地方？希望你坦白的說出來，才不會使我像待在閻胡盧裏呀。」

山鷹抽泣着，拭乾了眼淚，兩眼紅腫着，頭髮蓬亂得像亂麻。由這次生產的遭難，她的面貌蒼老了許多，臉上只剩了一層瘦皮包着顫骨，眼窩陷下去，以前那誘人的少女美從她臉孔上尋不出什麼了。她沉默着，抽泣幾下，說：

「你並沒有觸犯到我什麼地方。……」

「那麼，是什麼原因呢？快點說呀。」穆焚着急的問，額上隆起幾根血管來。

山鷹眼睛裏的淚水又似泉般湧出來，她的嘴唇發出恐怖的顫慄，抽泣着說：

「使我痛苦的原因，就是已產生下來的孩子，她不是我們兩個人愛情的結晶，她是董子遜給我的黑斑。……」

山鷹說完，眼淚停止流了，也不抽泣了，心裏的苦痛似乎已完全卸去。她抬頭望着穆焚的表情。

穆焚起初還認爲她是在說瘋話，不然便是他的耳朵聽錯了，或是他在做夢。他臉上露出很平常的微笑，望着山鷹，並不說話。山鷹看他的表情，以爲穆焚把這事又看得很平常，可以原諒她了，她立刻感到非常輕鬆，以前淤塞住她心房的黑愁，都消散乾淨了，在她的心中敞開一條光明的路，在閃躍着她與穆焚兩個人的前程，那是充滿着幸福，愉快，光明，……片刻間，她臉上充滿着快活的微笑，是空前所未有的微笑，望着穆焚，並且握住他的手說：

「穆焚，你當真原諒我麼？你當真不惱我麼？我的身體現在復原了，我不等滿月就可出醫院的，免得花錢過多呀。」

穆焚臉上的笑忽然消失，那豎起的顴骨與鼻子都顯出很高，眼窩凹下去，嘴唇裏微露着幾根白牙，彷彿是突然露出的息潮的海底，令人感到淒寂，睜着他那兩個發亮的眼睛凝視着山鷹，半晌，才說：

「你又說什麼瘋話？不要蒙騙人吧！……」

「怎麼蒙騙人？我說的都是真事。自從這孩子從我肚皮裏生出以後，我心裏一切憂鬱都沒有了。以往的鬱悶，都是這個孩子帶給我的，以前我不敢給你說，怕你難過，如今已生下來，就等於把我心裏的鬱悶消除了，今後我心裏將是快活的，我們的生活也要幸福起來，所以我就告訴你，你不快活麼？……」

山鷹用乞憐的眼光望着穆焚，她那兩顆黑眼珠發出黑亮的光，對穆焚痴望了甚久，她發現穆焚的表情有些變了，像獸子一般痴痴望着她，像發了暈的人，從他嘴角裏滴下口水來。一會，他抬起頭望着山鷹，吸一口氣，說：

「你不是在做夢吧？……」

「我怎麼會做夢？我的話一點也不錯。」山鷹又很平常的說。

穆焚長出一口氣，倒睡在一張躺椅裏，很久都不說話。山鷹以爲他需要休息，也知道她剛才的話對他發生了刺激，所以她常常轉過頭去偷看他的神態，表情，她發現他像一個傻子一般躺着不動，沉默着，兩隻眼睛睜着，也不知望什麼東西。他這種態度使山鷹感到有些害怕，她大聲喚了幾聲穆焚！但這喚聲對穆焚已失去作用，他兩隻眼睛仍舊那麼大大的睜着，那喚聲似乎沒有影響到他，但却把小床上的嬰兒驚醒了，那嬰兒便哇哇哭起來。山鷹掙扎着從病床上下來，那尚未恢復常態的下身因她的

移動作着劇痛，她移到嬰兒的小床邊，把她抱起來，望着嬰兒的小孔臉，便發生不少感想，眼淚便滴下了。山鷹抱着嬰兒，因身體加了重量，下身的疼痛感到更劇。當她移上了病床時，便感到下身有些血流出來她，呻吟着斜靠在被子上，掏出奶子來餵着嬰兒，那小東西一把乳頭含進口裏，便立刻不哭了。

穆焚從躺椅裏站起身子來，走出去了。這間寂寞的病房裏便只剩下山鷹和嬰兒。一會穿白外衣的一位女看護走進來，替嬰兒洗澡，換屎尿片子。把嬰兒收拾妥當以後，便走出去了。這時候那小床上的嬰兒雖然醒着，却沒有哭，睜着兩個黑亮眼睛望着紗窗外面的藤架，花草，兩個鼻孔發出緊促的呼吸聲。

山鷹在醫院裏已有好幾天沒有與穆焚晤面，她對於這下世的嬰兒逐漸發生了感情，她常常把嬰兒抱進懷裏，望着她的一對小眼睛和一雙小鼻孔，有時對着她入眠的睡態發怔。山鷹的身體漸漸恢復常態，可是這小東西也漸漸變成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安慰者，每日她抱在懷裏餵她奶子，望她吃奶的姿態，聽她緊促的呼吸聲，這嬰兒的哭聲，笑貌，甚至她四肢的舞動，都變成她心靈上最關切的一部分，她沒有一時忘開過她，她更沒有一點把她丟棄的意思了。這小東西雖然已脫離開她愁悶的內體，她內心是再沒有被她所焦愁着了，但繼續着却又變成她身外不可少的一小塊，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爲什麼這般關切她，疼愛她，處處都對她担心，恐怕她受到委屈。她的性格也完全起了變化，變成了母性

，慈的憐的了，對於穆焚的愛，自然就被這小東西分去，就有些疏淡了。所以穆焚雖然有好多日子沒有來見她的面，她似乎也並不感到太難過，太寂寞，她相信穆焚一定會諒解她，經過一些時間的疏遠，還會與她好起來的。

這一天，那留守在後方的張樹民突然來看山鷹了，他是由樊城坐汽車到鄆陽來玩的，背後還跟來了一位戴眼鏡的女同志，穿着一身軍服。那位女同志一進來，便笑着說：

山鷹，你還認得我麼？在汜水火車站的一夜？……」

「山鷹從病床上撐起了身子，望着面前戴眼鏡的女同志，忽然笑了，說：

「記得，想起來了，你不是那位領着她們去看黃河的魏慧明女士麼？」

魏慧明也笑了，說：「時光使人變得真快，我記得那時候你害着頭疼病，睡在洞子裏，是個少女哩，現在却已做了母親。」

山鷹笑着，聽了她的話，便有些不自然了。她把視線轉向張樹民，問他瘧疾病好了沒有？張樹民變得很瘦很黃，如今似乎沒有精神在人面前鬧滑稽戲了，他一進來，便喘着氣先尋一張椅子坐下，見山鷹問他的病，他只點點頭，表示好了。

「穆焚病了麼？」張樹民忽然問道。

山鷹眼睛一楞，心裏一沉，全身的肌肉加了不少重量，看着張樹民的瘦臉說：

「你在什麼地方看到他？你看他怎樣了？」

張樹民因爲發瘧疾把身體弄得太虛弱，身子靠在椅靠上，喘一口氣，說：

「他大概有好久沒有去辦公了，他們機關裏有人問起我來。」

「他好幾天沒有回來了。這次我生產，他也請過假的呀。」山鷹說。

「有人看見過他，說他誰都不理，不說一句話的發悶。」

「嗯，……」山鷹眼前一黑，但她極力想把面前這種嚴肅的場面壓下去，她轉過臉來又望着魏慧

明，說：「魏先生什麼時候來的？還回去麼？」

魏慧明被剛才一陣嚴肅的空氣壓得也沒了笑，看見山鷹勉強苦笑的臉，自己也便不得不以苦笑回

答山鷹，說：

「我是到這來看梅亞輝的，一到這裏聽說梅亞輝去世，我便不想留在這裏。我那裏已經請了假，不回去，也想到別處去。」

山鷹本來早就隱忍着若痛，現在聽魏慧明又提起了梅亞輝，心頭上又被釣起一陣悲酸，眼淚實在再壓不住了，便抽抽噎噎哭起來。

「山鷹，你別難過，唉……」魏慧明見她哭，她自己的眼淚也禁不住滴下來，用帕子拭着眼睛。

其實，她何嘗知道山鷹痛苦的原因呢？梅亞輝的死固然會使她痛苦，但目前的主因還是穆焚呵！

她不知如何生活下去？原先她心裏的一切計劃與幻想，現在都變得粉碎。穆焚對她的不能諒解，已成事實。懷裏小東西她也不能如想像那般容易的拋棄了，展在她面前是一片苦海，她自己將變成苦海中一隻孤舟，前途的渺茫是不可設想的呵！

張樹民也被這悲淒的空氣壓得不能呼吸，他繃着眉額甩一下頭，咧一咧猴子嘴，想說什麼話又說不出。最後他從椅子裏站起身子來，對魏慧明說：

「魏小姐，你不是還要看別的朋友去麼？天氣不早了，我們應該告辭了。」

這麼着，魏慧明與張樹民離開醫院，這幕悲傷的場面才算結束了。

他們走後，山鷹的產室內便是一片可怕的沉寂，嬰兒微弱的呼吸也變成了恐怖的聲音。她背靠着床欄坐着，眼睛不知望着什麼發着痴不轉動，這寂寞的房間裏所給她的感觸已與以往不同了。她怎麼也想像不到自己心地坦白以後，會使男子不諒解，如今她想起她母親常對她說的話了：「……男人呀，都是釣魚的呀。……」

山鷹在產後不滿整月，因感到經濟恐慌，揣抱着嬰兒遷出醫院，搬回到城外她原先與穆焚同居的那間破房子裏去。她仍穿着在戰地工作時候的草綠軍衣，做着半塊胸懷餵嬰兒乳吃。她在桌子上發現有穆焚留給她的一封信，她一面餵嬰兒奶子，一面打開信讀着：

鷹山：

我真想像不到我們在一起做了一場夢！你看了我這封信，不必難過，也不要替我擔憂，因為我決不會發狂，我也決不會做胡珈航第二。由於我對你同情，所以才對你有許多原諒，等到原諒的程度超過時，我才知道原諒是不能獲得真正愛情的，它裏面含蘊着不可溶解的黑斑，和你一樣，將會叫我苦痛終生，我是不能再原諒你了。我走了，再見。祝你恢復健康。

穆焚

×月×日

山鷹的心跳着，讀完了這封信後，含了淚的眼睛便痴望着懷裏嬰兒，她心裏是麻木無感覺的，一切罪惡都將歸罪在這嬰兒身上。她望着這可憐的孩子，很久，很久，眼睛也不眨一下，因產後身體的虛弱，終久不能支持，她感到眼睛發黑，便倒在床上了。一會，她又睜開眼睛，發現面前站着房東那老婦人，她在伏着身子望着她懷裏的嬰兒笑，伸手摸摸那嬰兒的臉子，說：

「是個少爺呀，是個小姐呀？」

「小姐。」山鷹無力的答。

「喲，千金，千金呀。乖乖。……」她就又伸手摸摸嬰兒的臉蛋，又問：「什麼時候滿的月？」

「還沒有滿月，才二十天。」山鷹無意的回答。

那婦人的笑臉立刻變了一副難看的像子，兩隻紅眼珠怒瞪出來，像對付一個仇敵一般向山鷹厲聲喝道：

「你害我們哪！沒滿月怎麼就進人家堂屋？趕快給我們滾出去！你個爛貨精，害死我們，……」山鷹像受驚一般撐起身子來，怔怔的望着在對她發作的婦人，還不知是什麼原因。一會，她才意識到剛才這婦人話中有不滿月，進人家的堂屋，……她才明白是破壞人家的風俗了。她有些失悔莫措的望着那發怒的房東婦人，看她滿臉的橫筋繃起，眼球充斥着血，像要把她吞食一般伸着手指對她點着，點一下罵一句極難聽極下流的話。近隣的人家都被吵得過來看熱鬧，小孩子成羣的把門口塞進。有幾個女人擠進來拉住房東婦人，勸她不要再鬧，並且安慰山鷹買一隻紅公雞來，爲房東家堂屋裏祖神牌位殺雞祭拜，經過這樣的講和，這場意外的風波才算平息了。

但是身體虛弱的山鷹，受到這一下驚擾，平息不下來的心血直是在跳，她抱着嬰兒，當時便出去買紅公雞。賣公雞的地方距開她住的這裏河邊上的小村子，足有兩三里路，因爲身體還沒有休養過來，又要抱着嬰兒走路，所以當她買到公雞沿着襄江邊岸的路徑往回走時，身體的疲勞，已經很難支持了。她一隻手提着紅公雞，一隻手摟緊嬰兒，走一步喘一口氣，江邊的風又大，吹得她那很久沒有梳理過的亂髮，似一蓬亂草一般在她頭上飛着。當她經過河床下一片砂礫時，脚下更覺得沉重難提，

手裏提的雞子與懷裏摟抱的嬰兒，更覺得加了重量，風一直吹透她的破軍服，她感到眼睛裏跳起一些黑點子，她忽然跌倒在沙灘上，暈過去失了知覺。……

太陽照得那碧澄的江水，閃着金色微浪，河灘裏靜悄悄無一個行人，風還不停的吹噓，將沙土吹得繞着沙丘打旋子。半個鐘頭後，山鷹從沙灘上甦醒過來，聽見嬰兒在她懷裏哀哭，發現手裏提的那隻老公雞也跳到一旁去。她掙扎着坐起來，感到身體被風吹得冷嗖嗖的，她伸手把遮住臉的頭髮撩起，然後便掏出乳頭塞住嬰兒哭泣的嘴，才掙扎着撐起身子來，從旁邊拾起了老公雞，喘着氣一直走上岸邊的路，走進她住的那個小村子裏去。

山鷹返回她住的那間破房子裏時，她感到頭重身輕，把老公雞交給房東婦人替她宰，她便和嬰兒一同躺倒在床上了。在朦朧中她被那房東婦人喚醒時，她彷彿被囚在一個蒸籠裏一般悶熱，頭像被開水淋一般疼痛，滾燙。嬰兒在她懷裏哭得喉嚨嘶啞了，她又把乳頭塞住她的小口，她立刻像厭惡了這乳頭一般又吐出來，哭聲更啞了。

山鷹發現房東婦人橫板着一臉無情的筋肉望着她，忽然不耐煩的叫道：

「香火都快燒到底了，快出來磕頭。」

山鷹抱着嬰兒，昏沉沉的走到堂屋裏，照了鄉間的舊習慣，對着正當中的神牌位磕了幾個頭，發現她買來的那隻紅公雞，早已被惡恨的房東婦人斷送了命，伸長兩條腿睡在神桌子上了，血還不停的從桌子縫裏往下滴。神桌上還有香火與神燈燃着，騰起煙氣。山鷹磕過了頭，那房東婦人臉上的顏色似乎才好看了些，但是山鷹身體的熱度更感到高漲了，又昏沉沉返回房裏去，這一次不想躺下，却歪靠在被子上，耳朵在鳴着，全身的血液都像沸了一般跳着。那嬰兒雖然還在嘶聲哭叫，但她是沒了一點情緒去照顧她了，便把她擱放在床頭邊，任她隨意哭泣。……

第二天下午，張樹民和魏慧明又到她住的這間小破房子裏來看她，張樹民一進房，便喚道：

「山鷹，魏魁來了。」

山鷹的身體雖然退了燒，但虛弱得比產後兩三天還厲害，全身的骨節都在作疼，耳鳴仍沒停止，張樹民的呼喚她是聽見了，微睜開兩隻眼睛，望見走進房來的是二男一女，她雖然還不敢確信魏魁的影子是夢是實，可是她清楚的望見魏魁的圓球臉和那一雙小眼睛迎面對她露出和藹的笑，鼻梁被笑綳了，兩根小白門齒也露出來。魏慧明站在最後面，却伸長脖子從眼鏡後面射出一雙驚奇的視線，注視山鷹那被燒得突然瘦焦的臉骨與萎靡無采的眼睛。本來帶了一副高興臉子的張樹民，如今發現山鷹那副瘦削得可怕的神態，一臉的高興也立刻消失了。面前這副瘦得只有骨頭的臉孔，幾乎使他們三個都不敢相認是山鷹了，簡直是個可怕的魔鬼。只有她穿在身上的那身退了顏色的破軍衣，和那一雙裂了口的破紅皮鞋，還是山鷹的裝扮。

他們都沉默着，慢慢移到山鷹的床邊，魏慧明爭上前去，望着山鷹的面孔，喚了一聲山鷹，不禁滴下淚珠來。

山鷹無力回答，更無力撐起身體坐起來，喉嚨已經嘶啞了，她掙扎着張開嘴，剛想要說話，却忍不住咳嗆，吐出一口痰，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的說：

「我燒了一天一夜呀，我想喝口水，……」

魏魁趕快跑出去，朝房東去要開水。房東老婆子早就惱恨山鷹不滿月進她的房，雖然殺了公雞拜祭了她堂屋的神牌，心中的懷恨仍未息滅，聽魏魁說山鷹要喝開水，求她給一杯茶。老婦人那一臉橫筋立刻繃緊起來，一腔的牢騷便借機而發了，她對魏魁說這小女人子爲何毀害她門一家人，不滿月的產婦登了人家的堂屋，是會收運喪產的，這如何是好？她談話的口氣中不但不給茶喝，還想叫山鷹搬家呢，免得死在她的房中。……魏魁一聽得這話，不覺一腔的憤怒衝起來，瞪圓一雙眼睛，繃起眉頭，怒視着那討厭的婦人，厲聲叫道：

「人家病得那麼厲害，向你求一杯水你都不給，你還說他媽的這些話，混蛋的東西！我揍死你。」

魏魁說着，被氣得忍耐不住，勒起袖口伸出一隻拳頭。張樹民聽見外面的聲音，走出來，拉住了魏魁，勸他不要鬧，這一鬧反倒不好，又要驚動了病人。那婦人終久是鄉裏人，儘管她怎樣奸詐，經穿軍衣服的魏魁一嚇唬，倒害怕了，趕快裝出一張笑臉，進房裏去把包了棉布的溫水茶壺端出來，遞給張樹民。

有了茶，山鷹一連氣喝了三四大碗，感到有點精神了，身體也有些氣力，說話的聲音也大了些。她聽見魏魁與那房東婦人爭吵，於是也就順口把她買公雞祭神牌的經過，說給大家聽，隨後她便掙扎着撐起上身坐着，魏慧明趕快勸她道：

「你不要坐起來，還是躺下吧，我們都是自己朋友，沒有關係的。」

山鷹搖搖頭，呻吟了幾聲，說：「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這時候，大家似乎也才想到了她還有個孩子，都把視線集中到她抖顫的一雙手伸向的一旁，那被一件破棉軍襖連頭都蒙蓋住的嬰兒身上。魏慧明看她無力的樣子，趕快湊上去幫她把蒙蓋嬰兒的軍襖掀開，山鷹把她抱起來，掏出乳頭往嬰兒的口裏塞，但她動都不動彷彿還在睡着，不似前兩天那般熱烈的開着小口銜她的奶頭了。山鷹突然放聲痛哭起來，原來她懷抱裏的嬰兒僵硬的挺直小身子了。

張樹民和魏魁都湊到床邊來，看着那已經閉住了眼皮的嬰兒，每個人的眼睛裏都含滿一泡淚水。山鷹的喉嚨哭得又嘶啞了，大家都勸着她不必太過悲傷，關於嬰兒埋葬的事，他們當完全替她辦妥，她還是好好休養一下。

「原因並不是那麼簡單，」山鷹啞着嗓抽泣着說：「這嬰兒死了是她的幸福，我不願她將來也遭受到我這樣的不幸，……」

「山鷹，別太難過，」魏魁說：「穆焚我會遇到他，也還要回來的。……」

山鷹忽然很有力量的把穆焚留給她的那封信從床頭扯過來，搖着頭說：

「你們看吧，我命運中的不幸已經註定了，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

山鷹說着，便又摟起了嬰兒的屍首慟哭起來。

張樹民，魏魁，魏慧明爭着把那封信看完，都長嘆一口氣。等到這一陣悲痛的空氣漸漸平息，大

家才開始商議嬰兒埋葬與山鷹今後休養的問題。當天下午，他們三個人湊了一錢點，買來一口收殮嬰兒的木匣子，另外還製了兩件小衣服，就這樣把嬰兒收殮進木匣子裏，在悲慘的氣氛中把嬰兒送出去，埋葬在襄河邊岸一片荒地裏了。

嬰兒被葬埋以後，第二天，他們商議着病勢嚴重的山鷹善後問題，魏甦這次從前線到鄒陽來，原本是辭掉那政工隊的事，來就某機關裏一個小科員的職位的，想不到這麼巧，看到山鷹與穆焚悲慘的結局，他趕快寫信給王翔雲，王震寰和李輝她們三位女同志，報告了山鷹不幸的遭遇與危機的病狀，希望她們趕快回來安慰山鷹。信寫完後，魏甦拿給張樹民和魏慧明看，他們也都簽了名，信便發出了。他們誰都不知道穆焚出走的原因，都把這一次的罪過歸付到穆焚身上。

「世界上像穆焚這麼慘酷無情的人，我還沒有看到過。」魏甦縐着眉頭說。

「我第一次看到，對他印象就不好。」張樹民說：「真想不到他在山鷹生產時就走開不管。——不過那封信是值得研究的，我看內容也不是簡單的。」

魏甦縐起鼻梁，點點頭。

魏慧明一句話都不說，由山鷹這件事，似乎引起她不少感想，總是癡癡發呆，想到很遠處，然後便是深深嘆出一口長氣。她這次到這裏來是想找梅亞輝替她尋工作的，誰知道這裏的朋友們變動這麼大呢？她想到這裏，眼裏便又被一股酸溜溜的熱淚淋洗着，漸漸感到眼鏡子有些模糊不清了。一會，

她平息下來，摘下眼鏡用手帕拭過眼睛，說：

「我們還是去陪陪山鷹吧，她一個人留在那間房子裏，更難過了。」

「你和張樹民兩個人去好不好？我是再忍受不了那房子裏的悲慘空氣了。」魏甦縹着眉額，難過的哀求說。

「那悲慘的小房子我也怕進去，我看讓密司魏一個人去陪陪她吧，那樣談話也方便一些。」張樹民說。

一向對待朋友熱情的魏甦，有些不忍讓魏慧明一個人去受淒涼，他本要想說他放棄原議，要陪她去山鷹那裏時，魏慧明已經很自負的說：

「好，我去，我並不覺得那房子裏是悲慘的。」

魏慧明說着，已經有些生氣的扭身走去。魏甦只好在後面說一句：

「密司魏，你先去，待不了一個鐘頭我就到的，因為我還在城裏有一點小手續要辦清楚，就是我那工作的事，委屈你了。……」

魏慧明回頭說了一句沒有關係，逕直向襄河邊岸走去了。

張樹民和魏甦在這裏相對發了一會呆，都無話說。魏甦去辦他的私事去了，這裏只留下張樹民，他一人感到又寂寞，又淒涼，他的身被虐疾症鬧得非常瘦弱，尚未恢復健康，今又被山鷹的事把他的

情緒擾攪得十分哀傷，他以往那股樂天派精神，也不知飛往那裏去了，如今似乎變了另一個人，總也沒有心情對別人打趣了。他一個人孤單的走進那多樹的公園去散步。……

魏慧明走進山鷹住的那間淒涼狼藉的房子裏，意外的看見山鷹精神很好，而且換上了她的藍布衫，與一雙比較完整的紅皮鞋，她說她身體感到沉悶，她想走出去散散步。魏慧明覺得奇怪，看她的臉色與神態，都不尋常，感到這不是好兆頭，便勸阻她說：

「你不能出去呀，外面的風大，你已經好幾天沒有好好吃東西了，出去散步是不好的。」

「不，我要出去，我心裏悶得慌，我想出去看看襄河，想到河灘裏去走走。」山鷹倔強的說：「你願意和我一同去麼？」

魏慧明看沒有法子勸阻她，便只好隨她出去散步，魏慧明勸山鷹用毛巾把頭包住，或是戴一頂帽子。山鷹採納了她的意見，頭上戴了一頂軍帽，這就更襯托得她的臉骨尖瘦。魏慧明陪着她走出去，還沒有走到襄河邊岸，她忽然又改了主意，說：

「我們去看看我那小孩子的墳墓好不好？那是你們替我埋葬的，我還不知埋葬在什麼地方呢。」

魏慧明引她去看過那小孩子的墳墓，因為走多了路，山鷹不能支持，魏慧明趕快勸她回家去休息。但是山鷹的眼睛裏却充滿了淚水，說：

「王翔雲她們什麼時候回來呀？」

「我們已經寫了快信去，兩三天一定可以回來看你的。」

「我現在什麼人都沒有了，我惟一想望的是知己的朋友。……」

「好，我們回去談吧，山鷹。……」

魏慧明把山鷹回來時，她喉嚨又嘶啞得發不出一點聲音了。

這時候，魏慧明與張樹民都已在她房子裏等候着了，發現魏慧明拖着山鷹不能支持的身子，都大吃一驚，跳上來幫助魏慧明把山鷹抬進房子裏去，放在床上，山鷹通身又燒得滾燙了。

「這，這是怎麼回事？」魏慧明睜圓兩個眼睛，低聲叫着。

魏慧明說她倔強的要出去散步，並且看了她嬰兒的墳墓。

「出去不得呀！」張樹民在邊旁跳着腳說。

房子裏沉默下來，只有山鷹被最高度的體熱燒得喉嚨裏發出帶痰音的呼吸聲。一會，魏慧明忽然回過頭，小聲說：

「還是請醫生來吧。她的病怕吹風，是不能抬出去送到醫院去？」

「我去請醫生。」魏慧明說着，便飛般跳着兩條短腿跑出去，一陣腳步聲遠了。

接着給這間陰慘的破房子裏送來的，又是恐怖和沉靜。……

醫生宣佈了山鷹的生命已無法珍治，大家心裏都罩上一塊黑影，三隻眼瞋望着她殘喘的微弱生命，等待她死去。——這是最悲慘的夜晚，山鷹連說話的力量都沒有了，她只微啓着眼睛望着床前面的三個朋友，她所盼望的王翔雲她們幾個朋友趕快回來，好與她們見最後一面。這條殘弱生命的苟延，似乎專等待那幾個朋友的來臨而付給她一線希望，所以她的胸脯還在緩慢的一起一伏，不甘於吐出最後一口氣。

當王翔雲她們接到山鷹病危的信，乘汽車趕到鄒陽時，山鷹終究沒有與她們見到最後一面，已與人世長逝了。隨王翔雲一同來看山鷹的，有王震寰，李輝，范樸。他們一得到山鷹死的惡耗，自然都悲痛了一場，尤其王翔雲感到最難過，她抱着山鷹的屍首，慟哭了足有一個多鐘頭，兩隻眼睛都哭腫起來。王震寰也是哭哭啼啼，用手指頭抹着酸溜溜的鼻子。李輝雖然是個不易動感情的人，這一次的眼淚也忍不住了，靠着那床邊只是用手帕子拭眼皮。范樸躲在牆角裏，不聲不響的滴眼淚。最終還是魏慧明走上來說：

「大家不必再悲傷了，現在我們應該冷靜下來，商議一下葬埋的問題。」

房子裏靜下來了。只有一些嘶聲抽泣傳來，每個人眼眶裏都含着淚花，誰都不發一言，最後魏甦和張樹民提出來大家先湊個買棺材的錢，先把屍體殮入棺材，或是埋葬，或是通知她父母來運靈柩，那就是次要問題了。大家都默認了這個提議，便在當天夜晚買來一口棺材，山鷹的屍體就這樣得到歸宿了。

次日，大家一方面忙着把山鷹的靈柩暫時葬埋在她嬰兒墳墓旁邊的荒地中；一方面又忙着打電報，寄快信，通知她的父母，山鷹死的消息及經過。山鷹的父親胡仲元還沒有找到一個好一點的職位，爲生活所窘，情緒很壞；她母親薛氏更是個性情焦慮的人，他們一得到山鷹逝世的消息，便回了一個就地葬埋的電報，於是山鷹與她的嬰兒，便永遠安眠在襄江岸邊的一片荒塚裏了。

王翔雲，王震寰，李輝，還有那幾位男同志們，經受到山鷹死的這一次哀傷，誰都再沒有情緒回前線去工作了。在鄒陽休息了幾天，王翔雲，王震寰，李輝，三位女同志，決定跟隨魏慧明到汜水去，由汜水過賈河往淪陷區去工作。男同志中范樸要到後方去繼續讀書，魏甦留鄒陽當一名科員。張樹民身體不好，還需要休息一個時期再決定，這一夥人便這麼分散開了。

王翔雲因爲時常想起死去的兩個至友：梅亞輝和山鷹，她兩個眼睛哭得像棗子一般紅腫着，因此又時常思想起了她那被黃水淹洗的家鄉，和死在黃水中的祖母，母親等，獨留未死的父親也沒有消息，心裏的陰愁自然就更加濃。與她同行的三位女的，都安慰着她，其中李輝雖然帶有幾分傻氣，終久

是個純樸可愛的的朋友，目前她的勇氣比誰都大，一看到王翔雲哭，她便說：

「王翔雲，別哭呵，我們還是邁開大步往前幹哪！」

王震寰一聽得這位傻阿頭發言，便咯咯的笑了。魏慧明也斜着眼睛從眼鏡後面望着她默笑，然而李輝却是態度嚴肅，不哭也不笑，似乎變成一個意志很堅實的人。她們都揹着很簡單的行裝，離開襄河以後，一直朝黃河地帶走去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歇台鎮——



國家圖書館



000777834



3-12

音

320